

青城十九俠

還珠樓主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長篇

青

城

十

九

俠

第十九集

正氣書局印行

長篇武俠小說
青城第十卷
第九次
目次

第一回

一念癡情無心成大錯
兩番涉險五遁見奇功

第二回

鑄錯信奸讒忍教電散春霆霜凋夏綠
銳身爭急難誓結三生鶴鶩同命鴛鴦

第三回

恩怨兩難言誰啓戎心因聚斂
吉凶皆自取同遭孽累爲貪嗔

第四回

劍氣縱橫銅鼓山下誅邪祟
烟波渺浩香蘭渚上拜仙眞

第五回

狂颺起遙天飛斧玄雲傷怪士
祥霧消劫火沉舟碧海訪珠宮

青城十九俠 第十九集

運珠樓主著

第一回 一念癡情無心成大錯 兩番涉險五遁見奇功

到了屋內。取來玉鉢。先將桑根脆嫩之處連齧折斷。用杵一搗。嫩根才一折斷。便有一股淺碧色的乳汁流出。再用杵一搗。益發清馨四溢。香騰滿屋。超羣一嚙。入口甘芳。微帶一點酸澀之味。知是靈藥。忙用一小碗盛着。端到榻前。因見桓母牙關緊閉。桓女又有半數半服之言。便取一些。先滴入桓母鼻內。給前胸抹上了些。又分出一點。與桓母服了。當時神智一清。超羣覺着靈效。等了一會。桓母牙關漸啓。兩眼已自微睜。超羣心中大喜。便將下剩還有多半。徐徐灌將下去。果然其應如響。只聽喉中咽咽連聲。桓母忽然大叫道。悶煞我了。隨即翻身坐起。桓溫也是起立。走了過來。母子夫妻相抱一起。悲喜交集。正要述說前事。超羣忽想起。後崖妹尸。還未掩埋。父母初愈。恐傷親心。假說這桑樹。還可存活。爲異日之用。此時必獲種植。遲則難活。拿了那斷根桑樹。往外便跑。桓氏夫妻。祇當他向嬰兒處。求取來的桑樹。不知取自亡女尸口。一想桑根如此靈效。便也由他。不會攔阻。超羣因小桑根株雖斷。有救父母之恩。不捨棄去。意欲葬埋妹尸以後。仍插坟上。也許靈氣未盡。能夠重生。所以不會拋掉。及至趕到崖後。還沒上去。便見崖腰裏

穴內。有青色烟光外映。情知有異。並沒想到。有人在內。忙即趕將上去。才援上穴口。便見坟已平好。桑仙姥正往外走。先見超羣。似頗喜歡。及見手裏持有半株無根小桑。立即轉喜爲怒。三隻怪眼。齊射凶光。一張醜臉。更是青慘慘的。獷惡可怖。一開口便厲聲暴喝道。我那木精靈乳。是你盜去的麼。當初爲你妹子再三逼索。我又念在他和我的情義。才給了他幾滴。本可多活些時。他却死得那快。我一直疑心他藏起一旁。或是給了別人。日前離去你家。才想起那靈乳精氣。不會消滅這快。如他真會服下。葬處必有小桑之類生出。剛來查看。偏巧遇見你家佃工。我說過永不再來。不好意思。祇得走去。又想往仙都尋你回來。代我來取。不料連遇惡人。受了好些阻折。總未尋到。心想我那內丹所化靈乳。如不被你妹子強索了去。減去功力。此時已能御空飛行。多遠都能前往。何致困居在此。受人的氣。越想越難受。又惦記着你。老不回來。許被對頭困住。意欲乘夜來此。尋到靈乳。增長道力。祇能一口氣。飛行一二十里。便可避開有人所。在。一路起落尋去。歸途忽在後山。發現一個木屨瓶。那原是我當初內丹的外囊。你妹子對我說是此物。已在抵禦天劫時。爲雷火所燬。怎得在此。內中並還有仙乳遺留的氣息。如是有心藏匿。必藏你家。不會埋在野外。埋又不深。後來我料是降生時節。被雷擊墜。飛落後山。日久爲土所掩。以前我常疑心你妹子。將我靈乳。偷給了你父母。所以我祇管住在你家。對他二老。全無感念。經此一來。到減了不少忌念。那知到此。你妹子棺木。已被人發掘。別無異兆。剛爲他重行埋好。便遇你來。才知靈乳精英所結之寶。已被你

逃去。此物關係我成就遲早。即速還我。否則休怪我狠。超羣見他越說越怒。知道一發作。便不可收拾。且喜細情未知。不致危及父母。一邊回話。暗中早打點好迎頭堵的主意。話一聽完。先不答覆正題。張口頭一勾。便先說此行大獲全功。不但把嬰兒對頭殺死。並還由秋雲相助。破了仇人所設陷阱。看出嬰兒面雖微轉。然後從頭述說。自己如何費盡辛勞。備歷艱危。秋雲如何早已歸心。祇爲仇人禁制太嚴。無法逃出。最終二人合力。出死入生。才竟全功。並把仇人戊土精氣凝煉的至寶。破去一枚。聽秋雲說。還有一枚金丸。已在事前失去。如今祇剩一枚。吃醜女死時。不知用什方法藏起。雖未全數消滅。但已不能爲害等語。一一說了。嬰兒聞言。果然高興。誇獎了幾句。忽又怒道。你此行功勞甚大。如無今晚之事。豈非極好。我對你仍要酬報。但我說了。便須實踐。如今你家已不能再住下去。這十多年的歲月。萬不能耐。那盜去的是什東西。必須還我。超羣深知嬰兒性情固執好強。可以理屈。專用柔順。也是不行。已然疎忽。晚了片刻。吃他闖來發現。決賴不掉。如不設法善處。立是一場大禍。便厲聲答道。無論仙凡。均有天良。休說我妹子待你的恩義。便你應却降生之時。天災降臨。何等猛烈。我父母冒着雷火大險。和仇敵的五行禁制。出死入生。飽受驚危。才保得你平安降生。不久我妹子。便爲你血枯而死。我父母全家。不但不忘恨。反到奉若神靈。爲你另建居室。百事將順。又命我廢了學業。長年陪侍。我妹子死時。也曾再三向你叮囑。好好看待我父母。多加寬容。你就不論骨肉之親。也應念在居停之德。何況我父母。平日對你祇有尊崇。並無忤犯。

青城十九俠 第十九集 第一回

四

這次我雖想念秋雲。假使你不是想除未來隱患。也未必會容我去。論起來。還是爲你去的。我一個十幾歲全無法力的尋常幼童。祇憑你傳我三枝木箭。跋涉山川。間關千里。冒着無窮險難。凶危。爲你去出死力。我父母年老。祇我一個獨子。有一愛女。已死你手。多日不見。自是不免懸念。你如守我行時之約。不在人前出現。二老祇當我和你。在此行法守壇。即便走來。見我不在。你祇明說。也還不會出事。你偏不知。崑崙鎮日在外。殘殺生物。使我母親。看出破綻。生了疑慮。來此查看。誤認愛子遇害。埋骨室內。觸動乙本真氣。閉氣暈倒。我父又誤認母子二人。俱遭毒手。才致和你爭論。并無惡言。後來聽你說了真情。並還極口向你陪罪。你終決絕。幾乎使我父也受重傷。漫說二老一時無知。情急之舉。不應計較。就多不好。也應看在亡妹和我分上。等我回來。再作計較。如何視死不救。一怒而去。等我回來。徧處尋你不見。眼看父母病危。心如刀割。萬般無奈。想起崖上神木。是你昔年依附之所。也許靈應可以相通。意欲來此求告。因聞亡妹墓上木香。無心中發現靈異之跡。掘出桑根一看。根頭柔嫩。清香撲鼻。久禱無靈。當你一去不歸。急病亂投醫。因那桑根生自尸口。許有靈效。採歸服用。二老幸脫危境。回來掩埋亡妹棺木。你竟在此。才一見面。不問我此行艱苦。便以惡言恫嚇。自你降生起。我便終日相伴。幾時違背你過。墓中是我亡妹。此桑長自坟頭尸口。卽有靈乳。你已給他服用。論那一樣。也應我家主體。那桑根短小。除鮮嫩清香外。並無奇處。我父母服後。好大一會。才漸回醒。決不如你所言功效之甚。此事祇能怪你心狠。視死不救。逼我走頭無

路。蒙上天鑒憐。巧得靈藥。救我父母回生。坟和死人。是我家的。你事前又不曾提過。怎得說我偷盜你的東西。現此靈乳。已經我父母服下。事情是我做的。你如不諱情理。昧却天良。以強凌弱。有什災禍。我自當之。殺剛由你好了。說時。嬰兒已早怒不可遏。兩隻怪手。抓緊超羣兩臂。超羣祇管被他抓得疼痛激骨。依然強行忍耐。侃侃而談。神色自如。絲毫不爲所屈。嬰兒見他孤憤激烈。正義凜然。漸漸心折。把手鬆去。始而怒目注定超羣。不住搔首尋思。不知如何是好。後又厲聲詰超羣。此行經過。和對頭洞穴中情景。超羣知是緊要關頭。祇盼嬰兒能因此行辛苦。解去惡意。以爲有了轉機。極口鋪陳。惟恐不詳。一點也未思索。雙方對談。竟過了半個時辰。偏巧桓温夫妻。見愛子久出不歸。着人來喚。超羣忙答。我和桑仙姥說話。一會回去。嬰兒聞言。忽然觸動。猶笑道。我也不是不念你全家對我好處。否則那日。你父母都沒命了。我因自生下地。你母便拿我當仇人怪物看待。心中大忿。特意使他多受幾天罪。原想借此懲罰。等你成功回來。再教你去救他。其實不難。祇須用我所傳木箭。刺他面上一晃。立可回生。再養上數日。便能復原。不料我爲不放心你。恐有失閃。往返耽延。鑄成大錯。救親心切。事出無知。我也不再怪你。無如此物。係我成就遲早。休看你父母。已然服下。我仍能吸取回來。你如殉親。我便成全你的孝道。雖然忘恩背德。也說不得了。超羣不知嬰兒。彼時時候未到。不能前知。已問出二老所服靈乳。實是尸腹餘氣所鍾。又細查那半段殘桑。也遠不如所料之盛。再爲超羣至孝所折。心早緩和。祇爲想令超羣。去做那損人利己的事。故意

要挾。聞言不禁魂驚胆悸。嚇得戰兢兢。跪倒嬰兒面前。哀聲哭求。寧甘百死。以代父母。求他不可下此毒手。嬰兒道。我素日言出必行。你所深知。而你也是個素不失信於人的。要你父母不死也行。必須從我一事。超羣立時心情一鬆。慌不迭應道。祇不傷我父母。無不可以應命。還有一個秋雲。我知你是愛他的。而他又已歸順。有功之人。你也不會叫我去害他的。嬰兒道。我怎能令你傷他。不過此事。必須背他而行。如若成功。不特你父母。可以無恙。你還可以把他接來。與你成爲夫婦。於我也有好些益處。現時成敗。係你一言。你去不去。超羣見他說到末兩句。又是聲色俱厲。惟恐變卦。忙答請仙姥說出什事。祇我能辦到的。無不應命。嬰兒道。你上次深入虎穴。尙且成功。這回更是容易。你適才不說。你先去的東山坡。土洞牆上。有兩門縫印。推不動嗎。那門裏面。便是前到你家。借救你妹子爲名。想害我的道婆埋骨之所。你到那裏。不可使秋雲知曉。也不可相見。用他所傳進門之法入內。祇須將我木箭。順壁上門縫痕印一劃。一推便開。裏面如再見門戶。或是地上有什痕印。也是如此。下到底層。無論遇上什阻力。祇用此箭。便可破去。照此前行。尋到女尸。禁法必然發動。由尸口飛起一團黃光。你仍用箭。將他制住。不可損毀。迫令現形。下墜不問是什東西。急速與我取回。去時我再費一日之功。傳你制箭之法。以免祇能發收。不能隨心駕馭。無心壞了至寶。損人而不利己。得手卽速回來。你父母便有福無禍。如若不聽我話。妄與秋雲私見。你全家上下。休想活命。秋雲不能與你偕來。便爲了這點牽掛。他事後發現。不知是你。必當他師父的另一對頭。

所爲。由此無所依戀。事已至此。非來就你不可。豈不是我和你都好了麼。超羣救親心切。又愛秋雲過度。知他爲守乃師遺體。不肯攜手同歸。這樣作法。雖與秋雲心志有違。却可省他牽腸掛肚。孤身一人。長年守在土穴之內。受那妻苦况味。自己也可與他長相廝守。嬰兒言出必踐。不答應也不行。沒奈何。祇得應了。嬰兒面色立轉和緩。隨令超羣自回。明日一早。去至後山崖洞內。傳授法術。說完走去。超羣如釋重負。回到家中。因日內又要出門好幾天。不敢再爲隱瞞。便變着話頭。把經過略爲說了。桓老夫妻聞言。自是慮憂。超羣再三剖陳利害。並說此事成後。嬰兒縱不立時遠去。也決不致對於我家。再有擾害。仙都已去過一次。輕車熟路。對頭妖人已死。祇剩穴中枯骨。手到成功。決無他慮。兩老夫妻一聽。不放他去。也是不行。桓母想叫丈夫和愛子同去。超羣知道穴中戍土禁制。甚是利害。如令嬰兒傳授老父法力。決然不允。力說事雖平順無險。但須慎祕。敏速。爹爹全不明白其中奧妙。到了那裏。反使兒子費力。多些顧慮。還是一人前去。省得一心兩顧。易於誤事。二老祇得罷了。次早超羣去見嬰兒。仗着夙根深厚。天資穎悟。半日便是學會。嬰兒大喜。便命隔日起身前往。並說對頭與自己秉乙木之氣而生不同。原是生人修成。功候頗深。祇爲當初所習。便是這類道法。那些戍土之寶。雖與他異日歸來成道有關。去了實無大害。不過把多年心血煉成。與身相合。可以助她速成的法寶失去。要多百餘年苦練之功罷了。此時已轉世。再過些年。回到故居埋骨之所。見寶失人亡。不能再作威福。也許因禍得福。就此捨却本來旁門老道。另投門路。

苦修得成正果。都說不定。秋雲道行淺薄。只知奉命惟謹。何能深悉。超羣祇管答應嬰兒。終覺秋雲忠於乃師。念念不忘。又有昔日對師誓言。來時還囑他向嬰兒化解前怨。自己不但未爲辦到。反將乃師元命所關之寶盡去。害他一敗塗地。不可收拾。良心上怎對得過。偏又實逼處此。無計可施。方自愧恨不安。聞言料知嬰兒從無僞語。心始釋然。當日回去。稟知父母。次日未明。便即起身。向嬰兒辭別。重往仙都趕去。初去時。一心記掛父母安危。惟恐到時。被秋雲撞見作梗。不能下手。全家難免慘禍。特意算准秋雲在洞行法參拜之際。偷偷前往。那知二人俱是命該遭劫。超羣受了嬰兒挾制。不敢和秋雲相見。秋雲在洞中。雖然渴念。但知超羣不會這快趕回。又知出入路徑方法。來時必照自己傳授。向鏡中喚人。一到即知。全神戒備着正洞來的仇敵。不會留意東山坡土穴。會出亂子。而超羣前次隱藏的一枚金丸。兩面瞞住。始終沒有機會轉口告知秋雲。以致鑄成大錯。悔已無及。超羣到的這一天。秋雲由頭一晚起。便有了警兆。兀自心神煩燥。坐立不安。恍如大禍將至。覺着嬰兒尚幼。不能前來。并且他的仇敵已去。超羣早應到家。又是自己禍福與共的千秋伴侶。東山口墓穴。雖是根本重地。但那一帶禁制神妙。隱秘非常。外觀祇是一個尋常不起眼的實心小土坡。便到近前。也看不出下面埋有師父的遺體法物。即使有人疑心發掘。觸動戊土禁制。墓穴立即下沉。上面老是千尋黃土。發掘不盡。休想到底。除超羣已知其中奧妙。可以隨便出入。外人休想闖進一步。日誦妖道。連那鏡中通路。俱未走完。便即遇阻退回。自信萬無一失。到是

前洞既已堵塞。並有重重禁制。但是妖道常來之地。位置方向。仍可辨出。此時心驚肉跳。必應在此。惟恐勢孤無援。萬一疎忽。被妖道邪法攻入。越想越覺可慮。連地穴中參拜。也都停止。終日守在前洞口。舊址裏面準備。事也真巧。妖道已去多日。獨於這時。約一同黨趕來。本意并不一定。和主人翻臉。祇欲強迫着再試一回。及見洞外。桑林全拔。陣法已撤。崖洞也是不見。變爲實質。先在外面厲聲呼喝。令速現出門徑。沒聽應聲。以爲主人。記了日前相延之怨。有心決絕。又以不能行動。怯敵食言。閉關相拒。不由大怒。一面厲聲喝罵。一面施展法寶攻山。實則禁法神妙。妖道決攻不開。秋雲終是心寒胆小。從來又沒經過大陣仗。覺出光頭不佳。竟爲妖道聲勢所懾。越以爲先前料中。惟恐有失。嚇得連那日和超羣商定。用來對付敵人的一番話。全忘了說。專一藏在裏面。戰戰兢兢。小心防守。一差也不敢離開。以致超羣在後洞墓穴爲所欲爲。一點影子也不知道。超羣到後。先照秋雲所傳入洞。隨又如法施爲。將洞口照舊隱去。然後照嬰兒所說行事。取出木箭。順着壁間門印一劃。一陣黃烟冒過。順手一推便開。走進一看。裏室和外室一樣。四壁金光閃閃。明如晶玉。除當中有一土榻外。空無一物。壁間也不再見有門戶痕跡。仔細查看了一遍。尋不到門徑。暗忖秋雲明說。乃師法體。藏在這裏。出困以前。他和醜女先遷來過。怎會查看不出端倪。此榻位置當中。與地渾成。都和黃玉一般。光色質地。全無少異。形式却極古雅。與外間不同。莫非這便是坟。下面藏有死尸。也說不定。想用木箭試試。又恐榻內便藏有死尸。無心毀損尸頭。法寶得不回去。徒勞

無功。還不好交代。事須從速。又恐秋雲走來闖破。略爲盤算。便將三枝木箭取出。兩枝緊握手內。以防萬一。祇將一枝。如法施爲。向榻角近土之處擲去。五行生剋。果具妙用。一觸即發。箭尖上青光。剛剛射向榻角。呼的一聲。那座比晶玉還要堅明的土榻。整個爆散。滿洞金光黃雲。齊向身上壓湧而來。當時光彩奇亮。耀眼難睜。七竅堵塞。幾乎閉過氣去。幸而超羣上次。嚐到過戊土禁制的利害。早就提防他突然暴發。難於抵禦。下手時。十分謹慎。祇在丈許以外。指定箭光行事。人沒挨近。乙木之寶。又有極大威力。其着剋制妙用。一見光烟蓬起。眼花頭暈。便知埋伏觸動。忙把護身青氣放起。一面再將手中雙箭。同時發出。與頭一枝會合。化成三道青光。飛向金光黃雲之中。祇繞馳了兩週。金光黃雲。便自消滅。戊土精氣一破。青光照處。再看那洞。已成了一個土穴。土氣刺鼻。甚是黑暗。迥非初進時。金牆玉壁。光彩輝煌情景。土榻已無蹤跡。祇當中地面上。陷一丈許方圓洞穴。過去低頭一看。洞並不深。與先土榻一般大小。四壁俱是美玉砌成。裏面有一短榻。榻上臥着一個中年道姑。頭前有一石燈台。燈光極強。照得下面。明如白晝。脚前放着一個小陶盆。滿盛着水。左手持着一柄小金刀。右手握着一根枯木。木上也插有一柄小刀。安穩合目。仰面向上。神態如生。離頭尺許以上。有一三尺許小龕。裏面放着幾件寶。如金玉的刀。又劍戟。以及一

些零星物事。超羣發現內有兩枚金丸。比前見三枚稍小。黃光閃閃。頗與嬰兒所說內丹相似。忽動靈機。暗忖。嬰兒凶殘心狠。敵人已不能再爲他害。還要逼我來此。侵害死尸體。做這類虧心沒品的事。如照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前超羣一見不好。趕即縱身出洞。火也跟着追來。方覺不妙。一聲雷震。在火光中。忽飛起一片白光。閃得
一閃。青烟散處。那枝木箭。立化烏有。火勢快要追上。超羣一面加急飛逃下來。洞外山坡上。林木又多。紛
紛燃燒。一時烈焰飛揚。蔓延全山。同時下面洪濤大作。由洞口迷路後山湧來。上有烈火。下有洪波。四外
林木又被引燃。狂風四起。地暗天赤。嚇得超羣無路可逃。一路急竄。縱到左側空地。山石之上。上下四外。
水狂風也。漸合圍而至。眼看火雲下壓。就要葬身水火之內。也是超羣不該慘死。正在驚惶無計。猛瞥
左側山坡頂上。地勢較高。又無樹木。以爲水勢就下。急切間不能漫過。中間雖隔有一片。點燃了的矮
信。輕身功夫。還可由火頭上冒險衝過。祇能縱到坡上。便脫出火雲圈外。或能逃得性命。奮起平生
一縱十數丈。逕由大樹叢中越過。身到空中。猛覺囊中兩枚金丸。甚是沈重。預定地方。並未縱到。差
在火裏。心一害怕。不由手伸入囊。將金丸取出。二次往坡頂縱去。脚才落地。那水火竟有知覺。也
壓迫更爲緊急。火雲如血。已快壓到頭上。下面洪波浩浩。也似凝聚之物。水頭高約數丈。巖
石隘。山一般直向身前壓到。相去不過兩三丈。當道危機瞬息。一髮千鈞之際。超羣見火離頭
一丈。來勢奇速。火雲隨着展佈。晃眼廣逾十畝。怎麼也躲避不及。身已烤炙得頭暈眼赤。舌乾
小轉。自分必死。驀得神魂皆顛。一時情急。仍想逃命。一邊覓路縱逃。爲嫌金丸累墜。隨手向上
五行禁制。本以戊土爲主。相生相尅。自行變化。那兩枚金丸。正是此中樞紐。超羣如若發得不

刀或朝水中打去。不但自身仍難幸免。這五行禁制已經引發。無人制止。秋雲又在前洞禦敵。翠穴有此鉅變。勢必互爲生化。闖出大禍。非過四十九日。五行互尅互消。才能自滅。全山林木。燒了。這時無心巧合。正合了火土相生。尅制癸水妙用。超羣不會運用。戊土之寶。脫手時。仍到火裏。立時爆散。化爲一片黃雲。將火托住。緊跟着火土相合。成了一體。火雲全變成了黃色。天塌一般向下壓到。這時下面洪濤。依然繼續增高。汹涌不已。超羣萬不料。金丸能阻火勢。驟停頓之際。忘命往前飛逃。剛縱出十餘丈。滿天黃雲。倏地下壓。勢絕猛速。超羣便飛也飛不出圍去。不由忘魂皆冒。方把眼一閉。暗道我命完了。覺着黃雲似已壓到。身外空空。不冷不熱。那水也未。身上睜眼一看。水已不見。只有一片五色烟光。匹練般往下面山坡捲退回去。晃眼無跡。自身仍好好的。直似做了一場噩夢。可是地上濕陰陰的。許多燒焦了的林木殘枝。遍地縱橫。又非幻境。不知怎會救。窄着胆子。掩向坡後一看。土洞已然不在。照秋雲所傳入洞之法。試一施爲。也不見洞口現出。木箭已毀。無法再進。衣髮皆焦。做的又是負人的事。無顏去尋秋雲。就此回去。如何交代。正在惶急憂慮。忽想起那火和水。退得太快。明是金丸妙用。小的已是如此神妙。大的可想而知。家中幸還藏有一枚。嬰兒素信自己。此次並非不爲盡力。實是他來時所說。好些不對。怎能怪我。早知如此。還不如適才取得金丸便走。還好得多事。已至此爲救父母。說不得只好食言背信。編套話回覆。用家中那枚。去向嬰兒搪塞了。想

到這裏便往回趕去。到時怕與嬰兒相遇，不敢由村前繞越，特意繞道翻山回去。到家見着父母，一問說：「嬰兒自超羣走後，不特未來，也無人再見他的蹤跡。昨日佃工借送食物往探，祇在所居洞穴外，遇到一個身材高瘦的道裝少年，見了去人，迎前攔阻，不令走近。那佃工不伏氣，和他爭論，說地方道路不是他的。我給洞中桑仙姥送吃的，怎不能走？」道人說：「桑仙正在洞中有事，請我在此看守食物，如願留下，交我則帶回，真要過去，吃了苦，莫要後悔。」佃工見那道人眼睛甚亮，聽說與嬰兒一路，便沒敢招惹，祇把東西退了回來。大約又是精怪之類，決非好人等語。說時，桓母見愛子衣履殘破污穢，神情狼狽，欲令他去超羣假說，事已辦好，這樣顯我勞苦，爲他受罪，更要好些說罷，匆匆回到己屋，將金丸取出，趕果有一羽衣星冠，貌相清奇的道人在彼，似早知超羣來意，未等開口，便先發話道：「你是桓超羣。」
「采道友說你好根骨，果然不差。我晚來了一步，致你此行白白飽受驚危，毫無所獲。超羣聞言，心裏洞內嬰兒遙呼，忙和道人走進一看，數日不見嬰兒身材，雖仍是那麼矮小醜怪，面上神情許多，下半截身子全埋土內，乍見超羣，竟似憐惜，剛說了兩句安慰的話，忽然望着超羣驚喜。心此行白白受苦，雖然走時面無死氣，不致送命，但是決無所獲，如何身有戊土的精氣外映，待手了麼？此事大出我意料之外，受益不小，快取出來我看。」同時那道人在側，也似看出面有這次獻出金丸，因是急救父母，迫於無奈，及聽道人口氣，似已前知情形，不似去時緊急，方打

以保全。嬰兒便在洞中呼喚。心想進門先不說話。看嬰兒如何說法。相機應付。無如戍土精。否則照着對方兩人語意。大可不用獻出。悔恨已是無及。沒奈何祇得取出金丸。照着預擬。兒喜道。我因不知對頭法力那高。防備又如此週密。日前爲了尋你。遇見一個惡人。幾乎吃銅榔島。天癡上人門下一位道友。路過相助。用元磁之寶。收去惡人困我的全力。方免失陷。方都當成了敵人。沒有和他禮謝問話。便即返回。直到前夜。上人又命這位樓道友。來傳仙人墓穴。設有五行循環相生的禁制。除却他們自己人。誰也難於攻破。以爲你祇失去木箭。保已是便宜。不料你會這樣忠心。居然將他戍土精氣所煉至寶。得了一粒回來。我現蒙上人。勸樓法相助。祇消修煉四十九日。便可另覓仙山。修煉三年。立成正果。如得此寶。不但早成。還可增長一力。我日前原因你爲人誠厚。鍾愛秋雲。不肯食言背信。故此以你父母安危。來作挾制。其實並無傷害之心。今既爲我建此大功。不特是你。便秋雲也決不負他。遲早必使你二人如願相償。永爲連理。你放心好了。一面又說。那道人名叫樓滄洲。乃天癡上人門下第六弟子。令超羣上前拜見。三人正談說間。遙聞洞外女子驚號之聲。超羣聽似秋雲聲音。忙趕將出去一看。果然正是秋雲。業已受傷倒地。這時洞內禁制已然發動。遍地雲煙。超羣情急萬狀。急喊秋雲姊妹。正往前飛縱。耳聽身後喝道。超羣不可莽撞。等我過去。給你救來。超羣本覺愧對秋雲。又見他受傷狼狽之狀。料是因已後洞砂法而起。心如刀割。神

智已亂。祇願救人心切。也沒想到。身是凡人。秋雲尙且入網。何況是他。竟把樓滄洲之言。置若罔聞。樓滄洲偏又爲人謹細。自覺師門法令森嚴。此次奉命引渡桑仙。於本門成就。關係甚大。所居又是曠野間的。一個崖洞。神木靈脈所在之地。其勢又不能遷往別的僻靜之處。桑仙修煉期中。保不有外魔來此擾害。爲此在環洞四外。設下極嚴密的禁制。除却自己引導。外人不知誤入。立有性命之憂。秋雲滿腔悲憤。苦尋尋來。先到桓家尋超羣。本還不知後洞之事。是超羣所爲。偏巧桓母愛子情切。上次病愈。聽愛子說起如何好法。便記在心裏。及至見面。果然美如天仙。認作未來兒媳。祇顧憐愛。不知利害輕重。一面咒心。一面把超羣日前如何受逼。去盜死人口裏內丹。適才回來。鬧得頭髮燒焦。衣履破碎。滿身泥土。受了多少苦處。盡情說出。秋雲一聽。後洞之事。竟是超羣做的。益發心如刀割。既恨仇人慘毒。又心食言。便打了拚命的主意。不過他爲人溫婉。又知超羣爲救父母。無力與仇人相抗。受逼無可。還有幾分原諒。雖是悲憤填膺。仍用好言。安慰兩老夫妻。一點不露神色。假說桑仙住處。除能返。不可令人去喊。此來有事。和桑仙商量。必須自往。隨辭兩老趕來。樓滄洲本在洞外。經以覺超羣身有戍土精氣。隨入洞中詢問。不料陰錯陽差。秋雲不早不晚。恰巧趕到。樓滄洲先人跡。周圍林木甚多。惟恐樵采無知。走入。遭了誤傷。外層禁制。祇是人走近。便被阻擋。進得重。至多重重跌上一交。並無大害。再前丈許。便有無窮變化。利害非常。秋雲也是情急拚命。

非所計。來勢過猛。到了頭層遇阻。覺出仇人防禦。不過如此。意欲驟出不意。衝入洞內行刺。大施展全力。剛把頭層禁制衝破。立將樓滄洲所設元磁真氣引發。受傷倒地。等樓滄洲追聽喝止。禁制已然發動。一時不能收起。祇得飛身縱去。將二人一同抓起時。因是相隔丈近。速也為磁氣所傷。撲向秋雲身上。痛暈過去。幸是救援尚速。再晚一會。全身便糜爛了。樓滄一不會法術。竟比秋雲所受的傷還重。雖能救轉。再想學道修煉。已是艱難。好生慨嘆。忙即一入洞內。桑仙姥本意道成。即命超羣。去將秋雲接來。同往銅榔島。見過天癡上人。踐了助煉神功。另覓洞府修煉。見狀知道秋雲回生以後。不過多費功力苦煉。尚無大礙。超羣已近絕望。也是分當下由樓滄洲。行法解救。取出靈丹。就二人服下。約有半個時辰。才漸救醒。恐有人再蹈前轍。桑仙姥幾句。仍去洞外守望。超羣醒後。祇覺周身有點酸麻。尚還不知利害。一眼瞥見秋雲。玉容憔悴。怯怯生坐。在對面。眼含清淚。低着頭。一言不發。神情甚是可憐。心中痛極。脫口喊了聲姊姊。便要起身撲去。桑仙姥忙喝止道。你二人已為元磁真氣所傷。雖然回生。仍須靜養。不可妄自言動。在這幾天以內。務要平心靜氣。喜怒哀樂。絲毫不能動念。否則自身元氣。再一消耗。立有性命之憂。你為救秋雲情急。忘了自身。毫無抵禦之力。受傷更重。此後隨我入山修煉。已恐無望。有心令你日內尸解。仗樓道友法力。轉劫重生。重行救度。以你夙根轉劫。再來反到因禍得福。比你老死轉生渡化。實強得多。並且不久便可

與秋雲重行聚會。同在我們門下。你如不願。我也不來勉強。我如果修煉圓滿。便祇能先帶秋雲往銅柵島。你和我二人見面。便須數十年後。你是否墜落。昧却夙根。還不一定。你自思量。回話。超羣還未及答話。那邊秋雲蓄下必死之念。醒後便在暗中。運氣調元。本來早就發動。因聽超羣受傷。竟是他重又勾動情懷。欲發又止。遲延了一會。後聽超羣已難聚首。心想今日這等慘局。全是仇人一手造成。實實放他不過。超羣情重。能夠同我也好。念頭一轉。滿腔悲憤。重又勾起。更不尋思。隨將身藏兩柄火靈刀。悄悄取出。桑仙姥面向超羣說話。不會看見。超羣一心惦念秋雲。吃桑仙姥喝止。不會過去。耳朵聽話。目光却注定旁瞬。正自心中悲急。緒如焚絲。忽見秋雲將前在岸頂行刺時。囊中所藏兩柄玉刀。緊握手裏。一雙翦水雙瞳。立射凶光。猛想起上次相見。會說乃師所有法寶。俱受乙木剋制。當桑仙可一拚。現在功力日強。已俱無用。獨這兩柄赤玉刀。如出不意。還能傷他。別時又說身受師心法體。必踐黃河誓言。拚死復仇的話。見狀心方一動。桑仙一轉臉。也自瞥見。方喝秋雲。你爲秋雲本提出其不意。驟然發動。不料情虛胆怯。欲以全力暴發。稍慢瞬息。竟被仇人看裏頭。聲答了句。這是送給你的。隨說牙關一挫。手揚處。便是兩道刀形烈焰。對面飛去。如事。前不會防備。相隔這近。縱然不死。也必重傷。無如樓滄洲法力高強。防衛周密。金洞內利害的禁制。桑仙姥早在元磁真氣暗中籠罩之下。除却地肺中。萬年蘊結的陰陽兩極真。

第十九俠 第十九集 第一回

二〇

難傷害。桑仙姥下半身。雖埋土內。祇每日由子初起。到正午。六個時辰入定。平時本身法。揮自如。秋雲報仇心切。不會探明細底。冒昧行刺。事先又沒想好退路。以致弄巧成拙。趨險行刺。料定卵石不敵。嚇得心魄皆悸。急喊姊姊。萬使不得。聲隨人起。趕急撲將過去。原手辣。一個行刺不成。當時一還手。便無生理。即便微倖刺中。照平日所聞。目前任多利害。他死命。已是萬難。至多受上點傷。怨毒一深。更無倖免。何況洞外面。還有利害同黨。可以明大禍已成。凶多吉少。惟恐秋雲。攪了毒手。想攔在他前面。桑仙姥投鼠忌器。又愛自己。祇傷。再以情義苦求。或能寬免。保得殘生。那知三方面勢子都快。幾於同時發動。桑仙姥一見雲神色。便知他心藏叵測。不由勃然暴怒。更不怠慢。一面發動樓滄洲所設禁制。一面隨將本乙木真氣。由口中噴出。一股綠氣。夾着千百點碧光。瀑布一般。直朝秋雲射去。秋雲玉刀稍爲先發。超羣一心在秋雲身上。全沒想到自身安危。恰於此時。縱到。那兩道刀光。首被元磁真氣撞開。秋雲一見。自知無幸。忙拔腰間佩刀。同時那股乙木真氣。已先衝到。竟連自劍。都來不及。連同超羣。一齊撞向身上。雙雙哀號了一聲。同時相抱跌倒。閉氣身死。容到桑仙姥看出。超羣搶護。趕急收勢。已是無及。痛恨秋雲。急怒交加。當時恨不能將秋雲形神。一齊消滅。氣得厲聲怒叫。等樓滄洲聞聲。進入。秋雲畢竟修道多年。魂魄堅凝。人一畢命。元神便自遁走。樓滄洲心意。却與桑仙姥不同。見這一雙癡兒女。終於爲情而死。好生

感嘆惋惜。一面將超羣元神護住。一面對桑仙姥道。秋雲人既多情端好。根基又厚。初意本欲歸附。並無爲仇之意。祇爲你行事太狠。逼他如此。孤忠激烈。誓死如歸。超羣事親至孝。也是被你逼得左右爲難。終於爲了一念情癡。誤送性命。都是可敬可憐的人。你怎麼還恨他們。適才二人同受重傷。本想就此成全。他們尸解。一同轉劫修爲。無如你將來離開銅榔島。往小南極修煉時。必須有人隨伴。超羣受傷太重。已不能偕往。他家祇此獨子。父母尚在。兄弟全無。照人情說。萬無令其死理。你的性情古怪。非和你有夙緣的人。不能共處。想來想去。祇有秋雲比較合宜。又鬧出這等事。你日前如不作那損人利己的事。他二人一雙兩好。隨你一同修道。豈非三全其美。這樣一來。超羣却佔了便宜。我現將他真魂護住。俟你修煉期畢。我再給他。另覓一個好廬舍。或令轉劫脫生。他年感道。再令自訪秋雲。再生下落。仍全了他二人前世心願好了。桑仙姥方始消了怒憤。樓滄洲看出超羣元神跳動不寧。屢想往外衝出。俱被禁法阻住。知他依戀父母。急欲回家。心越憐憫。便喝道。你身已死。因是凡人。不比秋雲。魂魄堅凝。外面日光如火。天風勁急。你雖具有至性。氣旺神完。不致爲風日散滅。日間出去。終是禁受不住。並且此時出去。你父母未到臥時。不能入夢。徒使心驚肉跳。得些驚兆。於事無補。即便夜來能住。如使知道愛子死耗。老年父母。祇你一人。其何以堪。勢必悲痛萬分。轉違你的孝思。我因你重行託生。須在十年以後。始能引渡。原身爾受重傷。心身全毀。不能復體。桑道友。既是須人。而你父母。恩子情切。也不能耐此長久歲月。本意桑道友。功行圓

請帶你另覓廬舍。爲了成全你的孝道。今晚子夜。使用我本門心靈相通之法。遙向銅榔島仙師。代爲乞恩。必派同門師兄弟來。代我引你出山。先覓一好廬舍。這樣至多十餘日。卽能重生。雖然形貌變易。音聲言動。仍是一樣。對你父母。可說桑道友。嫌你貌陋。竊了我的靈丹所致。免知你死傷心。我再賜你靈丹道法。乘着桑道友在銅榔島。還有幾年航欄。自在家中盡孝。就便勤修。以俟到時。我來引渡。今晚我再抽身。見你父母。設辭支吾。視你生具宿根。異日必有仙緣遇合。現與秋雲同往仙山採藥。半月卽回。將前事一齊隱起。亦可顯些靈蹟。當無不信之理。豈不比你魂歸詭裏。互相慘痛。強得多麼。超羣不能出聲。聞言真分感幸。連向滄洲拜謝。方始寧靜下來。一會入夜。樓滄洲竟將男女二人尸首埋葬。抽空趕往植家。如舊行事。桓老夫妻。正盼佳兒佳婦回來。心中焦急。聞言雖然失望。因見滄洲仙風道骨。言動儒雅。話又委婉。真切。並說超羣劫難甚多。如不得桑仙之助。便難活命。此時助人。將來卽是助己。桑仙燒四十九日完滿。便卽仙去。永不再擾你家。多的時日已過。何在此有。限數十日。兩老夫妻。信以爲真。以爲不久可去大患。反到高興起來。滄洲匆匆辭出。回洞便向銅榔島。行法遙拜。次早天明。便來了同門師弟林春。先將天癘。上人所賜靈符。護住超羣元神。出外物色廬舍。第六天上。林春便代他在錢塘江上。尋到一個極好的蘆。對方是個美少年。年才十六七歲。富家子弟。因與學伴。西興訪友。渡江時。突遇暴風。船翻淹死。林春恰巧路過。行法救起行人。祇將少年尸身。攝往無人之處。將超羣元神。合了上去。又給服了一些丹藥。立卽

回生。超羣自是悲喜交集。先向樓林二人叩謝。趕急回家。與父母家人相見。桓老夫妻。先還不信。經超羣極力解說。聲音動作。又都完全無異。漸漸信了。桓母問起秋雲。超羣想起傷心。不敢明言。祇得推說。自己和秋雲。俱都遭劫該死。全仗樓仙長。仙法解救。重變形體。以避災劫。自己幸得躲過。秋雲因是自不小心。壞了本體。不能還陽。現往他處投生。須等十年之後。始得相見了。二老知超羣鍾愛秋雲。反到再三勸慰。每日超羣仍往後山。從樓滄洲學習吐納之術。仗着夙根深厚。天性聰明。一點便透。三四日功夫。居然把基本功夫學會。樓桑二人。俱都忻喜。極口誇獎。一羣仙姥。功行圓滿。隨了滄洲飛去。行時。超羣告念秋雲。跪地苦求。設法尋覓。援引滄洲笑道。你二人本有夙緣。他年自能相逢。此時漫說無暇。及此。就能尋到。銅榔島一時不能帶去。祇有暫住你家。他已凡體。你道基未固。本來情好太深。稍一把握不住。便失真元。還有他那前師。已早轉世。被一散仙。收去爲徒。法力頗高。不久便要重返故居。收取前生法寶。此人前生之事。得記甚真。性又偏小。見墓穴已非舊觀。先却好些重寶。必當秋雲叛他。保不跟蹤尋來。秋雲不在。你祇照我所說回覆。便可無妨。如見秋雲在此。必不干休。一個不好。連你也難活命。豈不愛之適是害之。轉不如任其寄身別處。人海茫茫。無處尋覓。到是安全。祇等桑道友銅榔島事完。遷居南極。將你接去。再過兩三年。便能聚首。共總不到十年光陰。一混就過。你心急則甚。桑仙姥也如此說法。超羣祇得忍痛罷了。送走樓桑二人以後。便在家中侍奉父母。也不外出。每值閒中無事。便以婉言勸說。兩老夫妻。心裏

不捨。經不起超羣。長年陳說。知他立志出家。心已堅決。又見超羣。修煉進境。屢現靈異之跡。料難挽回。也就漸漸心回意轉。認着運數如此。不再相強。迫他授室完婚了。後來歲月一久。恒濕夫妻。受了愛子感勸。加上服過靈乳的功効。年紀雖老。身子日益康強。自知應了女兒之言。修齡可期。便也動了出塵之想。超羣自己伴同父母學道。以求長生。再照自己所知。盡心傳授。似這樣膝下承歡之餘。便同修爲光陰易過。晃眼將近十年。一算約期早過。始終不見樓桑二人到來接引。戊土對頭。也未前來訪查秋雲蹤跡。超羣所習。雖不甚深。但是道家吐納煉氣的根功夫。加以天資穎悟。用功又勤。十年如一日。永無絲毫懈怠。自然融會貫通。不知不覺中。功力大長。此外樓桑二人傳的幾種防身辟魔諸法術。也都煉得精熟。久候無音。心念秋雲。無殊飢渴。祇不知投身何所。無法尋訪。屢向銅椰島通誠遙拜。也無朕兆。等到第十一年上。相思太切。實忍不住。以爲秋雲死在本山。投生之處。料不會遠。意欲姑盡人事。先在近山村鎮訪問。漸漸越訪越遠。幾把近山村鎮府縣。全都訪遍。一面又遣家中精幹佃傭。展轉託人。祇要聽出有秋雲死難那日。降生的女孩。立即趕往查看。一晃又是四五年。仍無線索可尋。超羣情深一往。終不死心。先還恐己他出。樓桑二人。突然尋來。錯過仙緣。所去均在家留有地址。如有人來。立可用快馬急足尋回。不敢走遠。這日一想。所約已過了兩個期限。以桑仙姥的心性行爲。確不似個正經修道的人。也許在銅椰島仙府中。犯什大過。受了嚴罰。故此違約不來。秋雲轉世。已十數年。人早成長。不知能否記得前生之事。萬一昧

却夙根。去生父母。不知來歷。將他嫁出。物欲錮蔽。忘了本來。由此墮落凡世。難再修爲。永無相見之期。原禍始。豈不又是自己誤他。樓桑二人。先自遠行。他既有心接引。即便因己遠出相左也。必留有地方。等自己回來問知。再去尋找。也是一樣。秋雲之事。却是萬不能緩。心有偏愛。關情太切。便自己給自己解說。越想越覺有理。主意打定。告知父母。帶了盤川。重又遠出尋訪。那知事情真巧。他等了十數年。樓桑二人也未來。剛走不到十天。樓滄洲便是飛降。桓老夫妻。自從學道以來。疑忌全消。已不似昔年心念。見面甚是恭禮。問起來意。才知天癡上人。因所居銅榔島。爲地極元磁精氣所萃。無論什麼法寶器具。祇是五金之質。到了島上。立被島後磁峯吸去。所以寸鐵皆無。上人師徒。所用飛劍仙兵。俱是島上堅木所製。近因門人。不時奉命。外出採藥。遇上敵人。師傳法寶。雖然神奇。但是飛劍本質太差。常爲敵人所破。白用許多功夫祭煉。直和佩在身上的飾物一樣。不切實用。知道祇有採取東方乙木精氣。煉成飛劍。可以發揮妙用。由二十年前起。便命門人。四出尋訪。展轉尋到中土。由一門徒。無意中。在武夷山中。將桑仙姥尋到。當時本想約他。同往銅榔島。見師覆命。不料桑仙姥。雖是東方乙木之精轉世。因出生不久。性更乖張。暴戾多疑。竟把好心。當作惡意。仗着天賦本能。隱身逃走。跟蹤追躡了兩次。俱被遁脫。恐離本土遠颺。或生他變。被別人網羅了去。更難如願。祇得行法通靈。向師遙祝。上人隨運玄機。費一日夜之功。推算出靈木降生因果。傳示樓滄洲。授以機宜。令其趕往武夷。依言行事。桑仙姥自知氣候未成。容易啓人覬覦。自尋超

羣遇見敵人。吃了點虧。又被人跟尋了兩次。逃回後山。行跡越更隱秘。宛如驚弓之鳥。遇上生人。先存仇視。樓滄洲費了不少心力口舌。力矢無他。把來意說明之後。桑仙姥才自喜諾。滄洲因武夷生根之所。如不將崖上老桑根下精氣吸盡。他年老桑重生。仍有好些隱患。當與約定。先用師傳妙法。助他脫去本根。聯繫增長道力。這事原是桑仙姥心願。未走出前。在桓家後屋。每夜身埋土內修煉。便是爲此。初意少說也。須三二年才得成功。如俟氣候成長。須俟十餘年後。一聽祇消四十九日。卽能成道。越發喜出望外。聽命施爲。居然到期煉成。原約功候圓滿。同去銅椰島。由他用本身乙木精氣。將島上千年銅椰。化爲神木。再由天癡上人。伐木煉劍。事完接引超羣前往。拜在他的門下。一同送往小南極。覓一海島。隱居修煉。使成正果。並助他免去好些劫難。這本是雙方有益的事。無如桑仙姥。祇管因人成事。惡根依然未淨。又以此出生不久。不會見過什世面。見銅椰島上。美景如仙。宮室壯麗。又有天生元磁精氣。凝成的一座磁峯。於他修爲最關緊要。如將此島據爲己有。異日道成。便可獨自稱尊。爲所欲爲。連那天性相尅的。太白庚金也。制他不了。宇宙之內。更無可以傷他之物。所有應受災劫。不必再須天癡上人。買好相助。便能從容應付。永爲五行之長。到島才祇數日。便起貪心。妄想反客爲主。表面相助上人。煉那靈木飛劍。以及各式仙兵器具。暗中加緊修爲。祇等功候精純。便卽發難。取而代之。他和上人。本可互相爲利。彼此交受其益。這一來。陽與陰違。成了仇敵。到四年上。居然冒險發難。以上人道術神奇。他自不是對手。何況上人一見。便

看出他。雖得人身。未具人性。早將奸謀凶心。識破。有了準備。起初還想他。於自己將來成道有關。又知此人。記仇心甚。不欲反顏相向。屢用善言點醒。期其悔悟。那知他覺出上人。對他生疑。發動更速。終於被上人。用仙法禁住。因恨他下手狠毒。機深阱密。有的地方。竟出意料。功力稍差。立爲所乘。如非將來。還有大用。幾乎處死。使其萬劫不復。幸得滄洲。仰體師意。代爲求恩。將他送往小南極。青虹島上。囚居島洞之內。每日子午二時。受那金水相生。禁制之苦。迫使降服。雖爲桑仙姥。心性特強。一經成仇。誓死不忘。受罪越多。仇念更深。寧甘百死。也不肯降服。使上人他年。受他助。威脅利誘。百折不回。枉費了若干心力。終無悔悟。上人事後怒消。一則相見之初。曾互有誓約。不便加害。二則自己他年成道。非得他助不可。知道這樣。仇恨越結越深。又聽輪值監防的門人歸報。他因二日兩次。金水之厄。受苦不過。竟想自殘尸解。轉劫投生。前來報仇。尋思無計。又命滄洲。前往輪值。故賣人情。私傳金水之禁。再以婉言勸導。起初仍是不肯。一提起上人。便咬牙切齒。毒口咒罵。後經滄洲。長日勸說。上人又故命門人。查看滄洲。徇情也未用了一回苦肉計。將滄洲處罰了一頓。同囚島洞之內。共受金水之厄。桑仙姥好容易免去禁毒。二次重受。又累滄洲同當。情感一動。越發難耐。滄洲又故用幻象。如上許多做作。長日苦勸。方始漸漸屈服。因此一來。又聽他常時思念。超羣秋雲。才看出他。恩怨分明。祇是生性冷酷。不易被人打動。並非完全絕滅天性。沒有轉機。又磨折了些日。才由監防行法的弟子。代二人向師求恩。撤去禁制。也不再提將來用他的話。放將

出來。滄洲便勸他。就在青虹島上修煉。一面趕往中土。來尋超羣。因年時已久。見到以後。當時能訪出秋雲再生下落更好。否則滄洲尚奉師命。受有重任。不能久停。便先將超羣。送往青虹島上。隨桑仙姥。修煉數年。有了幾分法力。再來中土。尋訪秋雲下落。不料人已離家外出。桓溫留他不住。超羣此出。又有準定地方。歸期久暫難定。恐誤仙緣。便請指示方向途徑。以便超羣回來。再去滄洲道。我此番回去。便和全體同門。隨定家師煉丹。非等三年之後。不能離開一步。桑道友渴念令郎。並有用他之處。什時前往。皆是一樣。祇不過那青虹島。遠在小南極。地極邊界。中隔數十萬里大海。不特風濤險惡。中間一段。還有數萬里的冰厚雪山。海中時有千百里大小冰山。隨波漂流。便是鐵鑄巨舟。遇上也無倖免。天氣酷寒。和海中海中巨鯨惡鯊之類。尚在其次。常人如何飛渡。此事想是桑道友。心性不好。弄巧成拙。自貽伊戚。陰錯陽差。少此一二幫手。以致時候不能十分圓滿。他年不免多受苦厄。也未可知。令郎根器深厚。便無桑道友。早晚也有遇合。何況還離他不得。成道機緣。決不致因此一行錯過。祇要過三四年。等我再來尋他。始能如願了。桓溫聞言無法。祇得強留款待。停了半日。送走。桓妻終是婦人之見。巴不得愛子。能在家中。多留幾年。那知因此一耽延。桑仙姥和超羣秋雲。俱多受了好些苦難。超羣遍尋秋雲蹤跡。仍無下落。歲暮回家省親。聞說滄洲來過。情重秋雲。並不十分可惜。知秋雲可以同往島上。訪求之心更切。又疑秋雲。夙根未昧。人已出家。隱居深山之中。修煉。所以尋訪不到。由第二年起。改了步數。捨却城市。帶了乾糧。逕往各地名山。

和沿途庵觀之中尋訪。光陰易過。一晃三年。把東南名山寺宇。全都踏遍。也不知受了多少跋涉辛苦。茫茫宇內。終於杳然。一算日期。滄洲又快到來。心想還是仙人尋訪。較易爲力。至不濟也可託他。轉求天癘上人。默運玄機推算。恐再錯過。祇得趕了回去。果然到家第二日。滄洲便到。問起秋雲。說上人已然算出。他另有遇合。相見還須數十年後。此時漫說難尋。即便尋到。反而雙方有害。超羣空急無法。祇得拜別父母。隨定滄洲。一同飛往小南極。桑仙媵見面。先向超羣暴跳。怪他上次爲何不在家中守候。致累自己。種下禍根。此後非要報復。使超羣秋雲。同受其害不可。超羣知他心性。冷酷乖謬。言發必行。這次又是從來未有之念。口雖強辯。暗中還在耽心。恐以後難處。那知當時怒罵之後。第二日便是平和。反比以前。還要親切。漸漸放下心去。由此拜在桑仙媵門下。每日隨同修煉。屢問秋雲下落。祇是支吾不言。一晃過了三十年。中間三請歸家省親。均未獲見。這日又請。竟一口答應。行時滄洲來訪。方始說起秋雲再生才七歲。隨父母上任。船至錢塘江。遇風沈沒。秋雲抱一木板。隨水漂流。被一有道行的女尼。救去爲徒。祇不令他落髮。仗着夙根深厚。前生之事。並未遺忘。修爲既勤。進境尤速。不出十年。便將根基紮穩。學了好些法術。無如師徒緣淺。沒等他盡得。乃師傳授。第七年上。老尼便自功行圓滿。示寂坐化。臨去以前。告知秋雲。說他不是佛門弟子。祇憑夙世一點香火因緣。結爲師徒。日後另有遇合。方是歸宿。不許落髮出家。襖令帶髮修行。便是如此。不過前生孽重。中間要經好幾次災劫。現已兩次轉劫再生。仗着靈根不昧。祇管一劫

比一劫重。道基反愈堅固。這第三次災劫。所受本應更慘。如能預識先機。脫將過去。還好。否則不特仍要轉劫。並還要在未來生中。備歷艱危。飽經魔擾。稍一不慎。前功盡棄。立墮輪迴。如在我門中年久也。還可抵禦。偏緣分祇此。如能先發宏願。多立外功。等我滅度以後。即仗我所傳道法。用以修煉防身。隨時下山行道濟世。人定勝天也。許能藉此積修善功。減去前孽。身受禁毒。雖仍不易解免。再生失足之患。總可無慮。說完。又傳了兩件防身禦害之寶。和半葫蘆靈丹。兩封標明開視日期的東帖。方始化去。秋雲感激師恩。痛哭一場。將法體安埋之後。心記師言。益發勤勉。不久便離開所居印南山。如言修積。因自己生得太美。前世仇人。俱已轉生。在南山中修煉。恐生變故。不惜毀容微服。裝成女丐。在齊魯燕趙各省行道濟世。一直數年。不曾離開北方。中間兩遇災劫。和狹路逢仇。俱仗所留東帖。先期避過。不曾受害。眼看所許善願。將要圓滿。不料黃河附近。蛟精爲患。得信時。已有兩處決口。本要趕去。誅妖除害。偏值爲一滄洲富紳家兒子治病。那富紳姓方。人極正直好善。方子明敏多才。又是一個天生情種。秋雲祇管掩飾行藏。毀容自污。仍被識破。這時秋雲。正自別處行道。流轉至此。寄居附郭土窟中。借着行乞爲名。暗中救人。方子表面仍裝不知。祇以多金。助他行善。秋雲祇能以法力。爲民除害醫病。遇到窮人。便須設法。先給富人醫病。令其出資濟貧。搯彼注此。師門規嚴。不能無故攬取。就向人募化也。須出諸心願。一個不巧。便感爲難。居然遇到這樣。百求百允。永不推辭的父子善人。自己給方紳治過急病。以爲方便。於是一邊用錢濟貧。

之時。便找他父子求取。方氏父子。不特有求必應。對於他更是十分禮重。也不向人宣揚他的靈跡。諸使心安。日子一久。不覺交誼日厚。當出蛟前兩天。秋雲正要另去別處。方母忽然當面揭穿他的行藏。代子求婚。秋雲自是堅拒。方子聞說不允。又聽日內就要長行。不易再見的話。當時情急。嘔血暈倒。雖仗秋雲靈丹救轉。無如心疾難醫。秋雲感他情誼。再四向他分解。許其結爲姊妹。並說自己前生。便爲情緣牽累。鑄成大錯。以致慘死轉劫。今生立誓清修。如今正奉師命。積修善功。就這樣苦行修持。尚恐難免宿孽。一誤。何堪再誤。如照情分來說。超羣比他更癡。並爲自己。送了性命。先世還有白首之約。他尚不願相見。何況於你。方子自知絕望。聽他歷述前情。漸漸意解。心緒不捨。便向秋雲求說。姊姊天上神仙。凡夫俗子。自不敢再有同好之念。但是姊姊。絕代佳人。一向韶光隱晦。風塵自污。相識經年。祇似橫珠韞玉。精華不能掩盡。神儀內瑩。潛光外映之中。略見端倪。從未現過廬山真面。務求滌垢去塵。現出本來容光。在我家中。住上十天半月。聊慰年來相思之苦。就感激不盡了。秋雲本不欲以色相示人。祇爲天性溫婉。仍如前生。又見方子。發情止禮。情深一往。心憐他癡。沒奈何。允留七日。當晚便聞河決出蛟之訊。黃河決口。原是當事。上次秋雲。曾往救過飢溺。也是宣言水怪爲患。略一查考。並無其事。方子再四挽留。繼以哭泣。堅不放行。秋雲不忍堅拒。方氏父子。又允捐資巨萬。以救災民。心想災患已成。空身前往。祇救病傷之人。全活無多。反不如多住幾天。帶了錢去。便留下來。到第五天上。突聞蛟患猖獗。在河南山東境內。竟運決了二三

十處。人民田舍。喪失不可計算。那蛟也不似往常。初出時。鬧過一陣。順流入海。祇在農處擾害。知道如若早去。必可保全不少。這一遷延。平白多喪失了千萬生靈。雖係劫數使然。但照師門規條。這無心之孽。却造了不少。心愈如焚。也不再和方氏父子明言。當夜起身趕往。不辭而別。那蛟正在蘭封上游作祟。秋雲費了無數心力。才得除去。因是晚去數日。不特多傷人命田業。氣候已是成長。不似初出易制。費力不說。那蛟死前。負傷情急。又興風作浪。撞決了一條大口。雖仗秋雲法力防堵。依然死了好些人民。秋雲由此終日沿河行法。暗助官民防堵決口。連費了三月光陰。才行畢事。自以為功能補過。或者無妨。那知得信便走。行時匆迫。不及毀容易服。逕穿了一身華服前往。除妖時。又以須用人力相助。跟着又助治河。當地官民人等。奉若天人。加以生性本來愛好。靈異已顯。難再隱諱。欲俟事完。再行喬裝。重返初服。化身女丐。改往別處行道。初意妖物已死。治河不難。至多不過十天八天功夫。沒想到洪流猛烈。決口太多。人民死傷衆多。災民嗷嗷待哺。凶災之後。百端待理。直到走前。還有好些餘波。不會辦理完竣。日子一多。遠近聞傳。那前生對頭。正是一個貪色的妖道。聞說有一仙女在黃河誅妖。美絕人間。本是心存邪念。老遠趕來探看。仇人相見。自是眼紅。又貪他的美色。

第二回

鑄錯信奸諂忍教冠碎春霖霜凋瓦綠

鏡身爭急難管結三生轉續同命鴛鴦

更放不過。無如目覩秋雲。治河時的法力。比他高強得多。自知不敵。當時沒敢下手。一直在旁隱伺。意欲相機發難。秋雲一走。便尾隨下去。秋雲行時。如不爲妖道所見。等到微服變形。也不致被他看出。偏又情重心慈。恐那些災民。衣食無着。重又回見方氏父子。話別。就便募些錢米。運往助賑。這一來。行藏全落在仇人眼裏。妖道一直跟了他兩個多月。因知他人貞烈。不受勾引。法力又是不濟。始終沒敢露面。正打不起主意。這日行至野外無人之處。正在遙遙尾隨。忽吃秋雲看破。因妖道已不似前身形貌。祇想起這道人。前治河時。會見他雜在人叢中。向己注視。今又在此相遇。形跡詭異。不似偶然。又帶一臉邪氣。料定不是好人。沒打算傷他。祇想略爲警戒。喝問何故暗中跟隨。妖道涎色記仇。本已不耐。又是作賊心虛。誤以爲秋雲已然看破。冷不防施展妖法。欲將人攝走。不料秋雲法力高強。早有準備。並未用上。關不一會。便即受傷被擒。妖道這才發覺。秋雲不認識自己。立即編些假話。跪地求饒。秋雲祇諾誡了幾句。便即放掉。以爲妖道無什伎倆。不足爲患。依然化身女丐。在外行道。行藏顯露。也未想到後患。秋雲前師陳媯。恰在前年回到仙都故居。尋取昔日所遺法寶。並與前生丈夫徒弟相見。到山一看。兵解時所設五行禁制。已發動過。迥非昔年形勢。人是不知去向。法寶也損失了好些。幸是道根深厚。元神堅凝。轉劫時。靈因未昧。法力猶存。出生不久。便被一地仙渡去。說他這好資質。不應投身旁門。前身所習。后土神經。雖還不差。但用他煉那戊土之寶則可。不應以本身元命。與戊土相合。受那五行剋制。况又是生人修煉。不是土精投

生幻化。何苦自尋拘束。令自己改習玄門正宗。從頭學起。昔年遭劫。不捨原有軀殼。令門人日久如法參拜。以備轉世修煉。道成歸來。重返原身之計。現已無須。否則那先後天元命之寶。大小五粒金丸。已失其二。法體雖存。有何用處。悲悼了一陣。先料洞中三人。俱爲仇敵所害。心中憤恨已極。重又撤去禁制。收了秋雲遺留的幾件戊土之寶。再行法將前身尸體埋葬。回到山中。稟告乃師。請爲推算。那地仙早算出此中因果。以前曾經攔阻。不令他重返故山探望。聞言再四誥誡。說他師徒諸人。冤孽相纏。尤其前身丈夫。是個心存叵測的妖邪一派。你夙孽未淨。如能借此解脫。不再聞問。最是佳事。否則循環仇復。永無止境。他年仍有奇禍。那時我已功行圓滿。隱居海外清修。却無人來救你。陳媯初聞師命。也頗悚畏。知警無如。天性褊狹。恩怨分明。既不捨那失去的寶物。又念愛徒。爲己慘死。心終耿耿。這日乃師海外訪友。聞中無事。欲往嵩山遊玩。就便採取山中所產靈藥。行至少室附近。忽與妖道相遇。二人本來都不相識。妖道人極機智。起初也和秋雲一樣。見色生心。及至上前一勾搭。陳媯激怒發話。欲下毒手傷他。才聽出是前生妻子。不由驚喜交集。立即改口哭訴。自己爲尋愛妻。受了無數辛苦艱危。乍見時。忽然心動。覺出相貌雖變。音聲神情。好些相似。但拿不準。爲此故意拿話試探。不料天假之緣。居然得遇。做得詞色。甚是誠懇。真切。陳媯雖懷師戒。對他原未十分忘情。又想探詢前事。和丈夫愛徒。被難詳情。妖道痛恨秋雲。答說自陳媯尸解以後。秋雲欺己。不能行動。又覬覦洞中諸寶。因是表面恭謹。叛跡未現。又值仇敵初生。恐將來成

了心腹大害。欲乘其氣候未成之際。永絕後患。這日命秋雲帶了許多法寶。前往桑妖投生那家行刺。此時仇敵降生。不過數月。本是手到成功之事。那知他竟借此與仇敵勾結。將戊土真精本命之寶。獻了一枚與仇敵。回來假說途中遺失。事關他年夫妻安危。自是忿急。略爲加了一點責罰。這時仍沒知道秋雲有心內叛。一面迫令尋回。一面照分手前洞外所設困陷仇敵的陣法。加功祭煉以防萬一。那知他本仇人轉世。自從受責。越發懷恨。不知用何方法。將仇敵的黨羽引來。先將墓穴中所有重寶。一齊盜去。再乘自己入定之時。引賊深入。破了榻前禁制埋伏。正下毒手。自己忽然驚醒。忙卽行法抵禦。不料小賊竟持有乙木至寶。下手又辣又快。又有內賊獻底。深悉洞中機密。發覺太遲。未及施爲。便爲所傷。這時秋雲才吐實言。向己辱罵。說他前生爲我夫妻所移。轉劫投生。靈根未昧。前生之事。全都記憶。法力也還尙在。祇爲戊土法寶利害。不敢妄動。一直處心積慮。裝駭多年。好不容易才與桑妖勾結。得有今日。祇惜你己尸解不及手刃。祇算報了一半。雖將墓穴中法體毀去。仍是難消全恨。此後仗着桑妖師徒相助。必要遍尋宇內。將你尋到殺死。才能罷休。並說秋雲心忒狠毒。將大制住以後。本意盡情辱罵。以後再下毒手。欲使形神皆滅。幸仗自己機警。見機不佳。知難活命。故作傷重不支。束手等死。暗中運用玄功。突然發動。自行兵解。才將元神遁出。轉劫再世。日前忽在河南境內。無心相遇。看出是他。仍和前生長得一樣。意欲上前報仇。誰知他此生不知拜在何人門下。法力甚強。竟爲所傷。總算天佑。沒被認出形貌。才得脫身。否則命又

言深恨重。自顧非敵。思來想去。祇有尋到愛妻。或能如願。以前連去仙都兩次。所居洞府。已非昔年形狀。用盡方法。都被五行禁制阻隔。不能入內。恐損後洞法體。未敢強進。及至上半年。備了酒果。前往祭奠。就便探查愛妻歸未。到後發見後洞。又改了樣。五行禁制已撤。却把全洞泥土。變成整片山石。外人無此法力。斷定愛妻來過。已然復了原身。捨此他去。悲喜交集之餘。益發相思不已。每日流轉四方。遍尋宇內山川勝域。終未尋到。正愁人海茫茫。不知何年始得相見。這次因記叛徒之仇。來此尋一道友相助。反到不期而遇。真是萬幸。跟着又把秋雲。雖是俗裝。看那行運法術。頗似投身佛門。現正化身女丐。雲遊各地。爲人治病之事說了。陳嫣聞言。覺着昔年初收秋雲時。愛他美質慧根。相待極爲優厚。任人百般進讒。終不爲動。臨尸解前。還恐丈夫疑心。他是夙孽相尋。心有叛意。再四要約叮囑。務須善視。心想這等加恩。即便真是冤孽。也當化解。不料狼子野心。如此刁狡狠毒。就說於己有仇。醜女何辜。也遭慘殺。自來人死不結冤。殺死丈夫。已可消恨。怎麼也應想起昔年。引渡他入門的師恩深重。留一點香火之情。才是不該做得這等惡毒。竟連法體。也想一齊毀去。如非改習玄門正宗。無須重返原身。祇管墓穴中。防備周密。五行禁制。神妙無方。法體未被毀去。但是丈夫愛徒。俱早受害。無人代爲主持行法參拜。戊土元命之寶。又復失去好些。原體回生。自是絕望。至多祇能以現在之身。重去修煉。法力根稟。便差得多一不小小。吃他遇上。二仇合謀尋來。必用極利害的乙木之寶相尅。萬敵不住。稍有疎失。便前功盡棄。萬劫不復。越想越

寒心。立將怒火勾動。同了妖道。前往追尋仇人下落。秋雲雖然隱跡女丐行道。終不免露出一些靈異之跡。在人眼裏。每到一處。不消多日。不免傳出有心探尋。自易尋到。妖道日常進讒。陳媽心存先入之見。一對面。便不由分說。遽下毒手。秋雲猛見前師歸來。還自心喜。剛叫了聲師父。第二句話。還沒出口。便被擒住。總算應變神速。一覺不妙。立即行法護身。祇受了點傷。不會送命。陳媽一則見他有佛法護身。一時殺他不死。二則連日丈夫。苦求破鏡重圓。仍爲夫婦。明知他身入旁門。難於歸正。又緊記師言。此人不可再近。自誤仙業。秋雲擒到後。又問出真情。消了好些怨毒。心想丈夫生來好色如命。現時苦口糾纏。難於擺脫。難得此女美麗如仙。正好用他代替。便把秋雲帶到越城嶺鐵鱗峽後洞中。禁閉起來。日常禁制拷逼。迫令降服。嫁與妖道爲妻。秋雲劫後重生。一意擺脫情緣。向道之心更切。連前生會共患難的愛侶。尙恐情孽牽擾。不願相見。如何肯從那生平最厭惡的兩世仇敵。一任煎迫百折不回。妖道本覺秋雲比陳媽美麗。表面假惺惺。心中實是喜幸。巴不得秋雲能夠嫁他。見秋雲誓死不從。好生心急。便和陳媽商量。藉口報復前仇。欲將秋雲帶往王屋山中。用邪法處治。那知初見時。陳媽對他。猶有餘情未斷。後來看出他祇是一味貪淫好色。并非真個情有獨鍾。不禁生了鄙薄之念。又爲秋雲貞烈剛毅之氣所動。便和妖道直說。照此女前生行徑。僅有無心之失。祇恨他不該大意。失去我的至寶。引鬼入室。致誤大事。又想使他嫁你。故此給他罪受。如論心迹。他爲報師仇。不惜性命。以身犯險。也頗難得。你道所言不實。但我所失錯。

寶他身上並無一件。既然降順桑妖。爲仇人出此大力。怎還會遭劫轉世。所習道法。全是佛家傳授。不沾一毫仇人氣息。不過他最前生。實死我手。師父曾有仇冤相循之言。既然磨折。保不懷恨。我又答應。迫他嫁你。除了順服。不便縱虎貽害罷了。你今生所習。更是左道邪法。除非自願相從。我如將他交你。此女志行高潔。終不曲從。你如以惡毒邪法害了他。師父知道。也不答應。我近忙於修煉。師父海外之行。也快歸來。你在此諸多不便。最好先回山去。我也決不放他。年時久了。此女一旦回心允諾。再與你送去好了。妖道一聽。陳媯竟下逐客之令。空歡喜一場。鬧了個兩無着落。好生不快。但是乃妻心情。已非昔比。法力又高強得多。語氣決絕。無法挽回。死賴下去。弄巧還許變臉。白白吃虧。異日反難相見。祇得忍氣吞聲。支吾了幾句。作別而去。由此秋雲。便被困在鐵鱗峽岩洞之中。陳媯雖不再加磨折。終恐記仇報復。不肯釋放。那散仙也一直未回來。樓滄洲遍尋秋雲下落不得。日前才由一個與陳媯常共往還的同道口中。訪問出了細底。桓超羣一聽。便着了急。當時便要尋去。滄洲道。那散仙得道。已近千年。陳媯雖未盡得師傅。但他持有兩件極利害的法寶。憑你一人。決非敵手。我日內要隨師父。在銅榔島上。第一次用神木鼎煉丹。我和諸同門。責任重大。不能離開。須有百日耽擱。在此期內。我將本門隱形之法傳你。等到煉成。我也事完。來此與你同去。因那散仙。與家師相識。我祇能暗中相助。不便公然出面。敵人道法頗高。一被警覺。人救不出。自身還要失陷在內。這隱形法。關係你的安危。務要精習純熟。絲毫大意不得。功候不到。萬不可

冒失躍進。自投羅網。超羣對於秋雲。刻骨相思。鑿於魂夢。已有多年。忽聞音耗。又知落在仇敵手中。越發情急心慌。恨不能插翅飛去。等樓滄洲詳說利害。傳了法術走後。立即加緊練習。日夜不輟。浪巴巴盼着滄洲。煉丹事畢。相助同行。那知百日期滿。人還未到。又以桑仙姥前叛天癡上人。仇隙未消。不便往鋼榔島探看。越等滄洲越無音信。心想反正滄洲不能露面去了。也是自己下手。不過多一後援而已。隱形法已然精習。祇要臨事謹慎。多加小心。便可無害。以前身是凡人。祇憑三支木箭。尚敢深入虎穴。犯那奇險。現時精通道法。飛行絕跡。又煉了幾件法寶。和乙木真氣。怎到胆小起來。正打算和師父商量。獨自前往。事有湊巧。這日忽有一道裝少女來青虹島遊玩。正遇桑仙姥師徒二人。洞外閉眺。桑仙姥福急多疑。不願外人入島。少女又見桑仙姥生相醜怪。不似生人。雙方言語失和。動起手來。吃桑仙姥運用玄功。將少女擒住。問起姓名來歷。巧與仇敵相識。新近還與陳孀見面。因來小南極。採冰蓮雪芝。路過青虹島。下來遊覽。無端被擒。意頗忿忿。超羣力勸桑仙姥。將他釋放。化仇爲友。並告以小南極諸島。祇產冰蓮那千年雪芝。祇本島才有。願以相贈。祇要留在島上暫住些日。少女名叫殷瑚。年青好勝。自思身落怪人之手。萬無幸理。就得逃生。也是奇恥大辱。不料如此優禮。因已長得美貌。誤以爲超羣對他有什邪念。心生疑慮。再三要超羣說出留他在島上的原因。超羣知他爲師父木遁所制。就與明言。也逃不脫。便把他延到洞去。將兩生情事。一一說出。請他詳說仇敵洞中禁忌。和秋雲近况。以便前往。殷瑚才知留他在島。是恐

洩露。並無他意。聞言大爲感動。笑告超羣說自己與陳嬌。雖有師門淵源。他性情孤僻。又多私心。每次前往。俱爲拜望他師父。彼此並無什情分。這次因往玉屋山中採藥。不知他師父出遊海外。便道往訪。祇在洞中留了一日。便即辭出。你說那少女。我也見到。果然生得美秀。靈慧非常。我會背人問他。說是初去時。最受苦毒。幾非人所能堪。如非佛法護身。真恨不絕即死。後來再四詳說前生經過。陳嬌先爲妖道所愚。還不肯信。一直苦挨了月餘。陳嬌連用詐計試探。見他並無異志。又發覺前夫心術不端。語多不實。這才停了刑逼。祇是疑忌未消。依然要他答應妖道婚事。才允釋放。他自然不肯。可是陳嬌也未再凌虐。我去的前幾天。陳嬌因洞中無人。將他由地窖中放出。命爲服役。相待好似比前稍好。元神却被禁住。仍是脫身不得。他雖不會明說。看那神氣。以前所受。必甚慘酷。心已寒透。否則陳嬌對他。已生憐愛。身邊又未收有門人。如若回心求說。重行拜師。必蒙應允。我拿話引他。却答身已入了佛門。一切苦厄魔難。俱是冤孽。運數。持以毅力恆心。終能消免。明知假意曲從。和苦求拜師。均可免難。但他師門信條。切戒誑語。寧甘受罪。也不能犯戒欺人。我對他甚是敬愛。因談前生之事。說起孽由自作。誤己誤人。以致兩個至交良友。均爲他送了性命。一個還可說是不查賢愚。魯莽滅裂。自取其禍。另一個實是爲他受了許多辛苦艱危。出死入生。百計委曲求全。結果爲救自己。橫遭慘殺。踐了同死同生之約。並還是個凡人。家有父母。只管中間一段。有點背信食言。但也爲了保全自己所致。此時感激師恩過切。明知仇人利害。卵石不敵。仍去犯

險行刺。自死應該白白害他一命。否則比時對頭已允收錄。傷也救痊。只息行刺之念。便可同往仙山。尋求正果。何致今生受諸苦難。那人也不知下落。我還不知所說的人。是桓道友。便戲他道。你志切空門。而語氣之間。不忘故劍。一往情深。令師不許祝髮。想已前知。只恐將來仍是葛鮑雙修一流人物吧。他紅了臉。沒有回答。一會陳媪做完日課走進。我還爲他說了許多好話。才行別去。想不到竟與道友巧遇。陳媪此舉。決非乃師所喜。便爲道友和那難女效勞。異日歸來。也不致於見怪。他的法力本領。和洞中禁制。俱所深悉。如若同去。必將此女救出。道友一人前往。並非不可。只是陳媪爲人狠毒。如無一人內應。一旦警覺。道友或許無妨。此女元神已被禁住。一個弄巧成拙。反害他了。超羣覺殷瑚話雖誠懇。爽直。終是初交。又是仇人同道之友。不可不加小心。便謝他道。感情心感。只是道友與陳媪有同門之雅。爲此失和。令人不安。只請詳示機宜。便感謝不盡了。殷瑚便不再多說。隨把陳媪洞中詳情。以及每日入定時刻。一一告知。並道自願留島相候。待他歸來再去。以示氣他。也是超羣和秋雲宿孽太重。災劫未滿。什事都是陰錯陽差。自投死路。這次不去。秋雲固可害。否則晚走十日。或與殷瑚同往。也可將人救回。偏對殷瑚不能放心。而樓滄洲在銅椰島。東

北荆門山仙桃嶂女仙

又向殷瑚解說。

人相識。濟洲問知前事。大吃一驚。便告桑仙姥。不可如此。一面只爲那日倉卒之中。沒想到島主人乘東方乙木精氣而生。

以致被他擒住。經

與對頭相識。難怪生疑。

極機智。桓道友學道年淺。不

以客禮優待。并未絲毫凌辱。他師徒不知我的來歷。又知我
桓道友。好在我無什事。多留些日無妨。只是陳媽法力不弱。又
情癡。此去若不順手。必還再接再厲。不成無歸。初次仗着道友

所傳隱形之法。或可無事。等對頭已 警覺。二次下手。吉凶禍福便難逆料了。走前如對我說出。他與道
友淵源。至少也可設法。使與道友相見一面再去。偏因我是對頭之友。心存疑忌。語多隱諱。我雖憐惜他
夫妻志行遭遇。身分敵友之間。終於未便深詰。現他已去十日。我和道友。即時趕去。也未必能夠來得及。
桑仙姥本就心記陳媽前仇。只爲修煉正在吃緊之際。不能分身前往。聞言好生憤恨。厲聲對二人說。超
羣不死便罷。如若此行遇害。異日不將仇人擒來。使其身受無限禁毒。決不罷休。滄洲知他性情如此。殷
瑚更從一見面。便生厭惡。後雖暫留島上。依然格格不入。只想耐到超羣成功回來。或有什音耗再走。長
日相處。一個自己修煉。一個隨意。在島上。遊散閒眺。輕易不相問答。聞言均未理睬。滄洲隨和殷瑚起身。
趕到王屋山。鐵鱗峽。超羣秋雲。已同在三日前遇害。陳媽的師父。恰在二人死後次日回山。得知前事。將
陳媽責罰一頓。先後離山。不知去向。二人到後。見洞口雲封。空無一人。便知不妙。行法開通。入洞一看。在
案上有那散仙一封書信。備述二人死因。才知經過。原來超羣到時。正趕陳媽的前夫回山。久等無信。心
怨妻子薄情。假做相思。前來探望。一面約請了兩個利害妖黨。藏身附近。竟欲暗中下手。相機行事。能迫

陳媯重溫舊夢。一箭雙雕。固是絕妙。至不濟也將秋雲攝走。強逼從順。不允。便攝取生魂。祭煉邪法。再尋陳媯晦氣。超羣未入洞前。向山中樵夫。探詢鐵鱗峽所在。恰被妖道等識破。尾隨下來。超羣情急救人。心無二用。竟未覺查。妖道等見他走不多遠。突然隱身。知於陳媯不利。忙令同行妖黨。在外防守。自往登門。陳媯連日由秋雲口中。又問出許多惡蹟。越發心中厭惡。見他到來。把臉一沈。正要發話。妖道見秋雲已然放出。在側侍立。見了自己避去。陳媯面色不善。恨在心裏。當時且不說出。捨口便道。你先莫急。我今此來。實是爲你安危。並非爲了前事。請你速將洞中禁制發動。再行詳談。以免變生不測。陳媯見他走進時。身上突現烟雲環繞。有如臨敵之狀。知他如有惡意。並非自己對手。正不知是何用意。聞言驚疑。堅問何故如此。妖道連說兩次不聽。因敵人身形已隱。不知是否在側。陳媯又不甚信自己。祇得湊近身去。假說閒遊路過。發現一形蹤可疑少年。似是仇人桑妖所差。現已隱形入洞。前說秋雲是仇人一黨。你還不信。祇恐來賊。便與此女有關。你祇將禁制發動。便可看出一點蹤跡了。超羣與妖道。原是先後脚趕到。因秋雲痛恨妖道。見他一來。便往後走。超羣本沒心傷害陳媯。一見心上人。果然在彼。連忙跟蹤往後趕去。妖道所說。全未聽見。否則超羣隱身法。甚是神妙。祇不動手。被人識破。至多暫時不能走出。隱在一旁。陳媯查看不出異狀。秋雲又無逃走形跡。必當妖道。直心鬧鬼。兩下爲了秋雲。反要鬧得同室操戈。超羣正好乘隙。將人救走。這一情急。却被看出破綻。誤了大事。秋雲剛到後洞。想起妖道此來。必將不利於己。方自

惶急傷心。忽聽耳側。有一極熟口音。低喚道。姊姊不要傷心。我救你脫身來了。聞你元神被禁。如何才能出困。快些說出。以便下手。我已另換軀殼。不是原來形貌了。秋雲祇管志切空門。力爭正果。不願與桓超羣相見。重惹情魔。心中仍是未能忘情。尤其身在患難之中。一聽出是他口音。知又爲了自己。甘冒險難。來此相援。悲喜交集。剛要答話。面前人影一晃。一個豐神秀朗的美少年。已是現身出來。知道對頭利害。稍一不慎。便無倖免。忙道。你已深入虎穴。這裏不比昔年仙都故居。有埋伏。可用乙木之寶尅制。洞中禁制重重。你萬敵不住。我元神被禁。也不是急切間所能脫出。非候到對頭入定。無法解免。你這隱形法甚妙。卽速仍將身隱去。再作商量。此人多疑。適又來一同黨。便是他前生丈夫轉世。二人今已失和。迥非昔年夫妻恩愛之情。對我用心。却是十分可惡。說到這裏。忽似有什警覺。連催快隱。超羣本知陳媽利害。又見秋雲惶急之狀。將身復又隱去。秋雲又道。此時不知何故。洞中禁制。忽然發動。許是對頭。同室操戈。有了爭執也說不定。若是另有別的原故。這後洞禁制。也要相繼發動。你不可與我接近。說時。側耳一聽。中洞也有了動靜。不禁大驚。估量超羣入洞。多半已被識破。低聲急喊。來了。快躲到東壁角去。你祇不胡亂走動。或是妄想走出。便可無妨。他看不見人。疑心一消。再挨到他入定之時。就好想法了。隨說。將手連揮。超羣見他。驚惶情急。老大不忍。祇得低聲應諾。閃向一旁。秋雲以前。飽受楚毒。成了驚弓之鳥。又以陳媽早已心軟。不再煎逼。突然發動禁制。又當妖道正來之際。越發害怕。惟恐所料如中。超羣形跡敗露。更是

不了。憂疑過甚。未免現於容色。一面揮手。催促超羣快避。一面暗中行法護身。準備萬一。那知二人。一個驚慌失措。一個不能堅忍。一會功夫。相繼露了馬脚。這裏剛準備停當。仇敵已然走進。陳媽對於妖道。本是半信半疑。又知秋雲。雖受禁錮。始終逆來順受。恭順異常。元神又被禁住。無法勾引外人。即便真有仇人潛入。也是另外一事。秋雲決不知情。爲與妖道。緣孽已滿。加以今生所習道法。門徑不同。熱猶冰炭。妖道品行心術。又極鄙惡。越發心中厭恨。暗忖真有仇敵潛入。洞門已然禁閉。不會查不出來。妖道所說如真便罷。如是並無其事。心藏奸詐。暗蓄陰謀。便藉此反目。將他逐出門去。以免礙着前生情面。不便過於決絕。使他引爲得計。時常來此糾纏。誤己修爲。主意打定。一面搜敵。一面反想借此坐實妖道虛妄。乘機斷絕。故意由前洞起。一層層發動。往後搜查過去。每到一處。俱施展極利害的禁制。不特敵人不能遁出。就在室中。微有動作。也必與禁制相應。就不致當時受傷。被擒也必可以看破。全洞七層石室。封了五六層。並無影跡。陳媽已疑妖道別有詭謀。所說不實。不住冷笑。妖道雖然口硬。咬定還有一兩層未到。來人是秋雲勾引來的外賊。此時定在一處。商議脫逃之計。因那少年沒到洞口。便即隱身。是否入內。拿不定。而這次陳媽對己。越發淡漠。視如路人。並還含糊疑忌。神色大是不善。搜尋不出敵人。說不定就許反臉。所約兩人。不會同進。無人相助。心中也頗怙懣。假定秋雲神色。沈穩自如。超羣再能忍耐片時。不爲讒憤所激。也就雙雙攜手同歸。不會再有以後那些事了。陳媽快尋到後洞時。看出妖道色厲內荏。面上神

色甚是難看。本是忿恨妖道。那知秋雲心中有病。情虛失智。瞥見對頭。怒沖沖同了妖道走來。以爲事洩。大驚失色。陳媯未及發問。妖道已先戟指喝道。賤婢勾引外賊。今在何處。快快指明。免受酷刑。秋雲聞言。當仇敵已盡。知細底。更是驚惶。一心只在盤算。仗着佛法。護住那已受禁制的心神。拚命禁毒。竟沒答上話來。這一下恰被妖道無心中詐出真情。陳媯見狀。實是生疑。猶笑喝問。你何時與仇敵勾結。他是什麼來路。是否在此。或已遁去。怎禁制無有回應。秋雲聞言。才聽出對頭不會知底。發現了一點生機。立即低聲答說。連日在側隨侍。未曾離洞一步。如何能與外人勾結。陳媯又喝問。既然如此。何故舉止慌張。神色不定。快些吐實。免遭毒手。秋雲知對頭並未發覺機密。深悔自己情虛。差點露了馬脚。聞言。發心定。便說。是因以前爲了妖道進讒。備受禁毒。想起心寒。今日見他又來。心料必將不利於己。來到後洞暫避。本就擔憂。你二人忽又追來。面色那樣凶惡。以爲又要用什毒刑。所以驚惶。至於有什敵人混入。休說自己。禁閉洞中。元神受制。無從勾引。就算有人。全洞禁制。已然發動。敵人既敢前來。此時他走不出。當無不動之理。你們也不是查看不出。本不知情。何苦聽信妖人之言。來凌逼我。陳媯見他說時。聲淚俱下。好似理直氣壯。已有幾分相信。妖道眼珠一轉。忽然大喝一聲。在這裏了。跟着飛身。往前進追去。陳媯當是發見奸細。追出一問。妖道悄聲力說。秋雲形跡可疑。不加拷問。決難吐實。陳媯不肯說。今日就有來人。也不是他勾引。何況未必。以前因你說他背叛。白使受了許多毒刑。後始查知冤枉。如非恐他將來報復。已早放

却此女資質心性均好。師父久出洞中無人。本意還想等師父回山問明有無後患。收爲弟子。此時以屬相結。如何又去傷他。事情若虛。或是雖有敵人。與他無干。豈不又是冤屈好人。更難使其歸心降服。麼。妖道再四力說。今日所見小賊。身有乙木烟光外映。與前生過害時所見小賊一樣。定是前仇轉世。得知情人被困。趕來相救無疑。你認此女無什惡意。恐有冤屈。不妨以幻相加刑引逗。小賊如與一黨。見他受苦。必不干休。出面一動手。不就試出來了麼。陳嬌道。全洞禁制。已然發動。沒有不現形跡之理。現在朕兆全無。果如你所說。敵人真尚未去。那隱身法。定必神妙。此入法力。也必不弱。那幻影怎能瞞得他過。我如不都做到。你也不會死心。但是此女恨你如仇。誓死不屈。你此來如想乘機播弄。將他帶走。却是休想。說罷。便喚秋雲快去前面。秋雲深知他的性情。聽出聲音和善。不帶怒意。以爲又是勸說他降順妖道之事。一面答應。趕急湊向壁角。悄告超羣稍候。事已無妨。不可出屋行動。他那禁法。神妙莫測。由心運用。如見我能走出。跟隨在後。必被發覺。匆匆說完。趕到中洞。陳嬌果然防到敵人乘機混出。催動禁制。一試沒有。對秋雲道。你與我原有師徒之誼。祇爲自不小心。誤人誤己。加以前三生。又死我手。使我不能無疑。雖不合不查虛實。便以毒刑相加。但你前生。誤我遺命。失却許多重寶。至今尙留有隱患。你也不能無罪。連日見你心性甚好。根器尤厚。既是一心向道。不願嫁人。我也不再相強。等師父回來。稟明之後。便可決定去留。不會對你再有惡意了。祇是適才有一小賊。隱身潛入。雖然不會親見。但我喚你時。心靈忽動。決非無故。

你出時又來得慢。必有原因。我知來人。即便爲的是你。事前你也不會知情。你却不可瞞我。如若相識一氣。從速說出真話。便可無事。我本不難施展大搜形法。將此賊擒住。一則師父嫌此法。過於狠毒。禁我使用。二則後洞。乃師父日常修煉之地。恐有損毀。所以先和你說明利害。真要不知好歹。我爲除害計。大施法力。一將敵人搜出。你便難逃公道了。秋雲不知自己關心過切。囑付超羣時。陳媯已然發覺。正在強辨。陳媯倏地變色。怒罵無知賤婢。我爲念你無辜受苦。引敵來援。也是人情。意欲委曲保全。祇你吐實。試明心意。便可重爲師徒。同修正果。你偏執迷不悟。適才和人說話。我已查聽出來。還想抵賴麼。難道還要先將真賊實犯捉到。才心服口服麼。隨說隨將禁制催動。秋雲便被烈火包圍。知道一時疎神。和超羣說話。被敵人聽去。一面行法護身。奮力抵禦。心還妄想。超羣能守定自己的話。後洞地方甚大。身在暗處。祇不妄動手。或想逃出。陳媯不敢毀損洞室。縱施禁制。也不致爲他所傷。那知陳媯別有狡謀。一面施刑威逼。一面故意大聲呼喚。連秋雲苦痛慘呻之聲。一齊傳向後面。又將通後洞的禁制。放鬆一路。暗示機宜。令妖道故作後洞搜敵。去引超羣。自行投到。超羣見秋雲一去不歸。心甚怙愾。一會便聽前面少女慘號之聲。如斷如續。隱隱傳來。中雜敵人辱罵威喝之聲。不知陳媯行法作僞。雖覺與秋雲哭聲。不其相似。無如事不關心。關心則亂。又當危疑憂懼之際。以爲洞中除秋雲外。便是仇敵夫婦。更無別的女子。本就悲慘。情急萬狀。如非秋雲行時。再三囑付。早就趕往前面。正在切齒頓足。心如刀割。也是妖道該死。陳媯原令

誘敵。忽然貪功。自覺敵人。已入羅網。看年紀又極輕。也許只會隱身。無什法力。所以到了洞中。便即藏起。前妻轉世。已然變心。這次好意告密。反對自己生疑。萬一敵人。知道洞中細底。不肯到前面去。豈不心機自用。結局人搜不出。妻子保不又生他念。我是一到後洞。一面厲聲喝罵。賤婢已然飽受毒刑。命在須臾。小賊快快出現。束手受擒。免得死前。還要多受荼毒。一面施展邪法。想逼敵人出現。超羣因聽秋雲。說他心存邪念。恨如骨髓。如何再禁得起。撥。又聞飽受荼毒之訊。越發怒火中燒。忿不欲生。妖道剛一出手。超羣也是發動。妖道轉世以後。法力有限。本非對手。又是一明一暗。超羣惟恐一擊不中。以全力施爲。人影還未看見。十餘道青光。已電一般。包圍上來。一聲未出。絞成粉碎。血肉狼藉。慘死在地。超羣見除敵如此容易。已然出手。只妖道發出一些烟光。仗有乙木精氣附身。并無傷害。心疑秋雲所說。埋伏禁制。不過既能進來。必可出去。秋雲正受苦難。命在須臾。事又由己。教他而起。果真利害。要死也死在一處。萬無置身事外之理。當時氣往上壯。更不尋思。往外趕去。到了中洞一看。秋雲果在烈火包圍之中。掙扎。雖未出聲。面上神情。甚是慘痛。陳媽止站對面。行法辱罵。仇人相見。分外眼紅。滿擬和殺妖道一樣。冷不防把所。有法寶。全施出去。超羣隱身法神妙。出時路已開通。陳媽料定敵人。既然知機。不敢行動。出時必掩隨在妖道身後。等人進門。突然施展禁法。立可出現。再行擒殺。萬不料妖道會死。超羣出時。並未覺查。如若稍。

忍片刻不動。陳媽久候妖道不出。必往後洞探看。秋雲必可囑付。不會妄動。超羣這一情急。便送了二人性命。原來陳媽法力甚高。雖看不見超羣。却料到牠隨妖道出時。難免驟下毒手暗算。暗中早自戒備。尤其室中禁制神奇。敵人只一發動。立生妙用。超羣眼看成功。忽見敵人身側。發出一片白光。將那十來道青光。一齊阻住。心方一驚。耳聽秋雲驚遽悲號。他有金水相生之寶。你非其敵。急速收寶。由原路隱退。或許還能免害。話未說完。陳媽已將室中禁制催動。朝青光飛來之處一指。一片粉紅色的淡烟過處。超羣隱身法便被破去。知道難逃羅網。又聽心上人不住悲號。情急悲憤之下。死生已置度外。破口大罵。無恥妖婦。我與你拚了。一面施展法寶迎敵。百忙中又分出兩道寶光。妄想破去烈火。救出秋雲。可憐超羣學道。並無多年。雖有乙木真氣護身。功候尙還未到。如何能是陳媽對手。秋雲在烈焰包圍中。見他當此危機一髮之際。還想救己脫難。不禁心胆皆裂。急喊。我想不到你。法力如此長進。此時敵人埋伏。已全數發動在此。前洞空虛。只拚着受傷。自斷一臂。向白光紅烟之中。速用乙木遁法。往外衝出。便可逃命。回去再尋師父。爲我報仇不晚。千萬不可顧我。以免同歸於盡。超羣沒防到敵人正在加功行法。一舉便制他的死命。聞言悲叫。姊姊如此受難。要死你我一處。我蒙桑仙姥傳授道法。已成不壞之身。至多你我再轉一世。仍爲夫婦。現時妖火。已爲我法寶所破。漸漸減少。敵人又被絆住。難再加害。如邀天幸。再有一會。便可救你脫難。即便妖婦利害狠毒。你我要死也死在一處。如何獨生。陳媽性情忌刻。本斷定超羣自己到來。

秋雲事前並不知情。沒想一起加害。及聽二人這等問答。不特敵人不能放脫。便秋雲對己。也是怨毒已深。萬不能留。心腸一狠。竟欲將二人形神一齊消滅。斬草除根。永去異日之患。一聽秋雲指點逃路。恨上加恨。假作被那幾道青光絆住。暗中加急施為。竟將師門降魔所用。最惡毒的五遁搜形大法。施展停當。再行猛下毒手。當超羣說到末兩句時。一片五色烟光。已由身後包圍上來。超羣雖覺護身乙木真氣。支持不住。身如火炙刀裂。已受侵制。凶多吉少。依然不顧性命。咬牙切齒。強忍苦痛。奮力施為。想將秋雲救出。秋雲自是識貨。知道利害。無如超羣爲他。視死如歸。百折不回。一任忍痛呼號。聲嘶力竭。兀自不肯聽從。只得慘聲急叫道。陳仙姑。他不聽我良言。已入羅網。斷難活命。我雖有佛法護身。一則元神被禁。難受長日苦難。二則他已兩次爲我送命。義不獨生。你那禁制利害。能否轉劫再生。尚不可知。請你暫寬一線。撤去餘火。容我夫妻訣別。超羣雖然功力不濟。已得桑仙姥乙木真傳。心恨陳媽切骨。已準備在萬分難活之時。猛下辣手。縱不能使敵人同歸於盡。好歹給他一個重創。聞言大喝。這等喪盡天良的。無恥妖婦。和他有什麼話說。我已和他結下萬劫不復之仇。我二人能逃便罷。不能逃時。姊姊既能以佛法護身。千萬緩死須臾。不出三五日。必有人來。復仇救你。睬他則甚。話剛說完。秋雲繞身烈火。已全破去。超羣心中大喜。趕急撲上前去。秋雲忙喊。我已入絕境。護身真氣。不可鬆懈。言還未了。超羣全神貫注。秋雲本意。運用玄功。發揮乙木妙用。將身外烟光。猛力排盪開去。將護身真氣。略爲放鬆。一把抱住秋雲。再照前說。斷

去一臂。一同拚死。往外硬衝。那知敵人詭計。見他護身先天乙木真氣利害。雖已受了禁法壓制。急切間。仍奈何他不得。欲使形神俱滅。尤爲難事。知道超羣。欲救秋雲。必將真氣放開。欲取姑與。故將烈火。逐漸滅滅。超羣果然上當。祇管秋雲。雙手連搖。大聲急呼。仍是不聽。秋雲知勢危急。萬無生理。再如遲延。受害更速。只得長嘆一聲。投向超羣懷中。雙雙抱持一齊悲哭道。此時萬難逃走。我那元神。現被敵人禁住。就在對面石室之內。恰巧也是戊土禁制。你如尚有餘力。可速衝將進去。用神木箭。照那壁間黃影一射。便可破去。這樣我二人雖然不能免死。或可另轉一劫。事不宜遲。越快越好。這時陳媯的禁制。業早乘虛而入。二人都是心似火烈。通體奇痛如割。四外更受重壓。苦難已極。仗着陳媯所施五行禁制。內中庚金。雖是尅星。要想消滅先天乙木真氣。仍是艱難。才得苟延些時。超羣先想拚將所有法寶。一齊葬送。強行衝出。聞言才想起。秋雲元神。尚被仇敵禁住。當時運用全力。往對面石室中衝去。兩地相隔。只有十來丈遠近。本來雲眼卽至。無如四外都是五色烟光環擁。力重如山。舉步皆難。秋雲因知此舉。比性命還要緊。也自強忍痛苦。運用全力相助抵禦。二人費了無窮心力。方始緩緩移動。急切間。仍難到達。陳媯見二人想衝入法壇。救了元神。再行逃走。以爲敵已被制入網。行動艱難。照此緩行。不等到達。形神已是全消。又以行法正急。無暇分身。退入法壇加害。一時大意。只顧加急施爲。這裏超羣。見秋雲玉容愁慘。面如死灰。前途沒有一半精力已將用盡。四外阻力更大。身心痛苦。也與時俱增。又聽秋雲悲號完了。不禁悲憤填膺。

青眼皆沸。目眦欲裂。頓將與敵同盡之念勾起。猛喝姊姊且緩前進。我們不想活了。秋雲只當他力窮智竭。自己也實不支。剛一緩氣的功夫。起羣已是奮起神威。照桑仙姥傳授毒計。猛的自己護身真氣。往外一振。運用玄功。咬破舌尖。一口鮮血噴將出去。那十來道青光。本仍在烟光之中。與敵相持。并未消滅。只是無人主持。又受庚金尅制。減了力量。陳媽因知先天乙木之寶。乃仇人精氣凝鍊。毀滅甚難。再說也可惜。樂得殺敵之後。收爲己用。一面抵禦。做夢也沒想到。超羣會息了逃生之念。來個兩敗俱傷。瞥見敵人一口血光噴出。護身青炁。突然暴漲。身外五色烟光。竟被盪開了些。以爲超羣。黔驢之技已窮。妄想衝盪五行禁制。捨了秋雲逃出。方欲喝罵。不料血光已射到那十來道青光之上。一聲震天價的大震。隨着超羣手指之處。挨近陳媽的一道青光。首先自行爆裂。宛如萬點流螢。四下飛射。近處五色烟光。立被衝破。雖是一閃即滅。晃眼又復原狀。可是聲勢猛惡異常。全洞震撼。似欲坍塌。陳媽首當其衝。直似中了一炮。如非法寶護身。幾受重傷。就這樣還被震退了十來步。不禁大吃一驚。趕即行法抵禦時。那知超羣心存必死之念。不惜毀去法寶相拚。而先天乙木真氣。自行爆裂。有絕大威力。又非後天五行所能禁尅。緊跟着第二道青光。又自爆裂。幸是雷霆之威。一擊即止。否則也是一樣禁受不住。陳媽知道利害。又恐敵人遁去。反鬧了個手忙脚亂。這時超羣。如若遁走。並非不能。只爲要救秋雲。不肯獨逃。秋雲勸他不聽。見身外阻力已減。超羣一味和敵拚死。法寶已毀了好幾件。忙道。哥哥。你既不逃。這樣徒傷法寶。有什麼用處。還

不如趁此時機衝進室去。救我元神。好歹也能圖個轉劫再世。超羣原是恨極了陳媽。誓與同盡。正擬用最後一着。將殘存的七道青光。一齊爆裂。增厚威力。就不能致敵於死。也使兩錫。幸得秋雲提醒。這次超羣却極乖巧。左手抱定秋雲。緊了一緊。故意喝道。妖法阻路。我力已竭。難再衝行。反正元神難於救出。我還有極利害的法力。關礙着你。不會施爲。現時妖道已誅。我已決心和妖婦拚命。就他同死。不想活了。說時。早把青光止住不發。暗中運足全力。猛伸手一指。一團烤棧大的青光。忽向前飛去。陳媽受乙木神雷連擊之下。剛緩過一口氣。青光又自飛到。忙發一團烈火迎敵。兩下一撞。立即爆裂。青芒電射中。護身神光。幾被擊散。只管事前戒備。未被木雷擊中。因勢太猛。也吃震退出老遠。剛剛站穩。超羣挾了秋雲。已將第二道青光爆裂。盪開身前五色煙光。往側面室中法壇衝去。陳媽最耽心的。便是這一着。先聽超羣那等回話。還當真個力已用盡。心中暗喜。只盼敵人將那殘餘青光。化爲木雷發完。即可成擒。一心專在防禦上設想。不料竟是詐語。木雷利害。不敢上前硬攔。只得加急催動五行禁制阻擋。超羣原已打好主意。一木雷將陳媽震退。更不再發。下餘青光。專用作來開路之用。見只衝出丈許。五色煙光又復湧到。阻住去路。便將青光相繼爆發。似這樣發揮先天乙木威力。朝前猛衝。居然到室中法台之上。可是青光也只剩了兩道。一道是秋雲所說的神木箭。另一道乃桑仙姥自煉之寶。乙木神梭。來時才行傳授。能與室主人心身合一。靈應相通。最有威力。超羣也最爲心愛。本不捨毀。無如人到法台。陳媽也是追途。超羣回顧

身後。五色煙光。潮湧而來。秋雲又在哀聲催促。急速下手。破那台上禁制元神的戊土之寶。事在危急。也不再顧惜。手指神木箭。一道青光。首先射中台上所懸黃影。煙光散處。秋雲將手一指。喜抱超羣道。元神復體。我們把軀殼交給仇人。一同兵解。轉世去吧。說時。二人已被五色煙光。連那殘餘的兩道青光。一同困住。舉步皆難。超羣聞言。抱緊秋雲。厲聲喝道。沒有那麼便宜的事。姊姊不要害怕。待我給妖婦一個利害。隨說運用玄功。手指處。那一箭一梭。突然衝開護身真氣。一同往外飛出。震天價一個霹靂。化爲千萬點青星。爆裂開來。滿空砂石亂飛。數十丈厚洞頂壁。竟被震塌。塌去了半邊。天光立時透下。陳嫣也被震倒。秋雲雖在超羣懷中。有乙木真氣護體。也被震得胆寒驚悸。匆迫中一眼瞥見頂上天光。驚喜道。我們脫險了。還不快些逃走。同時超羣也自省悟。二人互相抱持着。往前便飛。照勢本可脫逃。無如法寶盡失。秋雲的幾件法寶。又在事前失去。只憑乙木真氣護身。如何能敵。陳嫣法力。原比二人高強得多。這末一下。雖然受傷。並不甚重。知道超羣兩世夙仇。奉桑仙姥之命而來。他那乙木神雷。已如此威力。不於此時將他除去。如被逃走回山。將強敵勾來。更是無法抵擋。見要遁走。如何能容。也不顧身上所受鱗傷。大喝一聲。縱起便追。因見青光。已然爆完。無所畏忌。一面施展極惡毒的禁制。緊緊追趕。一面把隨身法寶。全數施展出來。超羣要讓秋雲同逃。是個累贅。難施乙木遁法。又當苦戰力竭之餘。逃走不快。秋雲回顧。身後敵人。已然追近。煙雲滾滾。光華亂閃。電馳而來。暗忖自己。此時如死。超羣或許還能脫身。勸他定必不

聽便緊抱超羣。哭喊道：哥哥不可輕生。報仇要緊。他生再見。妹子去了。超羣聞言大驚。急說不可。秋雲已下了決心。早將天靈自行震破。死在懷裏。超羣悲痛欲絕。祇管情勢危急。仍欲抱了秋雲屍身。一齊逃走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微一驚。顛倒頓之間。身子已被敵人烟光圍住。超羣嚙過利害。自知逃生望絕。秋雲已死。義不獨生。恨重仇深之下。咬牙切齒。把心一橫。百忙中。二次施展辣手。暗中行法施爲。抱緊秋雲屍身。親熱了一下。故意將身外乙木真氣放開。秋雲屍身。擲落下去。那五色煙雲。立即乘隙侵入。陳媽見敵人已被制住。萬無生理。正想連元神一齊消滅。不料超羣死前。還有一下狼的。竟不惜全身毀滅。一面放落尸身。同時咬破舌尖。又是一口鮮血噴出。血光射處。身外乙木真氣。立化神雷爆發。山搖地動。一聲大震。過處。青螢亂射。血肉橫飛。超羣雖遭慘死。尸骨粉碎。那五行禁制。却吃破去。元神也被遁去。又毀却兩件法寶。當超羣被困之時。陳媽好似聞得。遙空中有人厲聲呼喝。徒兒住手。剛聽出是師父口音。超羣已運用乙木神雷。自行炸死。跟着便聽破空之聽。由遠而近。晃眼飛到。正是海外新回的師父。見面便埋怨道。你的夙孽甚重。因欲爲你解免。所以再三叮囑。不令再修前怨。你前生丈夫。罪大惡極。我已說盡。你仍不知警惕。又與交往。雖未隨同爲惡。却勾起三生仇怨。秋雲原是你前數世的仇人。註定兩次俱死你手。但此女靈根。一直未昧。魔劫雖多。道力也日增進。過去生中。投到你的門下。不特事師恭謹。並還爲你送命。你如乘機解化。消去前怨。他可免去一劫。你也免却他年一場大難。本是雙方有益的事。不合先入爲主。忌

刻偏淺。受妖道蠱惑。不查青紅皂白。妄下毒手。加以殘虐。致使他冤苦灰心。後來查明虛實。如能將他放掉。此女心性和善。自知冤孽。至多和你斷絕師徒情分。也無報復之念。前孽也可算是抵過。不會再有未來隱患。桓超羣與他。情孽糾纏。已歷數世。均未得爲夫婦。到近兩世。精誠感召。情誼日固。越發糾結不開。聞說秋雲被難。前來救援。只想將人救走。本無傷你之念。又不合二次聽信妖道讒言。使二人一齊慘死。因你做得太過。秋雲被擒時。所受禁毒。有甚於死。本已報復過當。轉爲虧欠。再加上桓超羣。這一個深仇大怨。如何解法。以我初意。本擬海外歸來。使你傳我衣鉢法乳。只爲訪友採藥。在小南極四十七島中。遇一妖人。苦鬪多時。最終雖然得勝。等到趕回。你竟鑄成大錯。桑仙姥前在銅椰島。得天癡上人指點。近在青虹島上潛修。已成氣候。非我師徒之力。所能除去。他又天性乖張。雖然能敵。永遠尋仇。糾纏不休。豈非苦事。何況他那功候法力。又是與日俱進。更得天癡上人師徒暗助。結局仍是非敗不可。他和你自然生尅。又是尅你。於他無傷。嫌怨易解。前是桓超羣愛屋及烏。再四勸說。已不欲對你不利。你親將他生平惟一親愛之人殺死。死的人又與他成道靈速。以及銅椰島師徒。好些關聯。雙方同是不肯干休。太仇已結。強敵已樹。不日即有人尋來。復仇以前。你永無寧日。似你這樣不聽良言。違背師命。本應由你自己去。不過敵人下手慘毒。更甚於你。念在師徒一場。我前在雲貴邊境亂山中。物色到一座洞府。可去那裏隱跡銷聲。閉門遠禍。如能從此警惕。努力虔修。許能挨到老。桑自身劫數到來。乘他有好些年。不能行動之時。再

行設法。去向轉世的秋雲。結納疏解。也許能夠避免。我不日即去海外修煉。師徒更無相見之日。此間已不可留。速去爲妙。陳媽悔恨。已是無及。只得叩謝師恩。隨同飛去。等樓瀟洲尋到破法入洞。只發現妖道尸首。敵人蹤跡已杳。趕即先回銅柳島稟告師父。天癡上人因超羣夫婦與桑仙姥成道遲早有關。自己他年抵禦重劫。又非得先天乙木之助不可。木精修成若濕。便不能爲己用。他又天生怪性情。只此二人。與他有緣。此外決不肯再收徒弟。雖然運數注定。也是念恨。運用玄功。一面推算陳媽下落。會人報仇。一面訪查超羣夫婦。轉生何處。以便一出生。便引渡到木精門下。二次重修。自然容易。這樣仍可趕上時期。遂抱那人定勝之想。誰知陳媽得乃師指點。早已防到。不特隱跡變名。閉戶虔修不出。並由乃師行法。顯倒生死。作爲在路上爲人所殺。遣了劫數。上人雖疑作廢。無如對方防備週密。連算兩次。均推詳不出下落。只得罷了。而超羣秋雲二人。精魂固結。魔難未消。投生兩家。本是對字而居的至戚。生未週歲。同遭家難。恰值一個有法力的左道中人。路過。救去爲徒。滄洲等奉命尋找。偏在途中。遇到意外的。耽延好容易。訪問到地頭。人已不知去向。超羣夫妻。便在左道門下生長。從小習染。又受師長督迫。雖然償了三生夙願。成爲夫婦。人却入了歧途。總算慧根沒有全昧。年久左道也伏了天誅。剛剛自拔。改行向善。結局仍是遭難。幸而回頭尚早。又是爲了一件救活多人的極大功德。方與以前同黨妖人結怨。身遭兵解。功能補過。才得轉世。只遭難時。人居兩地。各不相謀。轉世不在一起。相隔甚遠。經此一來。耽誤了不少歲月。天癡

上人却難已過。桑仙姥雖因橫滄洲。日常恩德感化。到時竟棄前怨。趕往島上。以全力相助。無如時候尙未精純。脫難以前。竟爲天魔所誘。幾乎走火入魔。事後全身不能行動。祇能運用元神。行使法力。必須若干年後。始能修煉復原。跟着桑仙姥也到了功候。法力甚是高強。無心中發現超羣。剛剛投生那家。恰巧姓桑。這才引渡上山。取名桑桓。傳授道法。桑桓三世修爲之身。不消多年。便煉就頗深法力。再四求說。出尋秋雲。居然不久。便即尋到秋雲末一世。也是從小便喪父母。經人收養爲婢。祇知姓冷。桑仙姥嫌他婢名太俗。便以所居的島命名。取名冷青虹。躡躡年久。未見敵人尋他。早已靜極思動。無意中收到一隻五爪金狸。乃天生靈物。通體茸毛。水滑光亮。赤如丹砂。額生有三眼。當中一眼直立。睜開時。精光四射。能透視地底。無論山石水土。祇在千丈以內。俱如鏡中觀物。一覽無餘。尤善鑒別寶物。胸前一爪。形如人手。大小如意。隱現隨心。多厚山石沙土。一爪便起。脅在四片金翅。飛行空中。其疾如箭。不用時。包沒全身。祇露四爪。堅逾精鋼。刀箭不入。陳媯性喜華麗。陳設最愛寶物。只管修道多年。積習未除。深知飛狸能效靈異。制服以後。便用諸般禁制。迫他搜掘寶物。飛狸一則受人欺迫刑辱。心中憤恨。二則知道這類貪欲。彼此俱有後患。始而不肯。後來熬受不住禁毒。祇得給他找了幾件。那知陳媯大劫將臨。一味倒行逆施。竟忘了修道人的本色。此端一開。谷發誅求無厭。將全洞陳設完竣以後。又在湖心。建立一座仙山樓閣。強逼飛狸。尋掘寶物。將全樓閣陳設齊全。始允放他。飛狸難耐金水之禁。急於脫身。祇得把自己所知的

幾處海底藏珍說出。由仇人攜同往取。滿擬將所建靈壇小建。陳設完竣。即可釋放。誰知陳媯貪念日深。永無止境。推說所設禁制太毒。須要物色一個代死的替身。始能撤去。欲以稽延時日。再勒索些寶物。這日出尋替身。遇着兩個極利害的妖人。拿着一面寶鏡。滿地亂照。鏡光到處。地底宛如一泓清水。纖微悉覩。貪心妄想。隱身劫奪。不料自己身形。早在自己鏡中現出。才一近身。未及竄為。反先中了敵人邪法暗算。雖仗道法高強。敵人見他貌美。意欲生擒。未下毒手。脫去羅網。還占了上風。仍不免於受傷。形勢也是愈急異常。因聽妖道說。那寶鏡就在所居附近瘴澤中得到。入土並不甚深。那地方瘴氣極濃。日常彩烟上浮。日前海外歸來。發覺寶氣隱隱。會問飛狸。是否寶寶。答說無有。此時因新得了數百件珍奇之物。又以飛狸素來誠實。信以為真。竟將這稀世奇珍。對面錯過。被妖人得去。還幾乎送了性命。不由犯了忌刻天性。想起飛狸。知而不言。是個罪魁。恨之刺骨。回山不問青紅皂白。便將飛狸。禁向泉眼之中。使受完了百般磨折。然後提出。數以罪狀。立逼掘取古仙人的法寶神物贖罪。否則終身永淪泉眼之下。受那五行禁制。無量痛苦。再無出頭之日。飛狸悲憤冤苦之餘。也發了野性。死不肯應。陳媯無法。只得每日子午二時。運用金水之禁。給他罪受。飛狸自知難免。便將前爪。斷去一指。作為替身。經此一來。自更不會應允。陳媯見他。倔強到底。殺之不忍。過了兩年。忽聽人說起。前遇兩妖道下落。既想得那寶鏡。又想報仇。於是跟蹤尋跡。二妖人知道不是他的對手。一面加緊隱藏。一面另求能手相助。陳媯尋了兩次。均未尋到。二妖

人藏伏之處。名叫赤鯨島。乃小南極四十七島之二。左有一無名小島。島上有一妖人。名叫田无害。二妖人本已和他定下誘敵之計。全島設下禁制。欲誘敵人入網。陳媽第三次趕去。恰好遇上。因是心辣手快。才一照面。二妖人便死去一個。另一個見機先逃。寶鏡恰在逃人身上。陳媽自是不捨。加急緊追。追到無名島上。吃敵人發動禁制。逼令降服。邪法利害。恐死後元神受了禁攝。萬劫不復。不敢兵解。仇人煉的。又是採捕之術。大仇已結。如若就此降服。身受污辱。元精仍要失去。正在生死兩難。情勢萬分危急之際。桑仙姥師徒。恰在青虹島上遙望。無心發現無名島。妖烟籠罩。桑桓夫婦。知道島主田无害。淫凶陰毒。前涎冷青虹美貌。曾有邪心。嗣知桑仙姥門下愛徒。才沒敢來招惹。留在左近。終是後患。這時既在賣弄伎倆。必又有什好人。被他困住。正好乘機除害。便力勸桑仙姥。一同趕去。到時陳媽因忍苦不從。已然身受重傷。命在呼吸。危機繫於一髮。不特性命。連元神都快保不住了。桑仙姥生平。人不犯我。我不犯人。去乃桑桓夫妻力勸。非出本心。又知四十七島妖人。均有連繫。初意只令釋放。便可無事。也是衆妖人。劫數臨頭。桑仙姥性情古怪。話帶強迫。極不中聽。田无害心涎陳媽美色。和隨身法寶。又當人前。不願示怯。丟臉以爲當日島上。準備周密。許能徵倖。連桑仙姥師徒。一齊擒住。幾句話便動起手來。吃桑仙姥發揮先天乙木神雷妙用。將島上妖人。全數殺死。一名不曾漏網。陳媽也被救下。師徒三人。一看救到的。正是陳媽。桑桓自然仍記前生之仇。反是桑仙姥不令報復。青虹也覺事乃定數。彼雖不是。終是前生師父。現已苦

盡甘來。成道可期。正可以德報怨。解消前孽。何必再使仇怨循環。在旁力勸。桑桓青虹。此生雖是同門師妹。相親相愛。更勝前生。言無不從。又加修道多年。有了功候。經一解釋。也就罷了。當下師徒三人。便將陳媯帶回青虹島。加意救治。陳媯自知所受邪毒過重。除却兵解。難於自拔。既感桑仙姥師徒以德報怨。又不捨靈瓊小築。所遺留的那些珍寶。便與桑仙姥立下誓約。將實話說出。求桑仙姥將他即日送回山去。助他兵解。將尸骨埋藏前居洞內。並把多年聚斂的寶物珍玩。以及師傅法寶道書之類。一齊轉託。代爲保存。容他轉世之後。到了年限。命超羣夫妻。下山接引。這樣不特可以重返故山。並收事半功倍之效。免在塵世裏。迷了本性。以及受人侵害。桑仙姥一聽說。有這多法寶珍物。立即應諾。將他送回山去。陳媯爲只報恩。還把法寶珍物。選贈了三十多件。又將飛狸。提出水來。說明來歷。然後由桑桓冷青虹。用飛劍助他兵解。藉以了結前生因果。陳媯滿擬諸事付託得人。可以無慮。那知桑仙姥。自知劫數。也快臨頭。起初不報前仇。實則另有詭謀。到後又起了貪心。表面應諾。陽與陰違。陳媯靈根未昧。一出生便知修爲。先盼桑仙姥師徒。前往接引。嗣見約期早過。終無人來。心中生疑。也防到師徒生心變卦。不敢冒失回轉故居。又在別處深山中。修煉了些年。自覺法力。已和前生一樣。才自回山探看。想好一番說詞。相機行事。初意對方即便昧良。也有救命之恩。自經大劫。已然澈悟。只肯將代藏的師傳法寶道書發還。別的珍奇玩好。能還固好。不還也就任之。到時故意不提前事。想探出對方口風。再作計較。桑仙姥陰賊險狠。早已屬

網密布。談不多時。便說自己不日回轉青虹島。許住後湖寶庫。點交寶物。陳媽那知他是有心試探自己。是否仍以主人自居。一聽發還前存寶物。心中一喜。便說妹子離山日久。荒居全仗照看。不被外人侵入。患難至交。久別未見。正好聚首。如何便去。桑仙姥自來靈瓊小築。便喜當地風物清美。又以青虹島舊居。與四十七島鄰近。以前常生事故。近又殺了田无害等妖人。仇怨日深。雖然不怕。未來百年內。正是成道大關頭。強敵時來擾鬧。未免妨礙清修。陳媽兵解。隨回島去。用毒鳳神碑。和五行禁制。將洞府封閉。本打定鷓鴣鳩佔之計。永遠據爲己有。陳媽來時。如肯虛心。擊下。甘居弟子之列。也可無事。這一自居主人。立惹下一場大難。剛同走到閣前平台之上。待往後湖飛去。禁制已是發動。剛同走到閣外平台之上。五行禁制。已是發動。陳媽法力既沒有。桑仙姥高。雖已精習五行禁制之術。無奈敵人以先天乙木真氣爲主。平增了許多威力妙用。比他所習利害。又是出其不意。驟然發難。當時如若束手入網。也可保住一命。偏又錯了主意。出時耳聽一聲斷喝。立見當頭。百丈青烟。倒山一般。壓將下來。情知中了仇敵暗算。當時又驚又憤激。自恃幾生修煉的功力。不特想以法力抵禦。並將來時。準備和人翻臉的兩件利害法寶。施展出來。妄想傷害仇人師徒。桑仙姥因桑桓冷青虹。曾經苦諫。說初遇時。殺他報仇。並無不合。以前不肯傷他。並還化敵爲友。受人贈與和重託。爲貪他寶物和洞府。不去接引。已然食言背信。於理不合。現他親身尋上山來。強佔人的寶物洞府。還要行此陰謀詭毒之計。制人死命。良心上太問不過去。師父既不肯聽。

善。還人故物。至少也不可傷他。祇將他逼走便了。桑仙姥先還遲疑不決。二人知他性情雖怪。可以理折。又不服人。再三連勸代激。桑仙姥也覺理虧。才行應諾。祇迫令屈服。捨此而去。本已不想殺害。這一來。立被激怒。竟將五行禁制妙行。全施出來。陳媽和桑仙姥。雖是數世宿仇。兩下動手。尚屬首次。先見青烟壓到。雖被困住。並無預想的威力。以爲今生法力較高。乙木真氣。已能抵禦。胆氣一壯。正在破口大罵。如急施爲。忽見敵人。面帶猶笑之容。將手連搓。冷青虹面容驟變。急喊此女數世修爲。

第三回 恩怨兩難言 誰啓戎心因聚斂 吉凶皆自取 同遭孽累爲貪嗔

煞非容易。又是弟子前師。務求師父。看在弟子面上。推恩饒他一命。桑桓也在側勸阻。仇人連理也未理。同時湖心中。水沸作響。泉眼裏隱有風雷之聲。猛想起桑桓前生。只仇人門下。末學新進之士。死前所發木雷。尚有那大威力。何況仇人本身相對。又是早有埋伏。以逸待勞。那有如此容易。自己所發的那兩件法寶。又吃青氣裹住。身外青烟。看似無什壓力。却是一任奮力飛騰。青烟滾滾。繞身而過。照理少說也飛出了數十里。可是敵人。仍在原立平台之上。自己更是未離跬步。無論上空四方。顛倒往復。往那一面飛行。均是如此。初起不知。稍隔須臾。才看出所有法寶法術。全都失了效用。剛覺出不妙。胆氣一餒。桑仙姥已是發動。手揚處。滿空光華亂閃。宛如萬千道青蛇。電光般。滿空交織。略一掣動。隱現之間。那百丈青烟。

立即化爲乙木神雷。爆裂開來。如換法力功候稍差的人。這一雷中上。休說肉體。便連元神。也被震散。纔算冷青虹心地純厚。仍未忘却前兩生師門引渡他的恩情。見勢不佳。拚受師父噴責。在旁大聲急呼。事已危急。速將元神。遁入湖中。免使形神俱化灰烟。陳媽被他提醒。以前又嚐過木雷利害。和發時情景。一見青色電光亂掣。知道危機已迫。又看出冷青虹。實是志誠相援。明知湖中。也是險地。但是此外無路。百忙中。趕急運用玄功。將元神離去本體。剛往湖中一沉。雷便爆發。血肉橫飛。原身震成粉碎。心中方自悲憤。湖中金水相生的禁制。也是發動。一片彩光。將他元神裹住。捲入湖底泉眼之下。由此被困在內。陳媽見那地方。正是自己前禁飛狸之處。仇人所用禁制。也和自己一樣。只是道路不同。功力較深。另有一種玄妙。無法破他。這時方悟報應循環。師父前道的大劫。實應在此。假使當年。不爲一念貪嗔。就算以後狹路逢仇。照在青虹島。仇人師徒。相救情景。並非不可化解。何致連遭兩次大劫。元神又被禁住。到時五行威力發動。即便能夠支持。被人消滅。禁毒仍是不免。仇人如此狠毒。法力又高。逃出更無望了。越想越悔。恨悲苦。事已至此。有何用處。尤其那金水相生的禁制。非常利害。平時已夠受的。到了子午二時。更發揮無限威力。越是難當。陳媽料出仇人。是想永絕他年之患。每日子午行法。有心滅他元神。正愁照此下去。日久終無倖免。一面奮力抵禦。忍受。心正悲急萬狀。不料五行有救。受了數十天大罪。忽在萬分絕望之餘。在泉眼深處。尋到當年飛狸作替身的斷指。這纔代形的法術。陳媽原會。無如肉身已被炸散。只剩元

神無法割裂代替。但却給他開了一條生路。暗忖那日原身爲雷震碎。也許剩有殘餘。沈落湖底。只能找到寸許殘骨。便可行法。免受禁毒。無奈日常有金水二遁尅制。雖不似子午二時利害。要想尋搜湖底。隨意遊行。直是萬難。事有倖巧。正打不起主意。天又將近午時。方自悲憤憂惶。準備忍受痛苦。不料天已正午。非但金水之禁。不似往日加增威力。反到停了尅制。只水面一層。無法衝上。連受禁毒之餘。忽得此頓覺輕快非常。喜出望外。知道此山。外人足跡不至。必是仇人師徒。有事外出。無暇及此。看這神氣元神遁出。仍是無望。還是先尋到了替身。免去受苦消滅。日後遇上機緣。再打逃走主意。想到這裏。便往平台前面洒去。隔水遙望。桑冷二人。並肩立在平台之上。手指湖中。正在接耳密談。適才明又料錯。許是仇人試看自己功力。故意如此。看能逃走也未。幸喜不曾冒失。中了圈套。不敢大意。悄悄緣湖搜尋。居然尋到了一塊殘骨。因是修道之身。骨髓堅凝。只管水泡多日。內中竟有些須血髓。心中大喜。忙即取回泉眼之中。運用玄功。如法施爲。將那一片殘骨。煉成替身。因幸木體已失。只剩元神。煉時甚是艱難。更恐煉到中途。功還未成。金水禁制。突然發動。既爲抵禦磨折。又要加功行法。雙方並頭。一個支持不住。非僅全功盡棄。并且日子一久。元神多受一次禁制侵燥。便受好些損耗。再煉自是更難。那殘骨也不是容易可以找到。尋時稍爲疎忽。被敵人發覺。受禍更烈。初煉時。心還惴惴。那知道時。桑仙姥已然應了天劫。先天乙木之精化生。不致毀滅神形。本只須運用玄功。以本身精氣抵禦過了時限。便能免難。至不濟捨去現時軀

廢。應了劫數。或以元神修煉。或再另轉人生。均可無害。爲剛愎乖僻。自恃法力高強。生就不滅之體。又不捨這付軀殼。妄欲硬拚過去。以致走火入魔。將元神閉住。人也不能行動。終於仍要重修多年。再受一次兵解。始能成道。無如他那先天乙木之氣。永劍所能剋制。兵解之望。直是無望。錯已鑄成。後悔無及。祇得每日苦修熬煉。等候時機。湖心

爲已甚。見桑仙姥現正緊要關頭。暫時

此樂得故作不知。寬容些日。陳媽全仗這一來。方得轉危爲安。等將替身煉成。桑仙姥也稍爲

了危境。際身子仍不能行動外。已漸能發聲行法。知道冷桑二人。未帶主持湖中禁制。還着實

幾句。陳媽有了替身之事。師徒三人。均不知悉。由此雙方各自勤修。一晃多年。桑仙姥對本身

經深思熟慮。遭劫以前。雖然一意孤行。作那人定勝天之想。對於敗着。也早有一個打算。既恐

青虹法力較差。抵禦不了外敵。一旦被人將洞府佔去。自身雖不致於消滅。保不受人禁制利用。

兵解兩更艱難。又恐桑冷二人。離山他出。捨此而去。心中就想陰謀。再用言語。試探二人心志。假

遭劫以後。法體雖關重要。但可行法禁制。不使受人侵害。盤問二人。如仍在此修煉。便須候到

後。始能出山行動。如願離此他去。洞府一經封禁。不俟自己轉劫修成。便不能再來。心意如何。

明言。免致到時後悔。桑冷二人。夙根深厚。志切金仙。既覺起居陳設。窮極奢麗。就清修不宜。又以

集乙木精氣而生。任是如何勤於修爲。到時依然難免天劫。尤其道家內外功

行。原是並重。桑仙姥一向獨善其身。輕不出山一步。長此相隨。終無好果。平居私議。原有過機。請求下山行道。一面積修外功。一面尋求正教之想。聞言正合心意。桑桓在桑仙姥門下。已歷三生。深知他的性情。爲人心中還在尋思。如何答法。冷青虹見他躊躇。惟恐他戀着洞府華麗安逸。墮了遠志。話說在前。不如挽回。忙先答說。師父道法通玄。已成不壞之身。此番大劫。必能平安渡過。到是弟子等。稟賦既異。法力又薄。不得不按修道人的行徑。循序而進。久欲請求。願允弟子等。出山修積。因恐無人隨侍。未敢明言。師父超劫以後。便須入定靜修。爲時甚久。好在五行禁制。神妙無方。不慮外人侵犯。可否恩允弟子等。下積外功。爲將來成道打算。桑仙姥假笑道。你們有志向上。有何不可。桓兒也是這等心意麼。桑桓隨久。知道老怪刻薄寡恩。說翻臉便翻臉。多少年面上。難得現出笑容。不笑還可。祇一笑。決無好事。但虹話已出口。所說本是同心之言。如若不爲分過。使他一人承擔。非特所受罪孽更大。一個笨巧。迫去一留。就許更無相見之日。立即抗聲應諾。桑仙姥當時猶笑道。你也如此麼。那好極了。此劫我如去。不過。我必使你夫妻。了此心願。但你二人。法力有限。我門下的人。決不容人侵侮。我如尚在。自不怕吃虧的虧。萬一我此次失跡。雖然不致形消神滅。報仇却是無力。豈不使我乾看着生氣。我本不放心。爲此給你夫妻。預爲安排。我如躲過此劫。對你二人去留。自然另有吩咐。否則你們須照安排的那些關口。一一渡過。再出山去。便不致再受人欺。我也就放心了。桑桓

們。只管明言不必藏頭露尾。再者我二人。只想出山。修積外功。也是修道人本分應爲之事。並非叛師。師父又說。即便遭劫。可所法力。封禁全山。不畏外人侵害。我二人留去。無關重要。因此才想乘此閉空歲月。出山行道也。非違背師命。強欲求去可比。如若收回前言。願留在此。又當如何。桑仙姥厲聲答道。言爲心聲。話出如風。豈能收回。我不遭劫。你二人還可無事。否則我雖設下諸般禁制。照我所傳。加工修煉。到了功候精純之時。也並非不能脫出。便平日有點小磨折。也無什傷害。只是出山路上。有一片古林木。我在那裏。設有五遁。你們必須由此穿過。開頭十數年。以修二人之力。僅能強自忍受。等到功候精純。每年到我應劫之日。乃是脫生之機。只到時。沒有人物闖破。便能脫身。還有一樣。我乃靈木之精。乘東方乙木真氣而生。最易啓人覬覦。修道人如得了去。受益無窮。現時自奈何我不得。此次如難免劫。我雖不致消滅。僅剩元氣。遇上真正法力高強的人。仍能制我。多年隱居。不肯出山。以及這樣對待你們。均是爲此。以後無論遇見什人。只能說我已早兵解仙去。如若洩露行藏。休要怨我行事狠毒。二人知他言出必行。向無情義。便也不再求說。一心祇盼他到時。能夠平安渡過。

第四回 劍氣縱橫銅鼓山誅邪祟 烟波浩渺香蘭渚上拜仙眞

或是兵解。均可免去許多罪受。過不多日。便該是應劫之期。桑仙姥枉用了無窮心力。桑桓冷青虹。爲了

自己前途安危也各出死力相助。依然抵禦不過。天劫終局。桑仙姥弄巧成拙。將本命玄關閉住。周身盡廢。不能行動。法力雖存。本命元嬰不能出竅。鬧了個死活兩難。總算遭劫之日。見桑冷二人冒險護持。奮不顧身情景。看出心實無他。略爲受了一點感動。又以他年脫難兵解。仍須倚仗二人之力。才把所施埋伏禁制的機密。一一吐露。傳以趨避之法。並說當初只當你二人生心離叛。將要棄他而去。心中恨毒。故此羅網密布。到時如能忍受。每日雖受一點苦難。尙無大害。只一自恃法力。妄想衝逃出去。觸動埋伏。萬無幸理。日前看出你們對我忠誠。無如一切設施在前。除却煉到功候。自行闖破。非我親身行法。不能撤去。此時身不能動。已無法力。但能照我所傳。勤苦修煉。日常雖不免於苦痛。於修道。上却大有進益。未始不是將來之福。此中機密凶險。我早指示。熬煉到了年限火候。不問我能脫難與否。終有出頭之日。這多長歲月中。保不有外人來此閒遊。如若相遇。仍須慎密。不可洩漏。否則你二人元神。已爲我暗中禁制。呼吸相逼。休看我身不能動。制你二人死命。仍極容易。隨令二人行法。將他法體移入底層地室之下。這些都是應劫十日以後的話。說完。桑仙姥由此便終年不再發言。直到女崑崙石玉環。無心路過此山。與二人相遇。結交定約。桑冷二人覺出脫難可期。師父爲人。乖懷莫測。不知有無別的玄虛。同住拜祝。通誠試探。才答了一個好字。二人見他詞色和善安詳。與前在青虹島拜師時。初見心喜的情景一樣。雖覺可喜。心仍不放。其實桑仙姥自從應劫以來。先還急躁。愈加乖謬。年歲一多。漸漸矜平躁釋。心氣和平。如

以生具異稟奇資。修煉容易。年來虔心默慮。靜體天機。已悟參造化。洞澈先機。知道桑冷二人脫困之期。便是自己兵解之日。祇爲二人心地純厚。只管自己相待嚴刻。無什情義。依然感念師門援引之恩。念切忠誠。多年困厄。毫無怨尤。事前如與明言。反到誤事。因此不爲詳言。僅在呂靈姑等。到前數日。二人照例前往參拜時。略示了幾句機宜。所以二人始終謹畏。不敢疎忽。一聽石玉珠知道桑仙姥的來歷底細。便嚇了個心神皆戰。桑桓更似驚弓之鳥。如非冷青虹暗中堅持。幾欲請客起身。不勞相助了。後聞桑仙姥在地室傳呼。桑冷二人。心還以爲要糟。暗運玄功。變心靈叩問。對於今日來人。竟是隻字未提。只囑速將度厄舟送還。料知師父已許脫困。好不心喜。便請石玉珠、呂靈姑、虞舜華、袁元、南綺、阿莽兄妹等。照預擬之策。分頭行事。桑冷二人。只料定此次。師父不致再鬧玄虛。並沒想一切早已前知。明知衆人。不免疑慮。總覺石玉珠得道年久。衆人惟他馬首是瞻。他既相信。必無差池。師父皮氣古怪。未蒙面光。還是脫困之後。再行詳說。免得中途。又生枝節。功敗垂成。還累良友。自受其害。又以去年。石玉珠去後。桑仙姥只說二人脫困時。自己也可以去掉一些束縛。須開金水之禁。陳媽當於此時。乘機衝入地室。報復前仇。只有人在外防守。不令衝入。決可無事。並未說到別的。以爲外有石玉珠等防護。比預擬的人。還多了幾個。井還多是能手。決可無害。及至到了地穴。假手巨人阿莽。將那禁制元神的鎮物。和五遁樞紐破去。桑仙姥才說起。今日仇人。必定侵入報復。危機一髮。恐該盡冷桑二人。聽他說到。陳媽在湖底。早有替身。休戰。

有心放縱。便真照己意。按時發動金水禁制也無奈他何。現在湖心苦煉多年。不特元神堅凝。法力高強。並還煉就戊土真氣。只等金水之禁略撤。便即出困尋仇。如照以前。原非所畏。無如此時。春蠶自縛。身不能動。元神不能出竅。好些法力。不能行使。萬敵不住。除却西方太乙真金煉成之寶。可使自己兵解。那是再好不過。否則一被侵入此地。我必被他擒去。照樣用五行禁制。將我全身包圍。飽受禁毒之餘。終於煉到形神俱滅為止。仇人元神玄功變化。神妙無方。你二人決非其敵。我雖算出有一線解救。吉凶仍是難知。我這護身乙木真氣。除非前古仙人。用西方金精。煉成之寶。可以破去。尋常多利害的飛劍。俱無用處。兵解一層。實不可靠。法體如被劫去。最好仗今日來人之助。能夠奪下。否則仇人飛遁。異常迅速。你們一追不上。被他將我帶到一個地方。收禁起來。只要受過幾天五行禁制。便能救出。道行元氣。均要損耗不少。追他反到誤事。他自向西。你自向東。即速趕往銅柵島。去求天癡上人。命樓滄洲。使他鎮山元磁之寶。跟蹤趕往相救。如蒙允諾。速行也。許能趕得上。損耗真元。仍所不免。稍為遲延。便無及了。仇人所去之處。也是我的對頭。魁星。你們自往。無能為力。白白吃虧。天癡上人師徒。全知根底。無庸再為先說了。桑冷二人。聞言大驚。又知禁制已去。不能再設心中憂急。便向桑仙姥說。今日所來諸友。頗有能手。也許能將仇人阻住。不令進入。但此後樊籬盡撤。終是後患。還有什別的方法沒有。可否由弟子同諸友人。將法體護送到銅柵島去。桑仙姥厲聲答道。昔年我和天癡上人反目時。會說此身如在。決不自己登門。只管現在

前怨已解。萬無說了不算之理。我如兵解。元神往投。尚還可說。本身前往。豈非自食前言。你二人如念師徒恩義。只照我所說去做好了。說時。桑仙姥對桑冷二人所設的全山五十三層禁制。由中樞破解起。二層層挨次失去效用。只等阿莽將桑仙姥已自設來抵禦天劫的鎮物破去。便算大功告成。二人知道。自在樓閣外面。所施法力。決阻不住仇人侵入。師父又不許將法體護送了走。一心正盼石呂裘虞諸人。能將仇人趕走。緩過目前之急。再作良圖。因向桑仙姥苦口力勸。事須從權。成敗關頭。不可固執成見。致貽後悔。忘了顧及阿莽。桑仙姥所設護身禁制。威力絕大。阿莽初破法時。自覺仙法神妙。身是凡人。只管桑冷二人。力囑無恐。心終懸虛。及至禁制相繼撤去。現出寶座上面法體。見桑仙姥形容。既是醜惡。宛如妖鬼。聲音詞色。又那麻獮屬。本來有些害怕。破那鎮物時。再又發出極利害的反應。一時萬雷轟轟。光煙四射。不由目眩心驚。欲以靈符護身。不料弄巧成拙。已然大功告成之際。爲乙木真氣壓困。尙幸桑冷二人解救得快。雖未受重傷。人已昏迷倒地。同時仇敵。也在桑仙姥身能離去原座之際。在樓外面。運用玄功。分影化形。乘虛衝入。只一照面。便將桑仙姥抱起逃走。桑冷二人。見狀大驚。不暇再顧阿莽。忙即一同追出。這時陳媽元神。已早飛出湖心。因看出仇敵防衛周密。飛劍法寶。個個利害。知道閣前禁制。自己深悉微妙。雖能衝破。仇敵所延的幾個助手。却難對敵。幻景必被識破。非有寶物不能代形。便將前在湖心被困。閉中無聊。收養的怪蟲三頭。作爲替身。外用戊土真氣圍護。用來誘敵。一味在空中閃躲飛騰。等將衆

人越引越高。爲後一個冷不防。將真元神。往閣中撲去。南綺靈姑。首先警覺。知道不妙。趕急追去。飛下時。南綺忽然想起。冷青虹曾有離地飛起。不可再降之言。剛把勢子緩住。招呼靈姑時。靈姑性急。已是凌空飛墮。還未落到閣前平台。便吃乙木真氣包圍。被困在內。左衝右突。不得脫身。袁元和舜華姊妹。祇管留意。無如閣前禁制。已被靈姑觸動。千百丈青霧。騰空飛湧。勢急如電。飛避無及。也同被困在內。石玉珠聽得遺多年。見聞甚廣。因見黃影飛投入閣。大錯業已鑄成。既恐一誤再誤。衆人俱被困住。自己又帶着狄勝男。一個累贅。如再失陷。面子難堪。又見空中。原來的三團黃光。尚在飛躍。本因黃光全無邪氣。不願傷人。這一着急。不由生了敵意。打算不問何物。先破去他。以便少挽顏面。念頭一轉。立即撥頭。向那三團黃光追去。呂靈姑等四人。乾在霧中着急。一任身劍合一。四外亂衝。全無用處。靈姑一着急。便把五丁神斧取出。初意不過情急試用。不料前古元金。所煉至寶。正是先天乙木真氣的尅星。再也恰當沒有。才把斧揚起一擦。那大半輪赤紅如火的光華。發出五色奇輝。精芒電射。千百丈青霧。立往四下。潮水一般盪開。心方一喜。猛瞥見適才所見黃影。由閣中飛出。黃影裏。隱現出一個少女。胸前好似抱有一物。身外光煙閃爍。看不真切。其去如箭。迅速異常。跟着便聽冷青虹高聲急呼。諸位姊姊。快將敵人截住。他把我師父劫走了。話還未了。靈姑已先進去。一聽桑冷二人急喊。追得更緊。同時袁元南綺舜華三人。也自殘烟中衝起追來。上面石玉珠。剛把三團黃光破去。發覺飛蟲幻化。心正有氣。聞見這等情景。立即兩下夾攻。迎

截上來。陳媯見前後皆是敵人。也是悲憤情急。想施毒計。借刀殺人。反身迎着斧光。將桑仙姥。朝靈姑對面擲去。那知桑仙姥早有準備。靈姑當敵人使什法寶。舉斧一擦。正好將他以前作法自做。用來抵敵。天劫。反將元神禁閉的乙木真氣破去。只聽一聲微呻。那團五色光絲。立即破散。桑仙姥尸首下墜。頂門開裂。冒起一幢青氣。簇湧着一個老婦般的元嬰。直上高空。朝着石呂諸人。含笑點頭爲禮。星馳電轉。往東方飛去。眨眼投入遙天雲影之中。不見形影。陳媯見仇人。雖爲元神禁閉竅內。但是功候精純。善於趨避。竟在一髮千鈞之際。借着神斧威力。破去護身真氣。關裂命門。脫體飛升。自己匆迫中。不暇詳思。弄巧成拙。明是報了殺身之仇。反到作成仇人兵解。等他元嬰修煉成功。永無制他之策。心自不甘。悲嘯一聲。自將身外戊土真氣爆散。欲待冒險忘命追去時。石呂裘虞等五人。已是合圍上前。陳媯只管道妙通玄。一則原體消滅。所煉元嬰。功候未到。生前所有法寶飛劍。均在遇害時失去。勢孤力弱。衆人劍寶利害。更怯五丁神斧威力。又聽冷青虹哀聲求告。想起自己。原是他兩世殺身大仇。竟能不修舊怨。後來遭劫被圍。危機已迫。又全仗他和桑桓。釜底抽薪。得有今日。怎對自己的仇敵。便要苦苦窮追。不肯干休。并且仇人飛行絕迅。看那神氣。這些年的靜中修煉。功候也必不是尋常。先天乙木。本是戊土尅星。適才只爲他元神受了天劫反應。禁閉竅內。好些法力。均不能施。才能反客爲主。現已脫身飛升。雙方都是元嬰。論起功力。並不在己下。仇人玄功奧妙。更能發揮本身先天妙用。中途追上。也制他不住。再要窮追到了銅椰島。

天癡上人是他舊友。雙方又有利害關聯。必出護庇。與己爲難。豈非自投羅網。再者此時仇人有許多。能手相助。本來彼強我弱。照他平日爲人。正不必逃。一面和自己相拚。一面令他門人同黨。上前夾攻。自己焉有生路。他却含笑飛去。明示不再修怨之意。自處不利之境。他不尋我。如何反去尋他。歷劫三生。苦煉多年。煞非容易。以前已爲氣量褊淺。飽受災厄。苦難幾於形神皆滅。好不容易熬到超劫脫困。再覓名山。修煉些年。便成地仙不死之身。怎又爲了一朝之念。只顧復仇念切。竟忘利害。想到這裏。不由心驚氣餒。立乘石玉珠攔勸。與冷青虹哀聲求告。趁風轉舵。就便借用呂靈姑的神斧。去償那夢想多年的心願。恰巧靈姑初出茅廬。不識個中微妙。妄自忖度。上來先錯疑了好人。跟着又把仇敵。放進閣去。最後更誤殺了主人師長。連鑄大錯。慚惶無以自容。聽出冷青虹急於爲雙方解去冤仇。少女恰借斧要挾。正好借此稍贖前愆。也沒看石玉珠神色。立即脫口應諾。這一來雙方皆大歡喜。一同去至含青閣中。落筆冷青虹道。才想起阿莽適才雖被全力救脫危境。尙還昏迷未醒。又令桑桓。往地室。將他救治醒轉。給服了一粒靈丹。移入別室。靜臥養神。並回原坐室內。與冷青虹重整酒果。款待衆人。說完桑仙姥經歷以後。又說那少女。前三生名叫陳嬌。因爲精習戊土遁法。論和桑仙姥成了自然仇敵。並無尋仇之意。只爲夙世孽緣。受了妖夫蠱惑挾制。欲乘靈木未成氣候。以前將其制服。逐漸收服五行宗主。融會五遁。自創教宗。欲使舉世修道之士。不論正邪各派。海外散仙。咸爲臣僕。無如妄想雖大。法力有限。這裏靈木之精。未及制服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見面。比時妖人烈火利害。他將天一眞水。像雨一樣發出。向他要上一兩滴。料無不與之理。少陽神君。雖與峨眉交好。我們拿去。又不要他同往。有什妨礙。陳媯聞言大喜。方要稱謝。石玉珠已先說道。裘弟那裏知道。少陽神君。雖非玄門正宗。人却正直光明。所煉丙火。曠世無儔。豈但峨眉。便你我師長。又何嘗不是舊交。那天一眞水。祇這兩處有。他不是不知道。如何可以冒失。你看齊道友破那烈火。用水甚多。實則事後仍可收回。如用來破這丙丁眞火。便是一滴去一滴了。話雖如此。我們話既出口。陳道友只管放心。成敗難知。事則必辦。便天一眞水。也可和齊家大姊。要一滴來。但此事不能由你我出面。我們原定往香蘭渚。去謁寧一子。南妹中途變計。欲助玉花姊妹。除那妖童。我又爲踐冷妹妹前約。便道來此。才有今日之事。助人須要助激。我們可仍去苗疆。助玉花姊妹。除那妖童。陳道友不妨在故居小住。等我們苗疆歸來。然後作爲同去紫雲宮閒遊。不提此事。只由陳道友說。成道須此。求取一滴。我們均不開口。以爲主人日後卸責之地。不過兩月之期。未能趕上了。陳媯喜道。妹子原因初脫大劫。意欲靜養些日。自從遭難以來。久悟昔年謬妄。此間故居。擬贈冷桑二道友。自己不願再住。只舊存法寶。尙須取走一些。略有數日耽延。再者少陽神君。離朱宮。神火利害。雖承諸位道友感情相助。也須作一準備。非有月餘。不能就緒。因此行期擬在兩月之後。並非一定如此。久暫無妨。攀兄攜帶。同往紫雲宮一行。尤爲快事。諸位道友。雖然有事。妹子准在此間恭候。遲早悉憑尊意好了。衆人議定以後。便欲辭別。冷桑陳三人。惜別情殷。再四苦留。

一日到了次日傍晚才得起身。石玉珠因阿莽初愈神弱，身是凡體，人又生得過於長大，有這好地方，恰可安置。反正不久歸來，率性連勝男也一齊留下，改便早去早回，免得累贅。冷桑二人也因阿莽出力受傷，正不過意，一口喜諾。四外禁制已撤，毫無阻滯。石玉珠、呂靈姑、裘元、虞舜華、南綺一行五人，自含菁閣平台上飛起，晃眼便飛出山去。少了兩個凡人隨行，五人俱想早點將事辦完回轉。飛行更速，飛不多時，便入了苗山境界。空中憑眺，日光之下，四望叢山雜沓，林莽蓋地。不時只見猛獸成羣作隊，在下面往來竄伏。迴環數千里，更見不到一處苗峒墟落。石玉珠知道苗人最喜月亮，這等月明之夜，山中苗獠定必成羣出來，吹奏蘆笙，亂擊銅鼓，跳月趕郎爲樂。二妖童既以惑人爲事，又會一些妖法，藏伏之地，許在深山苗獠聚集之地。衆人飛得又高又快，難保不致錯過。好在四無人跡，便令衆人將遁光放低一些，貼着山皮飛行。裘元笑道：山有這多，知道那是妖童藏伏之所，又是深夜，他如藏在山洞裏頭，不錯過了麼？石玉珠道：這一帶都是苗山，東邊一帶便是我們來路。雲龍山的支脈，一直伸到滇緬交界。蠻域之中，我意原因月白風清之夜，苗獠多喜出來跳月，許能訪查出一點蹤跡。不想如此荒涼，現打算照直飛行，越過前面哀牢山，過了紅河，再繞飛到滇緬交界。雲龍山邊一帶，苗墟之中降下。這時天已大明，易於訪查了。衆人俱不識路，自惟石玉珠馬首是瞻，一路飛行，不覺到了滇緬交界之處。正打算沿着紅河，往有人煙的蠻域中飛去，忽見前面高峯刺天，瘴風四起，形勢異常險惡，便把遁光升高，飛越過去一看，峯後又是

一片溪谷。當中盆地上。有一大石台。四外叢林密莽中。隱隱有炊烟浮動。山崖坡澗之間。不時發現苗彝所居的竹樓蘆舍。而來路一段境極荒涼。氣候也不好。知是山中生番野獠聚居的墟峒。與玉花姊妹所說之地。一東一南。雖不甚合。但是野獠這多。也許能找到一點線索。便留了心。正將飛行放緩。留神往下查看。忽見右側。一片極密茂的橡樹林中。走出一隊披髮文身。頭插鳥羽。手執長茅的野獠。當頭四人。長矛插在肩上。分抬着兩個長約丈許的號筒。在前引導。這隊野獠。共有三百多個。內中還有一些抬有大鼓。手持樂器的。俱都生得奇形怪狀。裝束詭異。行走却其遲緩。後面督隊的。是一個身體瘦小。滿頭亂髮披拂。形如野獸的男巫。一手持着一根粗如人臂的白骨。一手執着串鈴。時前時後。時左時右。時而口中怪嘯連聲。瞪目亂迸。時而將身倒立。旋轉如風。隨在隊之後。做作了一陣。倏地一聲極尖厲的長嘯。猛旋轉身。弩箭脫弦般。往來路林中。如飛射出。一時更不再出。前行羣獠。直如例有文章。並無一人回顧。依舊緩步前行。往當中石台上走去。到後爲首四人。兩人一面。各抬着那長號筒。左右排立。抬鼓的幾個。將三面大約方丈的皮鼓架好。餘人也各分排排列。似要舉行什麼大典。神氣甚是嚴肅。中有十餘人。各持利斧。跑到台側密林之內。一會功夫。斫了許多木柴樹枝到來。堆在台的中心。石玉珠見聞最多。看出那是野獠。要用活人祭祀妖神。令衆人停飛。暫隱密雲之中。如若害人。便下救援。因往下觀看。那督隊野巫。慣用邪術惑人。權力最大。橡樹林內。必還有些花柳。林枝繁茂。綠森森一片。看不到底。正待隱身飛入。

林內探看。野猱忽將號筒吹起。聲如牛吼。洪亮非常。同時又將皮鼓打起。蓬蓬之聲。振動山林。跟着四方八面的野猱。聞聲蟻聚蜂湧而來。到了台下。各自環圍拜伏在地。石玉珠略停了停。還未降落。先回林去的猱巫。已二次走出。神情動作。越類瘋狂。面向林中來路倒退而出。跳躍倒立。進退回旋。轉風車一般。通沒絲毫寧息。一會林枝動處。隨着猱巫手舞足蹈。走出兩隻大白象。爲首一隻象背上。坐着兩個年約十六七。裝束得半苗半漢的少年。第二象背上。端坐着一個獅頭虎面。身體奇胖。肩插藩幢。手執金鐘的紅衣番僧。最奇是象前面。竟有兩個女子。吃番僧用一根細線。套在頭上。在地下行走。神情狼狽已極。衆人俱是一雙慧目。見象背少年。不是土著打扮。已早心動。再一看這被擒二女。竟是玉花姊妹。不由又驚又怒。裴元南綺。首先接納不住。當時便要飛落。石玉珠忙止住道。我看玉花姊妹。已爲妖僧邪法所制。前行必是漏網妖童無疑。紅衣番僧。妖黨甚多。不宜使其漏網。他既設下祭壇。必然還有許多做作。不必忙此一時。且把萬全主意打好。再下不遲。隨令裴元南綺。和舜華。分三面在空中。隱身埋伏。堵截妖僧。以防漏網。令呂靈姑。隨定自己。一同相機下手。分配停當。石玉珠和呂靈姑。便即隱去身形。往下略爲降低。停住等候。一會白象走上法台。番僧將手一指。玉花姊妹。自往柴枝堆上走去。靈姑見玉花姊妹。面容慘變。好似失了常度。好生憐惜。情問別時。畢竟真花奇。會允急難相助。如何不見到來。他二人也頗有本領。此。怎會神智昏迷。聽人擺佈。莫非失魂了麼。石玉珠悄答道。我想他二人。必是冷不防中了妖僧暗算。不及

向畢花二人告急。元神便受禁制。否則不會如此。看這情景。妖僧必有攝取生魂的鎮物。但我細查未見。內中必有原故。我們如不將鎮物破去。妖僧再如逃走。追趕不上。他姊妹依然難救。適才不令造次。便是爲此。這事奇怪。也許還有同黨。和主持人未到。下手時。妖僧和二妖童。千萬不可悉數殺死。務須留一活口。以便逼他獻出鎮物。免致債事。等妖僧一發火。鎮物仍未出現。祇好由靈妹。速將飛劍神斧。一齊施爲。殺死妖僧以後。尸首務要守住。或是提向一旁。以防萬一。鎮物藏在身上。同時我便下去。一面救人。一面生擒妖童拷問。說時。妖僧已在台中心坐定。口中喃喃。不住念那邪咒。妖巫和台上下千百野狻。也自奏樂舞踏不休。狀類瘋狂。一時蘆笙嗚嗚。皮鼓蓬蓬。相與應和。四山回應。勢絕雄詭。石玉珠知道妖巫所念邪咒。祇是附和番僧助勢。愚弄野狻。行法的仍祇番僧一個。咒一念完。便該發動妖法。燒形煉魂。無如怎麼仔細觀查。也看不出鎮物何在。靈姑幾次要下。俱吃攔住。意欲等到發火時。鎮物也許出現。然後下手。免費好些手脚。還有債事之虞。這一持重。果然成功。番僧念完邪咒。立有一片紅霧。將全台籠罩。兩妖童隨走向番僧面前。雙方似在爭論。約有半盞茶時。忽聽破空之聲。跟着兩道青白光華。由椽林一面飛來。直投黃烟之中。落到台上。現出兩個妖道。大聲喝道。賤婢甚是倔強。不肯服順。我已無所憐憫。和尙祇修行法好了。話還未完。石玉珠早瞥見妖道手上。一人捧着一個瓦罐。知是攝取二女生魂之物。心中大為

招呼了。說時。二妖童已滿面喜容。由妖道手裏。將鎮物接過。一人捧了一個。站在番僧前面。靜候施爲。番僧剛剛離坐站起。伸手去拔身後小旛。石呂二人。已凌空飛墮。石玉珠仍未現身。首先身劍合一。衝入河霧之中。揚手一雷。照二妖童打去。一聲霹靂。滿台雷火星飛中。妖童所捧瓦罐立卽震破。兩縷青光。微隱卽隱。柴堆上二女。便自回醒過來。番僧妖道。聞得疾風下墮。便知有警。趕急行法護身抵禦時。無如事起倉卒。敵人來勢萬分迅疾。雷火聲中。邪法先破。二妖童也各受傷倒地。緊跟着石玉珠現出身形。將手一指。玉花姊妹頭上紅線先斷。一手挾着一人。駕劍光往上便飛。妖僧妖道。剛怒喝得一聲。靈姑飛劍神斧。也在此時。突然一齊發出。妖僧法力。實是不弱。偏遇見這類前古元金。百煉而成的至寶。加以遭人暗算。暴怒頭上。一心傷害敵人。出那惡氣。並未想到縱身閃躲。瞥見大半輪紅光。發出五色精芒。富頭飛到。以爲尋常道家所煉飛劍法寶。忙把右肩一搖。先飛起火龍也似一道光華。迎上前去。一面搖動右手金鐘。口誦梵咒。遠待施展邪法時。靈姑的五丁神斧寶光。已懸落下。那條火龍。迎刃立解。化爲萬點焰光。一閃卽滅。妖僧百忙中見狀。才知不妙。方想逃遁。已來不及。斧光到處。只怪吼得一聲。便被由頭至腹。齊當中心血淋漓。分爲兩片殘尸。倒於就地。台上下羣衆立時一陣大亂。靈姑原不知妖僧妖道。法力深淺。因日前爲助冷桑二人脫難。追趕陳媽元神衝入含霄閣前。青霧之中。幾乎被困難脫。這時見妖僧法台上。滿佈赤紅紅烟霧。不由生了戒心。又把妖僧認作主腦。下來時。身劍合一。手握五丁神斧。往下斫去。心還以爲

妖僧事前。諸般做作。妖法必是利害。未必一擊便中。及見下手。如此容易。尤其台上紅煙。迥非含青閣前。乙木真炁之比。劍光一衝。即散。毫無阻滯。心中大喜。趕急斬二妖道飛去。二妖道本想用飛劍法寶。追殺石玉珠和玉花姊妹。忽見又一女子。駕劍光飛落。手中持着一件從來未見過的奇怪法寶。先以爲番僧邪法利害。金鐘一搖。敵人便自昏迷倒地。護身法術。也極神妙。敵人萬難近身。不料死得這快。來人才一照面。便是了帳。不禁又驚又怒。更恐妖僧身旁法寶。被敵人奪去。兩人却懷着同樣心思。捨了石玉珠不追。各把手一揚。飛出一道冷森森的碧光。打算先將敵人擋住。然後施展分身化形之法。將妖僧殘尸搶走。取了身旁遺留法寶。再用妖法異寶。殺敵報仇。相機行事。誰知空中。還伏有三個強敵。早就躍躍欲試。見妖道到來。呂玉二人一同飛下。袁元南綺。首先接納不住。一指劍光。流星下瀉。跟蹤飛墮。恰在此時降落。妖道只顧前面。通未覺查。靈姑的神斧飛劍。已非敵手。如何當得住兩下夾攻。又是驟出不意。迎頭先遇呂靈姑。才一接觸。妖道便覺敵人飛劍法寶。大異尋常。心中大驚。又不捨拚着兩口飛劍。不要專心去搶妖僧尸身上所留法寶。正打算運用玄功。勉強支持。不作全勝之想。只抽空搶了尸身便逃。猛聽頭上破空之聲。兩道光華。驚虹電射而來。喊聲不好。趕急向側飛遁。意欲讓過來勢。再取法寶迎敵。南綺何等機智。看出二妖道失勢心慌。更不怠慢。一面催動劍光殺敵。揚手先是一蓬五色彩絲。雨一般當頭撒下。妖道兩口飛劍。非靈姑之敵。本來不能持久。這時急於逃遁。心神一分。吃斧光接連幾撩。袁元的飛劍。與

靈姑的飛劍。兩下會合。再一絞。立被絞成萬點碧螢。四下散滅。隨同圍攻上去。這原是瞬息間事。妖道瞥見南綺彩絲飛到。兩口飛劍。同時消滅。不由忘魂皆冒。不敢再事逗遛。正待施展化血分身之法。向空遁去。倏地震天價一個迅雷。打將下來。妖道剛往斜刺裏遁走。恰好打個正着。袁元等三人。飛劍法寶。又往起一合圍。立被絞成一團血雨落下。石玉珠更將神雷發個不休。休說尸身。連元神也未保存。全被雷火劍光。一齊消滅。這些野狻。俱是山中信奉邪教。喜吃生人的生番。漢人只要迷路誤入。走到他的境內。遇上一個。便休想活命。殘暴凶狠。勝於豺虎。却是個打勝不打敗的性情。又最畏天神惡鬼。台下看妖僧行法。火燒活人爲樂的一羣。先聽晴天迅雷下擊。突有兩個。滿身電光飛舞的女神飛降。一現身。便將妖僧殺死。妖童擊倒。都當是犯了神怒。天雷行誅。女神下界。嚇得心胆皆裂。紛紛忘命四竄。其去如風。轉眼都盡。只苦了台上這些有職司的。一則妖僧護台妖煙。急切間還未被衆人掃淨。無法遁走。二則來勢又極神速。石玉珠深知這類吃人野狻。秉性凶殘。死有應得。雖不值專心殺他。並無絲毫憐憫顧惜之心。又認出二妖道。正是竹山教下妖黨。俱煉有元神化身。心靈相通。求援逃遁。均極迅速。如被行法求救。雲貴邊境深山之中。多是妖黨巢穴。似這兩人。固然無妨。萬一將首要諸人引來。憑着同行諸人。決非其敵。就是當場殺死。只被元神逃走。也是不了。除惡務盡。爲免後患。以全力運用玄功。施展太乙神雷。照定台上。連珠下擊。衆野狻身當其衝。自然遭受地魚之殃。等到妖煙。隨着妖僧妖道殘魂碎骨。一體消滅。衆野狻也

隨着尸橫就地。血肉狼藉百不存一。只二妖童狡詐。先爲雷火所傷。人並未死。自知情勢不妙。一面詐死。倒地。暗伺動靜。一面行法。準備暗放妖蟲傷人。再要不好。便拔刀自刎。將元神附在自煉妖蟲身上。化形遁走。覓地重修。正倒地。上互使眼色。一同下手。不料玉花姊妹。兩個行家高手。自被石玉珠救起。空中神智一清。首先注意到二妖童的身上。雙雙齊喊。恩人放手。我姊妹還有要事。石玉珠見妖僧已死。妖道力竭勢窮。手忙足亂。料無妨害。一面發出神雷。一面放下二女。玉花姊妹。因雷火猛烈。不敢降下。玉花忙命榴花收蟲。自拔頭上金針。化爲一絲火光。朝下擲去。正趕二妖童。覺出大勢已去。凶多吉少。就地一滾。避開正面雷火。雙雙忍痛起立。剛把身畔妖蟲。化爲千百點烏金光華。往上飛去。吃榴花暗中行法。將手一招。全數收去。二妖童望見頭上。兩溜青螢螢光華。滿空遊走。猛想起仇人已被救走回醜。當時面色慘變。各自拔出刀來。未及回手。自刎。那絲火光。其疾如電。已是飛到頭一個妖童。首被穿通前額。慘嘩一聲。死於就地。第二妖童。因立在後。沒有看見。心中一驚。手勢略緩。也被原針打中。跟着石玉珠。連珠神雷發動。連那丟了手中白骨。想要乘機往台下縱逃的妖巫。同時被震成粉碎。事完之後。台上只剩下許多野狸的殘尸剩體。泥石交混。血肉狼藉。一片焦臭。腥惡之氣。刺鼻難聞。看去甚慘。依了舜華。要想掩埋完了再走。南綺又向玉花。詢問經過。石玉珠道。這類野人。都是窮凶極惡。死有餘辜。附近諸山。多是竹山。教下妖人巢穴。本非善地。適才爲幾妖魂。連發神雷。聲聞遠近。保不驚動尋來。他們心靈相通。最長報警之術。飛

行也極迅速。一被追來，便是麻煩。平白遇上，那是無法。妖人妖巫，全數伏誅。只逃走了些無知野狻，事後妖人發現，找不出敵人線索來路。再好不過，我們都還有事。妖人氣數未盡。此時何苦招惹。速即離開爲是。說到這裏，隱聞遙空，異聲啾啾。恍若鬼語。石玉珠側耳一聽，悄道：「不好，快隨我走。」說罷，率領衆人一同飛起。因玉花姊妹飛行不快，便由舜華南綺相助，同駕遁光，側往雲南境內飛去。初飛起時，遙空異聲，除去路一面，似有好幾處。隱約相聞。衆人因石玉珠當先領導，神情匆迫，飛行極速。料有原因，也各催勸遁光，加急前駛。晃眼便是數百里空程。飛了一會，異聲越聽越遠，逐漸消滅。石玉珠才令衆人略緩，一看下面地界，忽將衆人喚住，喜道：「日前我們本定往香閣渚去，見寧一仙師，因事耽延。來時又應了陳道友之約，以爲苗疆地遠，壚峒甚多，二妖童不知投向何處，尋找玉花姊妹，尚須時日。歸來再往紫雲宮，求取天一真水，再同赴磨球島離朱宮，靈焰潭盜寶，事完少說也須四五月後。人事無常，能否有緣進謁，實不敢定。那知才一日夜，便與玉花姊妹巧遇，還除了三個妖孽。適才所聞異聲，便是竹山教下妖人互相傳問的靈話信號。必由雷聲引發而來。他們傳遞極速，我們都能聽到。可知隔近，這還是首孽大敗失勢之餘，稍爲斂跡。遇上警兆，散居各地的妖人，先自互相詢問，非他同黨遇上凶危，不肯出頭。否則那雷聲一吓，便知是正教門下。如在從先，早已四方八面，循聲擁來。不問來人，是否和他爲敵。只是正派門下，必以全力齊下毒手，決不放過了。我料他們聞雷生疑，最後問到被殺二妖人，沒有回應，立即追來，爲首一個妖

孽邪法利害。尤其我們的人。本領不齊。各有所短。遇上時。吉凶難卜。恰巧這一面。沒有回聲。只顧加急飛行。未及細觀。適才一看。前面不遠。竟是瀨池。豈非快事。我們可擇地旁。荒僻無人之處。降下。再踏水往香蘭渚。去以示誠敬好了。說罷。領了衆人。同往池北岸。蘆草叢生的荒僻野岸。降下。略爲歇息。詢問玉花。此行經過。怎會落到妖人手裏。原來玉花姊妹。自從死中得活。頗知警覺。一心傾慕正教。只因衆人力說。苗疆蠻域。感行巫蠱之術。一時不易根株盡絕。如無正人。爲之宗主。後害無窮。只有釜底抽薪。令他姊妹。繼承天靈仙娘法統。嚴訂規條。逐漸消滅。方是良策。玉花一想。玄門修道。最重外功。此舉實是功德無量。好在這些正教仙人。已然相識。只要志切修爲。將來總有仙緣遇合。何況罪真眞。已允收爲記名弟子。更不愁沒有進身之階。先就現成基業。去立外功。等有成效。衆仙自會看重。應命以後。一想二妖童。頗有法力。逃時又帶走了好些惡蠱。如不除去。不特將來各蠻峒苗墟的漢苗人民。交受其害。如等勢力成長。連自己眼前的地位生命。俱不能保。切身利害。自是愁急。所以別了衆人。便往雲關邊界。各深山蠻域中。尋去。時以爲瀨邊地域廣大。盡是高山峻嶺。危崖連嶂。毒嵐惡瘴。榛莽蔽野。無數蠻峒苗墟。零落隱藏其中。妖童爲弓之鳥。望影先逃。定必匿形潛影。難於搜索。旋欲借苗蠻敬畏本教心理。故示神奇。令妹榴花。先充神使。向各峒墟。傳示神命。自己隱隨在後。一路往前訪查。那知道一求快。反幾乎送了性命。那二妖童。人小心大。前在天靈仙娘教下。曾有一次。奉命往瀨邊大諸葛嶺。銅鼓苗峒中。催緊貢品。與峒主龍河旺。

身旁執掌大權的妖巫。結下私交。起初不過想勾結妖巫。準備日後稟知仙娘。奪取峒主之位。這時恰好用上。便投了去。及見妖巫一問。才知是他去年走後。峒中來了一個紅衣番僧。自稱西藏第三法王。不特能夠吞刀吐火。手指生蓮。咒人立死。並能騰雲飛行。用電閃神火殺人。法力高強。來不兩天。便將全峒苗蠻制服。現時峒主和自己。均已拜在他的門下。因聽天籟仙娘美貌。本定不久。便要尋上門去。用大法力強逼成婚。如想仍照從前預計。在此立教。決辦不到。反有殺身之禍。如能回去。勸仙娘嫁他。却是再妙不過的事。二妖童隨把仙娘。已爲人所殺。奪他位的人。比仙娘還美。法力却差得多。法王好色。何不勸他下手。比仙娘在日。更易成就。妖巫聞言大喜。立即引見番僧。也拜了師。第二日又來了兩個竹山教下的妖人。乃番僧好友。連日在商量去尋玉花晦氣。恰值玉花姊妹。尋上門來。二女雖在仙娘門下。却不以師娘所行爲然。又以婚姻失意。心灰氣短。除了每年定時朝拜。奉教而外。輕易不去。妖童奉使。與妖巫勾結之事。一點不知。也未想到。准在銅鼓峒潛身。只是順路查訪。全無機心。榴花先往峒中。宣示神命。峒主妖巫。立出接見。編了一套假話。說二妖童。日前來此。現在附近山洞之中。但他有一師父。法力甚高。宜用計誘。一面威筵款神。儀式隆重。崇敬非常。二女知苗蠻對本教。不如天神。決不敢絲毫違逆。只當無心巧獲。得來容易。加以連日跋涉辛苦。妖童新師。法力深淺難測。打算宴後。再命峒主妖巫誘來。當時擒了就走。正飲食間。猛聽梵咒之聲。番僧和二妖童突然出現。方疑上當。猛覺頭暈心惡。人便昏迷暈倒。容到醒來一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路過發現。因是下手太快。美麗。心坎不。及。施。符。緹。妖。人。便。全。數。送。終。否。則。番。僧。妖。道。俱。已。中。臺。二。女。只。一。脫。困。便。能。制。他。死。命。一。樣。也。是。要。遭。慘。死。二。妖。童。搗。逃。的。許。多。惡。臺。俱。在。身。上。不。及。放。出。二。女。本。不。想。留。來。害。人。也。就。聽。之。事。前。沒。有。收。回。之。念。被。石。玉。珠。連。珠。雷。火。一。陣。亂。打。全。數。消。亡。苗。疆。惡。臺。本。極。猖。獗。爲。害。甚。烈。連。經。幾。次。重。創。之。餘。如。金。蠶。七。修。鐵。翅。蜈。蚣。等。極。利。害。的。惡。臺。俱。已。除。盡。玉。花。一。長。教。嚴。訂。教。規。限。制。只。能。置。毒。飲。食。之。中。極。少。能。夠。飛。出。害。人。熟。悉。苗。情。的。漢。人。一。望。而。知。趨。避。中。毒。以。後。醫。治。也。有。方。藥。尤。其。是。無。故。決。不。害。人。有。受。害。的。也。都。是。貪。心。背。義。激。怒。苗。人。咎。由。自。取。從。此。威。力。大。遜。十。不。存。一。不。足。爲。害。了。說。時。靈。姑。見。那。八。百。里。瀕。池。煙。波。浩。渺。天。水。相。涵。湖。心。鶴。汀。鳧。渚。棋。布。星。羅。宛。如。黛。螺。點。點。飄。浮。水。面。境。象。雄。闊。清。麗。無。儔。正。在。一。邊。聽。話。一。邊。遙。矚。之。際。忽。見。較。遠。一。座。小。島。嶼。上。似。有。一。片。祥。光。隱。隱。飛。墮。石。玉。珠。驚。喜。道。想。不。到。小。寒。山。姊。妹。也。會。在。此。不。期。而。遇。以。後。的。事。想。必。好。辦。多。了。衆。人。問。故。石。玉。珠。道。這。是。我。兩。個。好。友。一。名。謝。琳。一。名。謝。嬰。同。胞。孿。生。他。義。父。乃。武。弟。散。仙。謝。山。自。從。峨。嵒。洞。府。得。一。前。輩。神。僧。點。化。歸。入。佛。門。已。成。正。果。他。兩。姊。妹。也。在。峨。嵒。洞。府。以。後。投。到。小。寒。山。神。尼。忍。大。師。門。下。是。爲。師。二。次。閉。關。我。和。他。已。有。五。年。未。見。此。事。說。來。話。長。我。和。他。別。久。會。稀。亟。於。相。見。過。些。時。再。詳。談。吧。說。罷。衆。人。一。同。隱。了。身。形。貼。水。踏。波。而。行。往。香。蘭。渚。上。飛。去。晃。眼。行。近。那。香。蘭。渚。地。方。不。大。孤。立。水。中。泉。眼。就在。下。面。逆。浪。排。空。宛。如。奔。雪。風。濤。險。惡。地。又。僻。遠。漁。舟。之。所。不。至。渚。上。生。着。千。百。種。幽。蘭。間。以。奇。花。美。樹。

覆郁葱蘢。五色繽紛。宛如仙境。點塵不到。衆人還未到達。老遠便聞見陣陣幽香。南綺原具愛蘭之癖。又見景物如此清麗。贊妙。石玉珠道。寧真人想已知道。我們要去進見。否則這近渚一帶。俱有仙法禁制。早被阻住。不能前進了。話還未完。人已到了渚邊。衆人剛剛上岸。條地眼前一亮。由左側幽蘭叢生的危崖後面。有兩年約十六七的淡妝少女。分花拂葉而來。石玉珠連忙迎上前去。執手相見。甚是親熱。衆人見兩少女。不特貌相如一。連穿着神情。俱都似一個模子印出來。都是美秀出塵。容光明麗。令人不可逼視。靈姑和舜華南綺。本俱自顧美貌。不後於人。見了也。由不得生出一種天人之感。愛敬交疊。不等石玉珠招呼。全趕了去。雙方引見之後。南綺最是聰明。暗忖寒山二女。一般貌相身長。他和石玉珠同輩至交。以後不知能否和他親近。如若微倖。能與常見。應該有個分認才好。便在暗中留神觀察。二女言談動作。到底有無分別長幼之處。看了一會。才看出二女。刻清華朗潤之中。別具一種天真。說話時。面上常帶笑容。一笑面上便微現出一個酒渦。恰是一左一右。這才認定長幼之分。見衆人也在留意觀察。二女有無分別。均未看出。心中大喜。且道。石玉珠正問二女來意。寧真人出遊也未。謝瓔笑道。真人現在洞內。等你們去進見呢。至於我姊妹的來意。暫時却不能和你說。並非隱瞞。也是受人之託。內中有些原故。且等到時。再奉告吧。石玉珠笑道。琳妹近已成長。還是當年天真。你不對我說。我也不問。如何。謝瓔笑道。委實有點關礙。暫難明言。你們見完真人。可還到那裏去麼。石玉珠便說。有一新交好友。要去紫雲宮遊。

玩。因與主人素昧平生。約同前往。代爲引見。只等見完真人。約齊同去的人。便即起身。謝琳笑道。各人都
有各人的心意。有時說早了。反到誤事。暫時不說出來最好。石玉珠因陳燭紫雲宮求取真水。事前不宜
洩露。故此未對二女明說。聞言不禁心中一動。暗忖。聞說謝家姊妹。近已得了小寒山神尼。忍大師真傳。
道法益發高深。莫非紫雲宮求水之事。已被他算出來了麼。才一轉念。謝櫻笑道。石姊妹。你素日對友。雖
喜銳身急難。但也須對方是個好的才行。你那新交好友。人品如何。想必甚好吧。石玉珠笑道。同輩道友
中。那還蓋得過你二位去。尤其品貌天真。更是無人能及。不過這兩位道友。也各有他的長處。內中一個
叫冷青虹。更易引人親近喜愛。但如比起道行法力。那就差得多了。謝琳笑道。石姊妹。眼界素高。這樣誇
他。一定美秀已極。我真想見他呢。謝櫻道。早遲自會相見。忙這一時作什。謝琳笑道。人生遇合。各有因緣。
運數。此念一動。便是種因。到時自然相見。我不過說說而已。石玉珠笑道。想起我們在凝碧仙府。初相見
時。賢姊妹修道已逾百年。依然穉氣未脫。自歸忍大師門下。並沒多年。竟似換了一半性情。連吐屬也變
了好些。真個士隔三日。便當刮目相看了。謝櫻笑道。石姊妹。就愛挖苦人。只顧我們敘闊說笑。却令同來
諸位道友久候。快到洞中。見寧真人去吧。說罷。領了衆人。折向崖後。面前突現一片平地。數十株大逾十
圍的參天老樹。矗立其間。樹枝幹上。各生着好些寄生蘭。葉長二三丈。花大如杯。累累下垂。左邊一片危
崖。更有千百種奇珍名貴的幽蘭。叢生其上。異香芬郁。相與融會。令人聞之心清神旺。衆人除石玉珠在

凝碧仙府。觀賞過兩次。餘人均屬初見。方自心中贊絕。小寒山二女和石玉珠已先往危崖上飛去。衆人隨上一看。那崖高只十餘丈。自腰以下。壁立如斬。通體玲瓏剔透。形勢奇妙。上半一段。突縮進去四五丈。現出一片平地。疎落落長着十餘株老松。松下磐石。上置殘棋。兩旁設有三四石墩。似是真人平日與客對奕之所。全渚皆種幽蘭。獨有此片石地。寸草不生。那些老松。俱自石隙之中怒生。盤紆磅礴。天矯騰舞。清奇古拙。各具姿態。清風過處。發爲松濤。與狂波擊石之聲。相與和應。四望清波浩浩。天光雲影。浩無際涯。眞令人有出塵遺世之感。後面還有六七丈高的危崖。洞穴甚多。主人便就着原有形勝。因勢利建。闢成三層洞府。地方不大。精妙異常。衆人正待循着崖脚石級走上。忽見二層洞內。走出一個十二三歲的道童。笑朝小寒山二女道。李哥哥嫌二位姊姊不肯同去。已賭氣回武夷山去了。家師請你們稍候。就出來。謝琳道。他回山最好。石玉珠見謝琳說時。使了一個眼色。道童便不再往下說。笑問二女道。令世弟也同來了麼。怎我先未看出。道法想必又更精進了。眞是難得。是同來的麼。謝瓔笑道。你還誇他呢。都是家父。愛他過甚。慣成這樣子。以前便愛惹事。近年又奉家父命出山。修積外功。越鬧得不成話。說了風就是雨。不管對方深淺。一味蠻幹。偏運氣好。居然很少吃虧。他和齊金蟻石生。南濟雙童。曷氏昆仲等。八九個人最好。只湊在一齊。必有事故。我姊妹兩個。也不知爲他。操了多少心。去年和峨嵋這幾個小弟兄。假名到金鐘島去看我葉姑。路過小南極無定神洲。存心找人晦氣。將黃沙老祖的愛子愛妾殺死。給葉

姑找了不少麻煩。今早隨便得了一點風信。又想淘氣。因金石諸人正奉教祖齊師伯之命。在煉濟世用的靈丹。沒處找伴。恐自己法力。不是對方敵手。來找寧真人。借件法寶。我姊妹還是爲他才趕了來的。他早來。你未看見。適才我說了他兩句。還是嘻皮笑臉。他同例。不管多大亂子。只一說。就要做到。賭氣回山。決沒此事。不知又安什麼心呢。道童笑嘻嘻插口道。是真賭氣。二位姊姊不許去。師父又不借他法寶。怎敢深入虎穴。否則我也同他去了。謝琳笑道。你也不是什麼好人。定是通同作弊。想瞞我怎行。你才有多大氣候。也跟他學。遲早吃了人虧。再偷偷去哭吧。道童笑道。漫說我不會吃虧。就吃人虧。也不會哭。姊姊放心吧。謝瓔道。如何。話漏出來了。不是。小世弟真胆大包天。我簡直想不愛他了。石玉珠笑道。少說。你姊妹兩個。這叫其詞若有憾焉。其實乃深喜之。令世弟自從妙一真人。引進到令尊門下。彼時才只兩年光陰。如非你二位愛他。帶往小寒山。強磨着令師。傳了不壞身法。又帶他到處遊行惹事。怎會胆子越來越大。自己先誘人犯法。如今又要充好人了。謝氏姊妹。還未答話。道童已在旁拍手笑道。這話真個通極。要不是每次出事。都有二位姊姊趕往相助。小世哥還未有這樣胆大呢。我如有一位有本領的姊妹。也早和他一樣了。說得衆人都笑起來。石玉珠料知二女姊弟。此來必非細故。否則彼此交厚。決不致連自己也隱而不宣。還肯寧一子素來對人謙和。從不以尊長自居。適才已令謝家姊妹。來喚進見。到了這裏。又令少待自出。內中均似有文章。久聞此老。雖然性情冲虛。永不與人爭鬪。結怨樹敵。在前輩散仙中。如論

法力並不在神駝乙休百禽道人公冶黃等人之下。看這情景，弄巧許與自己同來諸人有關，都說不定。正尋思間，一個貌相清癯，長身鶴立的葛衣道人，已由石級上款步而下。石玉珠忙引衆人上前通名拜見。寧一子含笑命起，說道：你們遠來不易，本想延入洞中小坐，盤桓些時，不料適才有人相約，同往西崑崙訪一道友。此時便須起身，無暇接待。昔年煉有一爐靈丹，久無用處，現贈你們每人兩粒，以備不時之需。等你們將來便中路過，再作長談吧。說罷，取出十粒丹藥，命道童代爲分配。長袖一擺，一道白光直射空中，宛如長虹經天，飛星過度，眨眼無跡可尋。衆人各自向空遙謝了一陣。裘元見那小道童，生相清秀，神情俊爽，想走過去請教姓名。道童也覺裘元年紀比他不大許多，是個好道伴，由不得惺惺相惜，對走近前。雙方正要開口，石玉珠笑道：我們只顧說話，還忘了給小主人引見呢。這是寧真人新收不滿十年的高足蔣翊。他和謝真人高足李鴻一樣，都是三歲入門，十餘歲便得了師門心法。休看人生得似幼童，如論法力，差一點的異派中人，却不是他對手呢。隨說，又指衆人向蔣翊分別引見。蔣翊笑道：裘師兄，休聽石姊姊的，我如何能與李哥哥相提並論呢。謝瓔笑道：翊弟不要太謙了。至不濟，你兩人淘氣，愛惹事，總是差不多的。蔣翊聞言，朝二女扮了一個鬼臉，引得衆人都忍不住要笑。蔣翊又引導着周行全諸人，賞了一陣幽蘭。二女便起作別。呂靈姑見二女儀態大方，又聽法力那樣高深，衷心傾慕，聽說要走，好生不捨。脫口道：二位姊姊，道法高深，難得有緣，不期而遇，我等正想多領教益，如何便走。餘人也隨聲附和。

一致挽留。舜華姊妹。因聽二女近日無事。更想約去冷青虹那裏。小聚數日。再行分別。謝玲笑道。諸位姊妹厚愛。我豈不知。聽石姊妹說起冷青虹爲人。頗想見他。只是現在還不是時候。過些日我姊妹自會尋你們去。何必忙此一時呢。靈姑又問二女誰長誰幼。到底有無分別。請說出來。會見時也好稱呼。蔣翊在旁插口道。朋友不交。總該彼此相識才是。他兩人偏長得一樣形貌身材。又愛一樣打扮。好些同道。到現在還分不出長幼來。真個笑話。諸位姊妹。已來了些時。怎還未分出誰是姊妹麼。靈姑。舜華。袁元。齊說二女容貌身材。舉止神情。無不如一。實實不易看出。南綺獨笑而不言。蔣翊道。虞二姊不說話。想是看出來了。南綺手指謝瓔。方要開口。剛說得一個這字。謝琳忙道。我知南妹看出來了。但這樣認法。不算我倒要考你一考。說罷。拉了謝瓔。轉風車般。在場中轉了幾轉。各綑着臉。同聲問道。諸位姊妹認來。南綺見二人。頰上梨渦。全都未現。笑道。我祇看出二位姊妹。言貌身材。以及神情動作。無不相同。只玉頰梨渦。一左一右。略分長幼。非到笑時。仍看不出。這等寶相莊嚴。就認出來。也是碰上的了。衆人聞言。方始省悟。石玉珠笑道。不見二位妹子這等童心。已近十年了。今日有什可喜之事。如此高興。謝瓔道。琳妹天性如此。我只好隨着他些。否則又不高興了。謝琳微嘆道。沒見你這樣老實人。自己先認了姊妹。還教人猜呢。我是妹妹。沒的教人認錯了。你屈尊吃虧。這酒渦真討厭。要都生在一邊不好麼。說到末句。忍不住嫣然一笑。右頰上酒渦立時現出。衆人都笑了起來。二女和石玉珠。始終未提。何日再見。又聚談了片時。二女作別。

走靈姑見二女。只朝衆人含笑揮手。道聲再見。跟着祥光微閃。便即無影無蹤。不知去向。既未見飛起空中。更未聽到什破空聲息。心中贊羨非常。衆人正要跟着起身。蔣翊忽拉裘元笑指道。裘師兄慢點走。又來人了。衆人隨手指處一看。兩道劍光。宛如白虹貫日。在西北遙空雲影裏。挾着破空之聲。朝香蘭渚這面電駛而來。晃眼飛墮。現出兩個道裝少女。石玉珠和蔣翊。忙向衆人分別引見。才知來人。乃是峨嵋派門下弟子。墨鳳凰申若蘭。和女空空吳文淇。見面之後。問起寧一子。已赴西崑崙。謝家姊妹。已然來過。申若蘭驚道。想不到謝家姊妹。竟有如此神通。我們真慚愧極了。蔣翊問故。申若蘭道。我和吳師姊。日前路過一位老前輩。本命我兩人先來這裏。後去小寒山。託謝家姊妹辦一件事。我因那事着重。謝家姊妹分別數年。渴欲一見。又以爲時尚早。寧師伯輕不出門。路又順便。意欲先去小寒山。約他姊妹一同來此。不料到時。他姊妹正隨侍忍大師坐禪入定。留有一紙。上寫他姊妹。得忍大師指示先機。早知究竟。如欲晤談。請在小寒山少待。否則日內必去峨嵋。與一般姊妹道友共謀良晤。我素來性急。等了一日不見醒轉。他又沒寫明確時候。那位老前輩命我兩人先來這裏。對他姊妹二人坐禪入定之事。必已前知。心想往返不過半日。何必在那裏枯候。便趕了來。誰知他竟分身神遊到此。既與寧師伯見過。此事定已有了眉目。蔣師弟可知道麼。蔣翊笑道。知是知道一點。暫時還不能說。吳文淇道。那就師伯了。謝家姊妹說。日內要往峨嵋相見。我們還是回山等他好了。石玉珠道。我與二位姊姊也有兩三年不見。難得不期而遇。如

何便走。謝家姊妹蛾眉之行也。無這快二位。近年已得師門真傳。掌教師尊。近已閉關。不須親前隨侍。反正山居清修。出入任意。並無要事在身。何不枉駕同去做友。那裏小聚數日呢。申若蘭笑道。妹妹那裏知道。自從那年。掌教師尊和諸前輩師長。奉師祖玉篋金勒。就着舊居凝碧崖。以玄門無上法力。沸石溶沙。模山範水。鼓鑄峯巖。陶冶邱壑。宏開五府。再建仙宅。羣仙咸會之後。門下男女弟子。便奉師命。各本自身根器。功候法力。分由左元右元二洞。所設各種魔障險阻。闖將出去。或由火宅衝出。或由十三道鐵門限內越過。一切均無阻滯危難。方許去至正殿。領了法寶傳授。經由飛虹橋上火山。積修外功。從此自立洞府。往來自如。衆弟子中。除了本來根器極厚。功力高深的寥寥十多人。通行無阻。祇李英瓊妹子。法力不濟。根器緣福極厚。仗着白眉禪師。前賜佛門至寶。硬由火宅衝出。向芳淑司徒平二人。各得乙凌二位師伯之助。也勉強轉危爲安。越過十三限。餘者多是知難而退。甘在兩洞危壁石穴之中。苦修靜俟。水到渠成。有那心存微倖。或是急於成就。自恃太高的。火宅衝出太難。走的人還沒兩個。都想用自身飛劍。法寶護身。強以定力。由十三限衝出。不料全碰了釘子。總算師恩深厚。一到危時。便加解救。否則縱不遭劫身死。也須重傷。或是走火入魔。我便是其中之一。因想一人力薄。還約了凌雲鳳。秦靈英等六位姊妹。將各人法寶飛劍。聯合一起。先以爲怎麼艱險。也能渡過。誰知人數越多。念越不齊。尤利害是開頭已然連合。便成一體。休戚相關。牽一髮而全身皆動。祇管事先商定。潛光內照。護住元神。一任護身寶光劍光擁着。

緩緩前行。不論有多利害的境象。視若無覩。不去睬他。好在師父。加恩護持。決不致於真正受害。明知幻象。這還有什可慮。誰知上去。真個容易通過。到了第四關上。不知怎的一來。六人明在一處。並未分開。竟會成了六起。各自爲政。晃眼如醉如癡。入了幻境。（事詳拙著蜀山劍俠傳第廿五六集。）如非師父恩憐。全都走火入魔。就到如今。也休想行動一步。大家一齊遇險。受害深淺。各有不同。我微倖算是較好。修煉最快。二次通行時。也最容易。可是欲速不達。直到如今。所許外功。仍未修積圓滿。前年掌教師尊二次傳授本門心法。又須加緊修煉。內外功同時都要修積。表面上好似正路出身的弟子。不比奉有特命出山。大都身負重任。無什閒暇。來去行止。均可由心隨意。毫無拘束。實則一天也不敢鬆懈。幸而自知道淺力薄。難與諸先進同門爭衡。不敢自立洞府。約同吳李萬裘諸同門。稟明師長。乃就在山居住。在師門庇翼之下。不用馳心外道邪魔侵擾。以便一面修積。隨時領受恩師訓誨。省却許多煩擾。則有之。要似英雲八姑姊妹和嚴莊金石諸葛林岳諸先進同門的法力。既是高強。功行也將圓滿。行止施爲。更是無不由心。那就差得太多了。這次祇是偶和吳姊妹抽空出山。修積一點外功。遇見一位老前輩。命爲代辦一事。方得到此。出來已有多日。近來奉命採藥的兩輩弟子。已相繼回山覆命。各地同門。應交靈藥。也都送到。不久開爐煉丹。就許命我二人。隨同守爐。如何敢在外面逡巡呢。石玉珠見他和文淇。雖祇兩年不見。道氣益復盎然。宛如仙露明珠。自然流照。料知功力大爲增進。暗忖峨眉門下。進境真速。贊羨不已。玉花姊

妹。更是中心敬仰。自恨福薄。問道之心。越加堅誠。申吳二人。自是謙謝。石玉珠也不再挽留。略訂後晤。便同別了蔣翊。各自分道起身。申吳二人。自返峨嵋山不提。石玉珠和裘元。南綺。舜華。靈姑。玉花姊妹。一行七人。便即起身。往含青閣飛去。劍光迅速。不消多時。便是飛到。冷青虹。桑桓。陳媯三人。此時嫌怨既消。十分投契。正在閣前平台之上對奕。俱沒想到石呂諸人。回來得這等快法。互相見面。說了前事。靈姑見勝男姊弟。未在台上。一問冷青虹。才知阿莽傷勢。治愈以後。昨日隨了冷桑陳三人。出湖登岸。閒遊全山。並去陳媯故居小坐。歸來天已昏暮。行至湖邊。忽遇一錢姓紀的道友。說奉青城山朱真人之命。因竹山教改了約會之後。自知法力不濟。又去長狄洞。勾結了兩個利害妖孽。朱真人為破妖法。不久便要設壇。祭煉法寶。恐勝男姊弟去晚了。不及傳授。命來接往。已然走了。石玉珠道。我因紫雲宮。不能帶他二人同行。我由磨球島事完。又須回山。諸位暫時無人。送他前往青城。帶了是個累贅。放在這裏。也有不便。這樣省事不少。陳道友如無什事。此時便可去紫雲宮了。陳媯知石玉珠急於回山。呂裘諸人。奉命行道。也不宜多有耽延。略為盤算。答道。妹子新近脫劫。元神未固。現正每日子午二時修煉。本來尚須月餘光陰。無如諸位俱都有事在身。諸荷鼎助。已極感愧。再為妹子多延時日。心更不安。妹子意欲勉為其難。先去紫雲宮。求來天一眞水。再行相機行事。諸位道友。以為如何。石玉珠道。道友元神已然凝固。無須過慮。我意磨球島。遲早前往無妨。紫雲宮之行。却以早去為宜。夜長夢多。據我看來。現已有好幾位知道此事。齊秦周

三位主者。一不能裝糊塗。這水就不好求了。舜華冷青虹。俱說此論甚是。事不宜遲。我們走吧。陳冷桑三人。便留衆人。小住一日。略浣征塵。明晚起身。就便款待玉花姊妹。遊玩全山。玉花姊妹。聞說紫雲水仙宮。闕之勝。自恨無福。不能隨往。好生難過。靈姑南綺勸道。你姊妹不要介意。只志切向上。此次回去。正位以後。多積善功。上次拜畢道友爲師。已然種因。遲早自有仙緣。遇合。卽或不然。我們將來。如有成就。也必設法引渡。使求正果。你放心好了。玉花聽二女說得十分真誠懇切。不禁感激涕零。再四稱謝。當晚冷桑陳三人。先在閣中。設下盛宴款待。雖非世俗筵席上的魚肉珍錯。却也備極豐腴。尤其是各種佳釀菓脯。甘芳腹嫩。雋美無倫。無一不是罕見珍品。問起來。路十九均是飛狸平日所獻。保存至今。衆人各快朵頤。贊不絕口。連石玉珠。已然辟穀的人。也隨衆飲啖起來。時正月明。湖波渺渺。平勻如鏡。時見朵雲冉冉。浮沈碧空。影落水中。上下天光。一齊流走。一面是雲樓斜壁。玉棟雕梁。霞光瀲灩。金碧輝煌。與中天月華。掩映生輝。眩爲異彩。衆人憑欄賞月。臨流把盞。直有置身瑤宮貝闕。境真天上。不似人間之感。石玉珠多歷仙山靈境。舜華南綺姊妹。所居長春仙府。更勝於此。委元也會見過。不以爲意。靈姑因境由人建。陳設器用。過於華麗。覺非真修道人所宜。只管誇好。也無動於中。玉花姊妹。生是蠻荒天蠶仙娘洞府。只是清潔無塵。多陳珠玉錦繡。俱是人間之物。幾會見過。遠等光影繽紛。喬皇清麗之景。健羨非常。現於詞色。陳媪笑對玉花道。昨日我和冷桑二位道友。約定磨球島事完。一阿另覓洞府清修。故居已不願再住。只是昔年

修建這含青閣。以及到處搜掘這些器用珍玩。會費多年心力。一旦棄却。也覺可惜。別位道友。志切請修。必不願在此久居。一個付託失人。又造孽因。正愁無人接濟。適才盤算。令姊妹承繼天籙位業。苗蠻初附。如在此居住。創立教宗。大可炫耀苗蠻心目。使其增重信仰。這裏居停有主。日後我們舊地重遊。也有一個東道。實是一舉三得。合宜已極。意欲以此相讓。不知願否。玉花驚道。這裏仙山宮闕珍寶甚多。最易引起妖邪生心。我姊妹二人。法力淺薄。如何承當得起。冷青虹道。這層我們已有打算。既請你姊妹居此。焉有任令妖邪侵犯之理。只問是願意不願意吧。玉花苗女天性直率。心口如一。便答道。這是神仙住的地方。只愁沒福享受。焉有不願之理。陳媯喜道。你姊妹不要犯愁。本山原有桑仙姥遺留的乙木禁制。一切俱早佈置停當。只須如法施爲。足可自保。你天資穎悟。學他不難。有這一夜功夫。由冷桑二道友傳授。明日便能運用自如了。玉花聞言大喜。衆人也都代他忻慰。樂於玉成。桑仙姥所設乙木陣法。本是寶物。現成設備。席散同去地室。經冷桑二人。一一指點演習。並述其中微妙。到了次日。玉花全都學會。冷桑陳三人。又引衆人。往閣後寶庫中去。將原存法寶取出。分別帶上。南綺見法寶。共只十餘件。其餘珍玩寶物之類。不下千件。均是人世罕見之物。看出陳媯。大有一去不歸之意。笑問這些好東西。莫非都不要了麼。陳媯慨然道。昔日一念貪嗔。造下許多魔孽。自遭大劫。方始省悟。日前諸位去後。本意仍由冷桑二位道友留用。因是志切清修。堅拒不受。這些東西。尋常人得去。反是禍水。並且爲數太多。便贈新居。停也非所宜。諸

位道友不妨隨意取攜。再贈幾件與玉花姊妹。餘下的仍給埋入地底。以免留在世上害人。諸位以爲如何。石玉珠和舜華南綺。本沒把這類珍寶放在心上。裘元靈姑更恐犯了師門戒條。俱都謝却。玉花姊妹自覺得居這類神仙宮室。已出非分。衆人俱不肯受。如何還起貪心。也以婉言辭謝。陳媽嘆道。妹子昔年爲寶忘身。千方聚斂。惟恐所得無多。今日諸位如此高潔。真非人料。石玉珠道。這話也不盡然。海內外散仙地仙。有宮室器用之美的。也不在少數。只不是百計千方。專一尋取而得罷了。陳道友以前之失。不在藏珍。而在強以法力。迫得異類。誅求無厭。以致惹出許多事來。天地珍物。顯晦有時。沉沒千百年。既被道友掘發出來。也是定數。何必重又埋藏。我們實是用他不着。我看玉花姊妹。無什法寶。內中頗有幾件。可以祭煉。不妨代選幾件。再挑幾件難得的。送往紫雲宮。作爲禮物。餘者仍用法力。暫時封藏。以備日後或有用處。即便無用。寶庫本來深藏湖底。又有禁法封閉。尋常異派妖邪。無法攻入。並也無從知處。真有極大法力的道術之士。又不會生心掘取。比另行覓地藏。穩妥得多。何必多此一舉呢。衆多稱善。陳媽道。妹子也是驚弓之鳥。未免多慮。以珍物太多。聚在一處。易啓妖人覬覦。我們不在此地。玉花姊妹力薄。縱令寶藏不被擄奪了去。也是麻煩。弄巧人還受害。故想將他分散開來。另覓幾處。隱秘之地埋藏。免有後患。石道友既說無礙。便仍由他在此。將來再作計較好了。說時。冷青虹又再三向衆力請。各取兩件。以誌因緣。衆人不願拂他感意。各自商量。檢那稍爲有用的。取上一件。石玉珠取了一粒夜明珠。舜華取了一

雙溫涼玉環。菱元。南綺。靈姑三人。因聽石玉珠說。這些珍物。本質極佳。中有好幾件。得了去。如肯下功夫。俱能煉成法寶。都是一般心思。無如庫中珍物過多。珠光寶氣。相互輝映。看不出那樣合宜。又不願食多。正在逐漸摩挲打量。陳媽因這次磨球島之行。一半仰仗靈姑。心存酬勞之想。見三人久無中意。倏地想起一事。喜道。三位道友。志切清修。這些珍奇玩好之物。料難入選。不必找了。記得昔年。屢次強迫飛狸。尋掘古仙人遺留法寶。他俱堅持不肯。末一次。同他前往海中。掘取藏珍。因答應只此一行。歸來便即放他。面上似有喜容。歸途所有珍物。均係妹子行法攝過。內中有一個碧玉枕。他獨親自抱持不放。我問與這類相似的玉枕。已有好幾個。爲何如此重視。他說內有十九柄古錢刀。乃古仙人舊物。祇消知道用法。再加祭煉。便可運用。但寶主人。昔年仙去。將此寶埋藏在一個亘古無人的火山峽壁之中。原藏洞壁上。留有古篆咒訣。並記明源流。以及行使之法。那地方終年烈火千丈。連我也難進入一步。祇他可以犯險出入。非等我撤去禁制釋放。由他獨自前往。不能得到。問他頭次得寶時。怎不記下。他說烈火時有強弱。爲取此寶。已費了不少心力。犯了若干大險。等發現壁間古篆。看不一半。火勢忽強。再如勉強延挨。便須命喪火窟。嗣想再去。便被我擒住等語。因我屢次逼令尋掘法寶。無力應命。這次慨允放他。才將此寶獻出等語。我知他是恐我事後食言。以此要挾。等將玉枕封禁破去。打開一看。果是一十九柄錢刀。形製奇古。精銳內蘊。幻爲奇光。果然不是常物。我也會行法運用。竟似頑鐵。全無靈效。怎麼盤問他。始終咬定牙關。

非等放後。去將咒傷抄來。不知底細。先同往探。也堅拒不允。方想將他替身尋到。姑且釋放。相機行事。隨遇二妖人。在附近掘到一面寶鏡。不合貪心奪取。

第五回 狂颶起遙天飛斧玄雲傷怪士 祥霧消却火沈舟碧海訪珠宮

弄巧成拙。反遭暗算。回山遷怒飛狸。毒刑拷問。復施金水之禁。由此成仇。他甘受禁毒。不吐隻字。明知枕中錢刀。是件異寶。連費了若干心思祭煉。並向友人請教。始終不知底細。不能運用。一賭氣。將他收藏在後面那些不甚心愛的珍物之中。一直不會取視。又隔一年。便遭大劫。早已不在念中。適才方得想起。令師朱真人。得道多年。法力高強。見聞廣博。同道中尤多天仙一流人物。當能查知來歷。三位道友。何妨將他分帶回去。請令師鑑定。加以傳授。也許能副尊意呢。庫中寶物。俱由陳媽採取海中珊瑚。作成各式隔架。巧奪鬼工。精麗無倫。頗費了一番心思。玉枕就藏在最後寶架上。陳媽隨往取出。衆人見那玉枕。通體碧綠。形製古雅。看去一色渾成。並無縫隙。陳媽雙手握緊兩頭一推。忽然分裂爲二。上半是蓋。下半有十九個凹槽。每槽各臥有一柄錢刀。長約五寸。精輝掩映。宛如新鑄。石玉珠和舜華姊妹。俱都識貨。一望而知不是常物。好生驚奇。刀雖十九把。匣只一個。不便分數。靈姑爲人謙退。不肯收持。袁元南綺看出陳媽意在靈姑。也不肯拿。石玉珠道。你三人不必謙讓。此寶現尙不能運用。在誰手內。都是一樣。我聽家師說。

青城初傳弟子。共十九人。此寶怡是一十九柄。與人數恰巧暗合也。許將來貴派同門。人各一柄。我看玉枕長有尺餘。靈妹也不好攜帶。還是交與南妹。暫時收藏。等朱真人看過。傳授用法。作主分派吧。眾人俱以爲然。南綺身畔法寶囊。本可收藏多物。不顯痕跡。聽衆人如此說法。便取來收了。冷桑陳三人。又選了幾件寶物。贈與玉花姊妹。重又行法。將寶庫嚴行封閉。退了出來。重向玉花指示完了機宜。一同作別。往南海紫雲宮飛去。南綺從小便住長春仙府。新近才隨婁元出外行道。和婁元靈姑一樣。都是初次飛渡海洋。見那海中波濤浩瀚。漫無際涯。水碧天青。風景壯闊。俱說有趣。舜華和三人。原把遁光會合一起。聯袂而馳。見狀笑道。這裏剛離中土海岸。只是天水蒼茫。眼界空曠而已。要到紫雲宮那一帶。才是真好呢。婁元南綺俱都性急。聞言便問何時可以到達。舜華道。我也沒有去過。只是聽說相隔中土。有好幾萬里。就我們劍光迅速。也得些時。才能到呢。南綺撇嘴道。原來並不曉得。也要笑人。石姊妹紫雲宮舊遊之地。我問他去。靈姑見石玉珠。同了冷青虹。桑桓。陳媯四人。也和自己這撥一樣。爲減長途寂寞。便於說話。把遁光合成一體。在前急駛。兩下相隔。尙有里許之遙。笑拉南綺道。反正是到。問他則甚。婁元也說兩下遁光已各聯合。這一來。彼此都要費事。不令前往。南綺嘆道。我本來和石姊妹搭伴。你偏要我到這邊來。先還以爲大姊近年。常往海外訪友。多少總知道些。不料全是茫然。這樣好景緻。却不知一點底細。多麼悶人。說時。舜華遙望前面天邊。有一片灰雲浮動。便道。颶風來了。你就追上他們。也是一片烏黑。什麼也

不見。袁元道現在日朗風清。碧空晴朗。那來颶風。舜華道。你沒在海上來過。怎知天氣變化。那朵灰雲。便是風母。勢還猛惡異常。少時便叫你知道。衆人飛行迅速。又當風的來路。話剛說完。那片灰雲。已漸展佈開來。先祇呼呼有聲。迴顧身後來路。尙是晴空萬里。水天一色。隨聞異聲尖厲。起自雲中。跟着狂風大作。海中狂濤澎湃。駭浪羣飛。矗立如山。天旋地轉。駭人心目。晃眼之間。風勢益發猛毒。再顧身後。已是冥冥沈沈。一片濃黑。耳聽風聲水聲。上下交闕。宛如崩霆怒震。萬竅皆鳴。除石玉珠等四人遁光。在黑影中閃動。朝前飛射外。什麼也看不見。衆人衝風飛駛了個把時辰。那風仍未過完。袁元南綺。正說大不做美。這樣多麼悶人。忽見前面黑雲中。銀輝萬道。四下分射。石玉珠等一行。竟被裹入在內。隨着劍光法寶。紛紛飛起。似在與人爭鬪神氣。衆人一見大驚。趕急催動遁光。飛趕上前。這時因爲颶風太大。加上高空原有的罡風。衆人逆風而駛。雖精遁法。畢竟吃力。石玉珠一行四人。法力較高。飛行漸前。袁元等一行。便漸落後。兩下相隔。約有二三十里。等到追近。又發現銀光萬道中。還雜着無數暗紫濃黃色的焰光。石玉珠等四人劍光。已由分而合。大有轉攻爲守之勢。估量敵強我弱。石玉珠等四人。既難取勝。自己這一撥。也佔不了上風。想起靈姑。五丁神斧。威力甚大。或能取勝。便令靈姑。取出備用。只一分清敵我。立即下手。靈姑剛剛點頭。如言將斧取出。準備施爲。猛聽波的一聲。一團皎如明月的銀光。倏地當空爆散。洒了滿天銀雨。同時又是一道長虹也似的紅光。在黑雲中。連連掣動了幾下。那些紫焰黃光。似覺不支。倏地合而爲

一。往左側逃去。南綺早分辨出雙方邪正。又見銀光與石玉珠等會合飛來。料定逃走的是妖邪。也沒看清石玉珠等是否追敵。脫口便喊。那是異派妖邪。我們快些將他擋住。四人遁光會合。本由南綺一人主持行進。口中說着話。手一指。早往近側紫焰黃光逃路。迎截上去。靈姑和南綺最是交厚。本就言聽計從。加以出山不久。年青好勝。所得五丁神斧。屢顯威力。心粗胆壯。一來一去。兩下迎湊。只是方向略偏。自然晃眼撞上。對面敵人。又早看出有正派中人。架了遁光。擋住去路。并未放在心上。不過新遭挫折。無心樹敵。本意往側面遁走。免得多事。一見對面迎來。分明有意相欺。不禁也生了氣。更不躲閃。正待近前。現身喝問。看是何來路。是否明知故犯。再作計較。那知道四人。到有三個。都是初出茅廬。不知利害。也不認識這些異派中的高人。又都心急喜事。眼看兩下快要接觸。相隔還在三五丈間。南綺這裏。首將遁光一分。靈姑隨持五丁神斧。身劍合一。飛將出去。竟未容對方現身。大半輪紅光。早發出五色奇輝。精芒電射。直朝對面紫黃焰光中飛去。只聽哇的一聲厲嘯。焰光中現出一個虬髯赤臂的道者。滿面怒容。注視靈姑。一點即隱。靈姑的劍光斧光。已跟着往前一絞。眼看紫焰黃光。紛紛散亂中。突有一道紫晶晶的光華。挾着霹靂之聲。比電還快。往斜刺裏射去。眨眼沒入狂風墨雲之中。無影無蹤。靈姑出時。南綺本意隨出相助。舜華爲人溫和。平日人不犯他。輕易不肯出手。比較沈穩。先看出石玉珠等四人和那銀光。是朝自己這面迎來。並未往側追敵。方覺有異。敵人已是迎面。猛想起紫黃色焰光的來歷。不禁大驚。忙即拉在腹

綺時遁光分處。靈姑首先出手。未容出聲喚止。雙方勢絕迅速。敵人業已受傷遁走。知道仇怨已結。方在
 情聲埋怨南綺冒失。石玉珠也率衆趕到。遁光重又會合一起。靈姑只聽南綺的話行事。那知事情輕重。
 石玉珠又是成事不說的人。見面先給同來的人引見。才知前面不遠。便是元龜殿。那枚銀光與敵人交
 手的。便是散仙易周的孫媳。綠鬢仙娘韋青青。同了他的好友白鴻島主。展舒王嫻夫婦。逃走的敵人。名
 叫赤臂真人連登。法力甚是高強。本是風馬牛不相及。只爲王嫻生得絕美。連登偶遊白鴻島。與他相遇。
 誤以爲尋常慘女。想收爲妻妾。說話冒失。動起手來。其實連登雖是旁門。講究採補。人却講禮。所有姪妾。
 也以旁門中人爲多。全出心願。並不強迫。更不向尋常民間擄掠。平日又喜作些濟人善舉。因此各正派
 中首腦對他都有容讓。他也從不與各正派門下爲難。有時遇上事。反到出力相助。或爲雙方化解。這次
 如知王嫻來歷。也就不會生心。一則見人太美。二則慶王二人隱居絕島。夫妻同修仙業。除往謁易周外。
 無什同道往還。極少人知底細。海外各島這類散仙修士甚多。俱無什高法力。連登無心初到。只說彼此
 都好的事容易成功。那知對方並非弱者。一聽出口不遜。又是邪魔外道的裝束神情。不等話完。一聲怒
 叱。便動了手。王嫻法力雖高。却非連登之敵。偏巧展舒從不獨出的。這日恰往左近海底。採取珊瑚。不在
 島上。尚幸王嫻機智。長於潛形水遁之術。見勢不佳。先自遁入海底。不會被他擒去。連登還不死心。算定
 這島他的巢穴。早晚必要歸來。假意離開。暗中回來。隱身島上守伺。等了一會。王嫻尋到展舒。一同趕回。

連登才知二人本是神仙眷屬。自知無禮。本想現身分說。化敵爲友。因聽二人咬牙切齒大罵。憤怒已極。如若出現。必討無趣。反到難處。便用法力。在石壁上。留下幾句告罪的話。暗中飛去。展王二人。也是三生情侶。前兩世備歷艱危。受盡苦難。比冷青虹桑桓夫妻所受。不在以下。或且過之。二人終是精誠團結。生死不渝。直到今生重聚。才得苦盡甘回。不特價了雙棲之願。並還遇合仙緣。同注長生。所居飛鴻島。地雖不大。却是氣候清淑。風景幽麗。四季長春。點塵不到。夫妻二人。修煉之餘。除了玄龜殿。散仙易周湯晟父子。是師門至交。不時常往。望看盤旋外。每日只在島上作些賞心樂事。遨翔碧海青天之間。又各有極高深的法力。端的美滿已極。自從隱居此島以來。永過着安樂歲月。從未有入到島上侵犯過。忽然遇到這樣。無因而至的橫逆。又斷定對方是個十惡不赦的妖邪一流。王嫻匆匆和人動手。便遭挫敗。又事會問得名姓。無處尋訪。如先詳易周打聽。也不致於生事。祇爲二人心還以爲。當時事出不意。加上存有輕敵之念。好些法寶未及使用。展舒法力。又較王嫻高些。未免心有所恃。再看敵人。壁間留字。明是謝過。語語恐嚇。却不留下名姓來歷。頗似有心作僞。使人不備。好多次潛來侵犯。斷定妖人。既已生下邪心。必要再來。自己多年心血佈置。棲隱修煉仙島。難免不遭毀損。便在島上遍設埋伏。準備以逸待勞。報仇雪恥。再爲世人除害。那知連候了多少日。仇敵終未來犯。這日想起玄龜殿。已有經年未去。易周散仙前輩。見聞衆多。仇人雖未留下姓名來歷。照那奇形怪狀的貌相裝束。也許知道。何不就去看望。前往詢問。也好傳

「打算。王嫻本認此事爲生平奇恥大辱。報仇之心太急。聞言立即同行。事有湊巧。行至玄龜殿不遠。恰值海上颶風大起。王嫻忽發童心。要和展舒排盪風雲爲戲。以試各人法力深淺。展舒知愛妻雖然得道多年。猶是當年嬌酣好勝性情。必是近日虔心修煉。功力精進。想和自己較量。便即笑諾。因恐易周父子說他夫妻炫露。沒有再往前進。就在當空暫停。王嫻令展舒先試。展舒笑道。休看我們俱精道法。畢竟還是造化力大。你看風勢如此猛惡。要想全數禁制。固是萬難。就是排盪出數十里。清明海面。也非易事哩。說完。把先天純陽之氣。調煉純一。運用玄功。一口噴出。一股白氣匹練也似。其疾如箭。朝風陣中衝去。那吃狂風翻滾湧起。黑沈沈。密密重重的亂雲海霧。隨着這道家所煉純陽乾罡之氣。所到之處。立即由細而洪。現出一條里許長。一頭小。一頭大的長術。逐漸擴大開去。那狂颶水霧。只在術外。怒嘯猖狂。乃是陰靈瀰漫。不能見物。只一點也侵不到裏面。王嫻知丈夫有心相讓。功力尚不止此。直說這樣不算。今日須要各憑真正法力比試。免得事後。又來說嘴。展舒給愛妻再三催迫。心想此時不致有人經過。即便有什高人經過。這等險惡天氣。至多笑己賣弄。也不致遭人嫉憎。隨又加功施爲。張口向外連噴。眼看風雲排盪越遠。已有七八里路之遙。正在運氣凝神。想到十里遠近。止住。另換愛妻來試。忽聽身後隱有破空之聲。由遠而近。霎時颶風正烈。海水羣飛。山立百丈。此起彼落。前後激撞。發爲海嘯。天空旋颶。何止萬柱。也是互相排擠衝軋。匯成怒聲。直似萬雷轟發。地裂天傾。震耳欲聾。就有多麼洪壯的巨聲。也爲所掩。換了道

行稍差的人。這御空飛行之聲。本極細微。就在近側。也聽不出。何況又自遠道而來。展王夫妻二人。因是功候精純。展舒更極謹細。惟恐被外人撞見。早也留心。一聽便知有高人。由後飛來。正待收法。讓他飛過。再說。免被看見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猛覺前面也有人飛來。而且更近。似將到達。心方一動。忽聽有人怪笑道。何方道友。在此驅逐風雲爲戲。雅興不淺。聲隨人到。一片紫黃二色的焰光閃處。由前側面飛進一個貌相醜惡。佩劍執拂。道袍只穿大半邊。露出一條右臂的虬髯道人。才一照面。倏地笑道。我當是誰。原來是賢伉儷。麼。恕我魯莽。底下話未說完。又聽耳側一聲嬌叱。王嫺飛劍。已如銀龍離海。飛將出去。展舒原聽說過仇敵形貌。也自警覺。相繼飛劍出去。合力夾攻。王嫺久已氣憤。惟恐敵人逃遁。無處尋蹤。邊關邊罵。喝問無知妖道。叫什名字。笑答道。貧道連登。那日偶遊仙島。誤認這位女道友。小姑居處。一時無知冒昧。致有非分之請。後知二位道友。本是神仙眷屬。自覺理虧。因賢伉儷正在憤怒頭上。不容面致歉忱。只得在壁上留書告罪。悄悄離去。只說此怨已解。不料今日無心相遇。二位道友。依然不忘前惡。我想天下無不可解之仇。何況事出無知。如能釋嫌爲友。固是幸事。否則話已說明。就此拉倒。也還省事。須知貧道並非怕事。只爲理屈在前。不得不甘退三舍。如真非成仇敵不可。那日賢伉儷雙雙歸來。貧道也正隱身在側。要是心存叵測。變生倉卒。事出不意。只恐二位道友。法力雖高。也難保不吃一點小虧。貧道不過說錯了幾句話。何苦逼人太甚。展舒見連登貌相裝束。雖是醜怪。談吐不俗。也還講禮。與別的妖人。專一蠻橫。

刁狡。恃強爲惡者不同。並且所說也是實情。那日他隱身在側。自己竟未覺出。雖然心有戒備。不會大意。到底難說。對方法力又似不弱。就動手也未必要佔上風。與他爲友。雖非所願。得了就了。也省許多糾葛。方想與此解消嫌怨。各自東西。不料王爛。天性嫉惡。恨極了異派妖邪。又聽連登想要化仇爲友。越認他是見硬來不行。故意藉此進身。心藏詭詐。見展舒沈吟欲答。知道丈夫性情和易。就許應諾。不由氣往上撞。大喝無知左道妖孽。我夫妻只爲世人除害。誰聽你這些鬼話。有什本領。只管使來好了。連登本來性如烈火。早覺對方不知進退。聞言勃然大怒。喝道。你二人既是不納忠言。一成仇敵。那就莫怪我狠惡了。說罷。將手一指。紫黃焰光。忽然大爲增強。展舒知道愛妻這一來。強敵已樹。仇怨已結。也以全力施爲。兩下苦苦相持了些時。越來越怒。漸成了不能兩立之勢。正打在緊急頭上。先是易周之媳。易巖之妻。綠鬢仙娘。章青青飛到。緊接着石玉珠。同了冷青虹。桑桓。陳媧四人趕到。石玉珠認得綠鬢仙娘。章青青見與妖人對敵。本欲相助。剛要上前。忽認出對方竟是赤臂真人。連登和師父半邊老尼相識。並還幫過同門姊妹的忙。章青青雖助展王二人對敵。一面却向雙方化解。忙卽住手。也在旁代爲勸說。南綺等四人落在後面。只見石玉珠等四人遁光。分而復合。誤認作敵人利害。改攻爲守。實則旁觀相勸。并未動手。這時連登吃展王二人同聲怒罵。又因歸法。各毀了兩件法寶。心已發橫。見章青青上來。先助敵人夾攻。然後在打出易周旗號。解勸認作有意相欺。上來先存敵意。同時展舒因見敵人利害。爲恐愛妻有失。運用

玄功以全力防護。有兩件利害法寶。均無暇施爲。而敵人的飛劍。漸漸越迫越緊。正在惶急。恰值韋青青趕來相助。立即垂機。施展法寶。連登雙拳。難敵四人。驟出不意。幾乎受了重傷。越發火上添油。怒發千丈。不但不能勸解。反到厲聲喝罵。連韋青青也罵在其內。韋青青素常性傲。和王朔既是至交。又持有公公作主。自不把連登放在眼裏。見連登不聽勸解。出口傷人。冷笑一聲。喝道。連道友。你自無故登門欺人。我已勸王姊姊看我分上。不與你一般見識。還要任性猖狂。不肯干休。連我這說和人。也罵在其內。我不過家君有命。說你在異派中。比較無什大惡跡。給你留臉罷了。既非自討無趣才走。那也無法。但是話須言明。展道友夫妻。隱居飛鴻島。二三十年。從來不曾與天爭執。這次是你無理侵犯。其曲在你。今日我強出頭。打抱不平。將你趕走。如是好的。以後不必去飛鴻島惹厭。只管到玄龜殿。尋我家算帳好了。說時。一邊示意。展王二人。少時不可窮追。手揚處。早把乃翁易周最得意的法寶。赤電神梭。取在手內。發將出去。展王二人。見先發寶物。未曾傷着敵人。心中忿忿。逕把輕易不捨使用的寒魄珠。取了一粒。搶先發出。連登正聽韋青青的話。有氣未及反唇相譏。猛瞥見敵人揚手一團皎如明月的銀光。迎頭打到。因展王二人所用慧光劍。也是銀光。還當是同類的飛劍。又加增了一道。自己採取虹霓之氣。煉就的劍。悉神妙無方。爲了敵衆我寡。恐防法寶暗算。已然運用玄功。與身合一。照舊迎敵。不會在意。誰知銀光才一接觸。倏地爆散。紫黃二色的劍。悉焰光。立被震散了。些並覺奇冷之氣。侵骨砭肌。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。那劍

光也如銀雨飄空。一閃即滅。這才省悟。此寶乃敵人採取月魄寒精。煉成冷雷。幸是修煉功深。法力高強。稍差一點的人。不死也必受重創。就自己元氣也耗損了不少。心方驚怒。韋青青的一道朱虹。也挾風雷之聲。聯尾飛到。認出此是易周所煉純陽之寶。對方既將此寶取出。施爲必是真奉易周之命。特意援助。展王二人。抱着必勝之念而來。所帶寶物。尙不止此。出時因生平無什仇敵。又自恃玄功變化。好些法寶。俱未帶出。不想狹路逢仇。受此惡氣。敵人有了此寶。決難取勝。久了只有吃虧。這裏又離敵人巢穴甚近。更不見機將易周老兒引來。更無幸理。越想越恨。勉強支持了兩下。委實相形見絀。沒奈何只得強忍憤怒。縱遁光逃去。逃時回顧。先兩敵人已被韋青青阻住。不會追趕。前面却有正派中遁光飛來。受挫之餘。不願多事。本意往側讓過。偏又遇上南綺靈姑。兩個初生犢兒。冒失迎上前去。惟恐不勝。妄用五丁神斧。等石韋展王等七人趕到。錯已鑄成。連登已受傷逃走了。大家說完經過。韋青青聽說衆人要往紫雲宮去。喜道。久聞紫雲宮。水晶宮城。仙景無邊。幾次欲往觀光。不得其便。鼎鑊二子。曾隨舍妹去過。回家來說。起宮中美景靈奇。谷發嚮往。只爲與舍妹性情不投。懶得煩他。小兒在峨嵋。又是末學後進。每隔三年。恩准歸省。爲期只得三日。常日積修內外功行。無暇同往。前者開府威會。與二雲姊妹。匆匆一見。又無深交。難爲不速之客。宮外又設有幾層禁制。碧海千尋。外人和沒去過的。直難登門。石道友與二雲姊妹交厚。難得有此勝游。可肯攜帶同往。一開眼界麼。石玉珠道。齊秦周三位道友。人既謙恭。性又和易。府上與峨

峭淵源甚深。就無妹子陪往也。必歡迎嘉賓。蒞止決無覓拒之理。至於宮外禁制更無足慮。齊家大姊近來道法益發高深。宮中設有一座寶鏡。又新闢了一條甬路。可不必由辟水牌坊前海眼入內。迎仙亭故址也。經修復。有客入宮。人還未到。宮中寶鏡先現形跡。主人再一行法。迎仙亭連那小島和甬道入口。立即現出。不是令門下弟子金萍黃鐵娘。便是主人親自出迎。還愁找不到麼。韋青青道。原來如此。我只道入宮不易。空想了些年。不會如願。可恨鼎震二兒也。幫他姑娘哄我。說得那等難法。石玉珠道。這事莫怪以前紫雲三姊妹。正在閉宮修煉。外人確是難進。我說這些。俱是近來的事。前面不就是府上麼。今日天變利害。連我們也直到近前。才行看出。韋青青道。金間已到。請諸位道友暫停雲步。小坐片時。容我稟知翁姑。同行如何。衆人多知易周乃散仙中前輩。有數人物。難得遇到這樣機緣。俱想拜見。石玉珠和韋青青女神嬰易靜姑嫂。本是舊交。自無過門不入之理。聞言齊說。理應前往參拜。韋青青甚爲忻慰。衆人便把遁光合成一齊。同往玄龜殿飛去。行不多時。忽見前面狂風慘霧之下。有一大片白影現出。韋青青笑道。本來只玄龜殿上空。有法術禁制。風霧不侵。如今荒居全島。俱現清明。必是家君知道諸位道友惠臨。特地掃蕩風雲。迎接佳賓了。話剛說完。遁光迅速。已由黑風陣中衝出。眼前倏地一亮。已到了玄龜殿上空。往下降去。衆人見來路和四外。依然漆黑。風聲霧惡。海濤怒嘯。震撼天地。宛如一團黑城。將全島圍在中間。下面却是水碧山青。波平浪靜。瑤宮貝殿。宏麗如畫。那玄龜殿矗立海濱。前有一片廣大平台。全島

寶城十九俠 第十九集 第五回

一二〇

地勢宏敞。山勢秀潤。並無劍拔弩張之致。到處嘉木美蔭。繁花似錦。十幾所金碧樓台。參差掩映。位列其間。一任四外風濤肆虐。黑霧彌天。內裏却是點塵不起。正想贊美。韋青青已領了衆人。越過平台。往殿中走去。連經了兩層殿閣。面前突現出一座拔地孤起。厚只五六丈。高廣約百丈。滿佈碧苔的。排天嶂壁當中。却有一個由地平起。高約十丈的大洞。恰成了天然門戶。由門走進。又是一條極寬大的白石甬路。兩旁平原。盡是高約數十丈的森林。甬路由此逐漸高起。到頭一處樓閣。方是易周起居之所。韋青青領了衆人。正往裏走。忽一垂髫侍女。由門內走出。對面迎來。近前對韋青青說道。老太公已知諸位遠來。因值靜修之時。不及款待。諸位又有紫雲之行。久留恐有延誤。令師父陪了諸位。走至靈石仙館小坐。便即同往紫雲好了。還有展師伯與師伯母。如願留此。客處不多一會。老太公日課也就做完了。韋青青知道乃翁日課早完。此是託辭。心想今日來人。公公決無推而不見之理。聽口氣並不願展王二人同往。內中還有一番原故。且喜紫雲之行。不會禁阻。便即應諾。展王二人雖也聽出易周留他在此。祇好久慕紫雲仙景。難得遇此良機。易周又未明言阻止。也就不以為意。衆人因有遲恐延誤之言。島主又在入定。不能進見。多主即時起身。以免誤事。只石玉珠一人明白易周先天易數精微。才長於前知。必已算出衆人將有磨礪島之行。他和少陽神君多年老友。如與衆人相見。便難置身事外。其勢不能阻止。又不能先向少陽神君告警。最好不聞不問。免使心生芥蒂。故此推託不見。又催速行。實則紫雲宮主者。齊靈雲。周輕雲。秦紫玲。

三人近年外功業已圓滿。只在宮中修煉。享受仙福。輕易不肯離開。即使他往。也有一人留守。決無相左之理。見韋青青挽留甚殷。並說自己還想送點禮物。力請衆人。去至靈石仙館。少爲款待。歇息片刻再走。便向衆人道。主人情意殷殷。我們也不在此片刻之留。並且來路不遠。又遇颶風相關。大家頗費一點力氣。此去紫雲宮。還有不少路。宮中地域廣大。萬一寶鏡現出形跡時。主人和他門下女弟子。恰有事他往。不會在側發現。我們還須直降千尋海底。穿行海眼。去到前宮避水牌坊。叩關求見。深海水的壓力。重如山岳。陳道友元神初固。裘呂二位。修爲年淺。雖然可以各用法寶。聚劍合力護身。避水降落到底也是費力。且隨韋道友。去至靈石仙館小坐。略爲歇息。再把這裏的青靈乳飲上一杯。助點氣力。一方也領了主人感意。豈不是好。韋青青道。石道友話說極是。至於直入海眼一層。到無足慮。家君頗煉有幾件辟水法寶。我可向阿婆討兩件來應用。此時便由海底穿行。比起空中飛行還快。只大家局促一處。促膝而坐。稍爲氣悶一些。有了此寶。足能抵償這停留的時刻了。衆人本愁風勢狂惡。空中飛行。難免稍爲緩滯。聞言甚喜。韋青青又道。諸位道友俱都心急求快。我也不作客套。逕令小徒引往靈石仙館。我先去取那法寶。就來說罷。轉身往閣後飛去。那少女便領衆人。由森林小徑穿出。忽見平湖在望。鏡波浩渺。廣約數十頃。長堤如帶。環繞湖邊。中有里許長。五七丈寬的石地。由湖濱起。突入湖中。盡頭處。矗立着四十多丈高。敞許方圓。上豐下銳的石峯。雲骨撐天。通體玲瓏瘦透。上有數十百個孔竅。大者一二丈。小者三五尺不等。

妙在由下至上。各孔相通。峯頂形如朵雲初升。上面却極平坦。主人就着原來形勢。建了十來處飛樓亭台。最上一層。名爲靈石仙館。人登其上。一面是海天相接。波濤浩瀚。一面是湖光山色。青碧相輝。全島景物。齊收眼底。端的妙極。衆人到了上面。那少女乃奉青青新收弟子。名喚蘇芸。款接甚是殷勤。請衆踞坐之後。便憑欄嬌喚玉奴。有客在此。快同他們。取十盞青靈乳來。石玉珠笑問。玉奴是那白鸚鵡麼。蘇芸答道。這十幾隻鸚鵡。只有玉奴。最爲靈慧。能做好些事。正說笑間。忽見殿閣後峯。飛來一羣鸚鵡。五色相間。文采煥然。當頭一隻。皎白如雪。紅睛鐵喙。尤爲神異。各用嘴啣着一個帶柄的白玉盞。平穩飛來。穿櫺而入。到了衆人面前。雙翅招展。只飛不動。候衆人將盞接過。方始去飛。衆人見玉盞雪白。形製古雅。那青靈乳只得半盞。顏色湛碧。青白相映。先自悅目。入口更是甘芳涼滑。令人服後。心清意遠。素元正想問何物所製。白鸚鵡因吃石玉珠。喚住撫問。還未飛去。忽然叫道。蘇鸚鵡。師父來了。還不接去。嗚聲甫住。韋青已換了一身雲裳霞佩。容光流照。飛將進來。對衆喜道。阿婆今日高興。竟把他老人家昔年和家君。漫遊海景的濟勝之寶。碧沈舟借給我們了。此舟乃前古獨角天犀之角所製。長約丈五。昔年和家君。漫爲想。窮遊蓬海。周覽海中景物。因海底深黑。海水壓力太大。妖物蛟螭之類更多。水行費事。難於隨意安遊。恰在本島湖心。發掘到一根奇巨的犀角。費了不少心力。煉成此寶。行在水中。能隨意發動風雷。精光遠射。任多黑暗的深海底。所經二三十里以內景物。纖毫悉見。多利害的妖物和敵人。也難侵害。形式與

效與鼎震二兒所持。九天十地辟魔神梭。略有不同一樣也可穿行地底。但是通體透明如晶人在其內。遠近可見。不似神梭。只有一兩處洞眼。遇見強敵。還要關閉。飛駛也極迅速。用作長途水行之用。真是再好不過。衆人自是忻慰。章青青隨同衆人。向湖濱飛落。沿堤走不半里。到了。一個形似船塢的水閣裏面。一會便有一條形似梭魚。碧色晶明的東西。掠着水波。飛駛而來。晃眼到了衆人立處。青光微閃。那魚形之物。忽在頸部。現一圓洞。章青青由內現身。向衆招手。衆人知那魚形之物。便是碧沈舟。上去一看。舟形完全似魚。那艙便是魚腹。入口處在頸部。魚頭內還有風雷禁制。外面碧綠。滿布極密細鱗。由外觀內。只是碧光閃閃。映水生輝。由內望外。却如隔着一片極薄的水晶。一覽無遺。分外清明。人一進內。將出口一封。便通體渾成。不見絲毫縫隙。艙中几榻坐位。用具全備。錦綉文褥。華貴高潔。舒適異常。大維丈許。十來人坐臥其中。甚是疏散。一點不嫌擁擠。坐定以後。章青青去至舟首。發動仙法。將手一指。全舟便往湖底沈去。晃眼順着湖側。一條通海的小溪。駛向海內。全舟立即大放光明。由舟殼外發出百丈銀光。舟中雖然明如白日。只是舟外光華返映。一點也不耀眼。一會越降越深。漸達海底。舟外光華照處。海底各色各樣奇魚貝介。種數何止萬千。紛紛迎外而逝。有時駛向海藻珊瑚繁茂之區。只見海水停碧。翠帶飄舞。珠樹成林。紅株槎枒。齊泛奇光。相與輝映。再有那深海中潛伏的吞舟巨魚。大如山岳。三五棲伏。遙峙前路。鱗而望見光華。猛然激怒。紛紛鼓浪揚鱗。張開比城門還大的十倍巨口。迎面駛來。快要近前。因見光華

險烈。略爲胆怯停頓。吃盡青青。略一施爲。發動雷火。連聲霹靂。過處。一齊掉首驚走。狼狽逃去。迴旋之際。海底泥沙。立被擾動。激成無數山岳一般的急驟。那舟一任水勢如何顛狂。照舊安穩飛駛。去如激箭。全不動搖。沙均五色。內雜金沙。舟光一照。平捲起千尋彩浪。萬丈金雪。四外魚貝。受不住。巨浪排盪。上下飛舞。異態殊形。千奇百怪。景物端的奇絕。引得衆人。喜笑顏開。紛紛叫絕。婁元笑問。這魚和山一樣。大留在海中。豈不爲害。韋仙姑怎不將他除去。韋青青道。這類大魚。俱是千年以上之物。看似龐大凶惡。實則蠢然一物。虛有其表。並不爲害人類。終年棲息海底。非到壽盡遭劫。輕易不現出水面。因是潛居一地。不常變動。海中魚介生物。只不去往他口邊送死。便不致遭吞噬。並不爲害人類。又以這類前古才遺的大魚。已漸絕種。所以家君阿婆。每次海行相遇。俱都放過。至多發動雷火。將他驚走。不肯傷害。最可惡的還是象鼻鯨。和各種鯊魚海蛇之類。常人在水中遇上。決無倖免。尤其鯊魚。身量不甚長大。凶殘無比。紫雲宮附近。出產最多。還有一種有毒的大蝦大蟹。爪長幾及三丈。牙利如刀。差一點的漁舟。吃他一夾。便成兩段。連舟帶人。全做了他口中之物。此外惡物。種類雖多。俱不常見。只上述這幾種。爲害最烈。前聽鼎兒說。紫雲三主人。會想將宮前鯨鯊等惡物除去。免得蕃殖生息。爲害世人。不知怎的。掌教真人。不許殺戮。也未舉辦。此舟水行極速。大約再有一兩個時辰。便可趕到迎仙亭下面了。南綺笑道。想不到海底生物。種類這多。景緻如此奇絕。可惜有事。舟行甚速。好些景物。沒看見。便一晃而過。否則使這隻寶舟。緩緩遊行。

沿途細心觀察前去。正不知有多好看呢。韋青青道：「這有何難？等到紫雲宮歸途，我們緩緩遊行，再到寒家小住幾日再走。不是好麼？」南綺笑道：「要能這樣，豈不是好？無如我們還有事呢。陳媽求取真水之事，石玉珠本未和韋展王三人明說。韋青青雖知此行有事，因婆母叮囑，遊罷即乘原舟回島，不可他往。知有關礙，聞言并未往下深問。王嫻和南綺雖姑一見投緣，人又坦白天真，恰是聯肩並坐，便問何事。南綺不好意思拒却，笑答此時還不能定。等事完回來，再對你說吧。」石玉珠恐他還要往下追問，一眼瞥見前途海水通紅，正想設辭岔開，忽聽韋青青道：「前面火山又爆發了。不知又有多少生物葬送火海之內。反正路過，待我將船升上水面，看能救點生靈不能，就便也可觀看奇景。」裘元問道：「這裏怎會有火山爆發？」石玉珠接口道：「聽說紫雲附近，千里方圓以內，有不少島嶼，俱是火山底子。當初紫雲三女：初鳳、二鳳、三鳳降生的安樂島，便爆發過一次。比時初鳳剛到紫雲宮，修煉不久。二鳳、三鳳報完父仇，留戀故土，恰值地震山崩，火山爆發，幾乎死於沸海以內。前行數百里，便是安樂島故址。你聽地底雷鳴，已生海嘯，這深的海水，連望都成了紅色，勢子猛烈，可想而知。越往前去，海水越熱，如到當地，只怕全成了沸湯了。海中生物，如何禁受得住？天變終是利害，就有道術的人，遇上時，也須加點小心。我們現在碧沈舟內，所以毫不覺熱，如由水底遊行，就有劍光護身，恐也難受呢。浩劫已成，我們就上去，施展全力，恐也無濟於事呢。舟行之處，相隔災區，只三二百里途程，一晃便是臨近。耳聽海嘯之聲，越發洪厲，碧沈舟往上斜駛，漸漸升

出水面。前行雖是順水。此時也成了逆流。舟才出水。便見海面上。洪波矗立。宛如山崩岳墮。奔騰洶湧而來。這一帶原是前遇颶風。發源之地。本就不會停歇。再經地震山崩。烈焰肆虐。越發助了威勢。漫天黑霧。沈沈中。遙望前面火烟突突。上衝霄漢。火山附近。千百里方圓以內的黑雲。都被映成赤色。駭浪排天。幻爲紅紫。碧沈舟衝風穿濤而進。有時一個山岳般的巨浪。迎頭壓到。吃舟外神光一逼。一聲怒嘯。立化萬重雪浪崩墮。頭一個浪山。剛剛衝散。第二浪山。又復壓到。似這樣一個接一個。衝駛過去。因那海水。已成沸湯。多麼強大凶惡的生物。也禁不住。加以逆流狂濤。力大如山。每一浪山崩墮。必有無數大小魚介之類的屍體。急滾翻飛。隨波往四外漂流。看去慘絕。衆鬼浩劫已成。前途火山太大。就拚着受熱。多費心力。也難過止。方共慨嘆。那火山離舟。已只三五十里。轉瞬既至。身在寶舟之中。水火不侵。雖然不怕。要想出舟。行法救熄。却是萬難。韋青膏剛說。這火沒法救。還是把舟沈入海底。繞將過去。不惹他吧。一言甫畢。狂瞥見火山頂上。狂風暗雲之中。有一幢彩雲。往來遊動。火勢好似較前減小了些。石玉珠定睛一看。不由大喜。忙請韋青青。先將碧沈舟止住。暫緩前進。悄告陳靖道。前面那幢彩雲。便是紫雲宮主人。秦紫玲的彌塵旛。你看火勢漸衰。必是用那天一眞水。來此救火。只不知齊眉二位主人同來也未。那天一眞水。先天癸水。精英所萃。任多猛惡的火。均能熄滅。並且用後。還可收回。火勢這大火區又廣。用得必多。我想請諸道友。舟中暫候。你我借着路過相助爲由。趕近前去。乘機和他要上一些。他必不好意思推却。並且日

後對少陽神君師徒也好說些見時我自有的話點他。如能暗取到手更好。他三人道法高深。就不明白。故纒也。必看我情面。不致見怪。你只放心大胆行事好了。說罷便和陳媯立起。向衆說道。前面火山上空有人救火。似是紫雲宮中主人。我和陳道友意欲出舟相勦。就便還有幾句話說。諸位道友如見火已熄滅。那幢彩雲飛去。我二人不會回舟。便是同了主人。先去紫雲宮相候。請即駛舟趕去好了。衆人會意。俱都點頭。韋青青見他和陳媯耳語。衆人俱不隨行。自己須要行法駛舟。不能同往。便笑道。去是可以。但此時舟外酷熱如火。不比舟中清涼。尋常金石到此皆溶。請先將身劍合一相俟。舟門一開。立即飛出。免受名熱之苦。石陳二人依言。放出飛劍。爲了慎重。又各取了一件法寶護身。彼此劍光聯合一起。轉瞬停當。上韋青青行法戒備。舟門一開。立有一片冷森森的寒光。擋在前面。令石陳二人衝光而出。以防舟外熱氣侵入。二人便隨着光影分合之間。飛將出去。才到外面。首先覺到的。便是那猛惡的濤濤。加上火山爆烈。波濤怒湧。水火皆闕之聲。宛如天翻地覆。震耳欲聾。比起舟中所聞。何止百倍。氣候更是酷熱如焚。如身劍合一。防備周密。烤也烤死。二人不敢怠慢。趕急先往高空飛去。到了火山上空。往下一看。數百里青圓。一片大火穴。祇管隨着彩雲飛駛之下。火勢逐見減消。因地太大。急切間仍難消滅。火穴附近。山石和地底蘊藏的礦物。全被燒化。成了溶汁沸漿。順穴口圍下漫流。火光照處。一條條龍蛇也似。飛舞咆哮。順着縫處。流向海內海水。和開了鍋的沸湯一般。泡沫怒湧。互激互撞。發爲厲聲。與風聲火聲交闐萬響。

發。這爲怒吼。入耳心悸。塔汁注處。熱氣蒸騰。凝結成千百丈高下的白霧。將島圍住。火穴當中主焰獨高。如一根衝天火柱。當頂黑雲。早被燒散。現出一團高青天色。吃火光一映。幻成奇霞。附近數千里的天空。血也似紅。遙望四外天邊。却冥冥沉沉。依然漆黑。加上風狂浪惡。海中波濤怒立。水山如陣。萬岳巖崩。水往上湧。天往下壓。相與引接。幾成一體。如非烈焰上刺重霄。當中的一團。獨顯天高。幾疑天宇將傾。地宙上合。勢將混沌。重返鴻濛。這等猛惡。絕壯絕的奇景。便石陳二人。道行法力。造就深高的遇上。也覺心碎目眩。由不得也生了幾分畏懼。正停空驚看間。那幢彩雲。已繞完一大圈。朝二人飛來。近前現身相見。可祇秦紫玲一人。石玉珠匆匆引見陳媽。紫玲喜道。我正愁火勢太大。無人相助。少減片時。便有無數生靈遭殃。二位道友。來得正好。說罷。由身畔取出兩個小玉瓶。分遞二人。揭去瓶塞。又將手上所持。貯天一與水的瓶口一指。便有一縷銀光。飛向二人瓶內。然後說道。此乃地極五火穴之一。有了天一真水。滅他。難無如附近。還有兩三處小火穴。難免同時爆發。我一人兼顧不來。此兩火穴。一南一北。俱在火山附近。乃兩個亘古無人棲息的小島。看似孤立不大。實與火山一體。海中山脈。仍是相聯。這裏主穴之火。一發。餘火無從宣洩。恐要由那兩處小火穴中排湧噴出。又傷生靈。二位道友。請即分頭前往。如見島上有一片凹下去的空地。下面便是火穴。此次災區太廣。火勢奇烈。天一真水。用後雖能收回。仍須有些損耗。即約不用最好。二位道友。守在穴旁。先不施爲。如聽地底震動。隱隱有了風雷之聲。方是火山將要暴發。

可用玄門禁制之法。乘他不曾發作以前。先將那一帶地層封閉。然後將瓶口朝下。直對火口。行法催動。使其穿透地層。直入地底。先天水母精英。具有生尅之妙。地火未發出時。與他相遇。立即化合爲氣。日久仍要穿透地層噴出。但已變爲清泉瀑布。順流入海。只爲島上添一奇景。不足爲害了。石陳二人俱習玄門禁制之法。無庸多事所囑。秦紫玲原在紫雲宮中入定。忽聽女弟子金萍入報。遠方海上。火山暴發。災害甚烈。紫玲仁慈。惟恐多害生靈。欲以法力挽救浩劫。立帶天一眞水趕來。因和石玉珠交厚。見陳媽與他同來。又是道家元嬰之體。料無差池。救災心切。未暇深思。匆匆一晤。便將天一眞水分與。使其相助。石陳二人自然正合心意。立即依言行事。別了秦紫玲。便往兩小島飛去。到後一看。那島相隔大火山。各有二百多里海面。二人開始同路飛行。先到山北小島。陳媽甚是識貨。見全島祇五六里方圓。形如圓笠。浮在海面。島雖不大。却是水碧山青。花木繁茂。景物奇麗。令災也極輕微。樹木多未拔倒。又見當頂有一小湖。湖水清淺。本與岸齊。到時正在乾涸。湖邊水痕猶新。料知火穴在下。行將爆發。瓶中天一眞水。必要用上。恐收不回。便請石玉珠留下。自往山南飛去。繞着火山。加急飛駛。俄頃到達。此島面積較大。約有四五十里方圓。外面一圈。宛如列城。奇石羅排。寸草不生。下面狂濤衝擊。浪花飛舞。甚是雄秀。越過山崖。內裏地勢。忽漸凹下。現出大片平原。草木繁茂。禽獸衆多。因附近大火山爆發。山崩海嘯。風狂浪惡。紅光如血。照映中天。所有禽獸生物。似知浩劫將臨。紛紛悲鳴跳擲。衝風疾竄。惶駭失次。不知如何是好。又因位列

山南正當颶風來路。不似山北小島。有大火山屏障。風災較輕。所有森林花草。全被狂風摧毀。滿空飛舞。縱橫載途。表面看去。一派荒涼殘破。風景悽愴。恍如大禍將臨。及至飛抵島的中部。一看當頂。果有一片草木不生的盆地。但是并無異兆。守候了一陣。不見動靜。遙望大火山上空。已被一片極薄極淡的祥氣佈滿。直似一片冰絹霧縠。將那火山包沒。大火閃映。幻爲五彩奇光。閃耀不已。鄰近火山這一帶。本來奇熱如炙。祥光一罩。雖因海中熱浪炎蒸。方才奇熱。已減去了好些。暗忖天一眞水。現在玉瓶之內。此島火穴。好似不會爆發。卽或火要噴出。憑自己的法力。以洩出眞氣滅火。也非難事。乘機取水。易如反掌。但是這等行爲。無異攘竊。石玉珠只管和對方有深交。但是人家看得重自己。才以這等珍貴之物相授。辭交之友。不告而取。太以不合。使石玉珠面子。也不好看。自遭大劫以來。痛悟前非。立志清修。以求正果。如何做此虧心的事。越想越覺不對。最後決計不要取巧。還是防害要緊。等到了紫雲宮。再打主意。和主人明白求取。心方尋思。忽聽風聲海嘯中。北方石玉珠防守的小島上。起了一聲巨震。跟着一股濃烟。往上冒了兩冒。火山上空。那片祥氣。立即展佈開來。將那小島。連火山一齊罩住。同時石玉珠的劍光。在空中閃了兩閃。濃烟便壓下去。當地雖和當中火山。差不多高下。因有一山阻隔。北方小島地勢甚低。看不清楚。估量火方出穴。便被滅去。石玉珠法力不弱。又持有天一眞水。如非秦紫玲相助。尙幾乎被他噴出。釀成災厄。利害可想。這三處火穴。地底都相通連。那邊往下一壓。地火受迫。無從宣洩。保不由這裏。奪口噴出。

蔡石二人。行法之地。俱偏在島北。萬一禁壓不住。被他噴出。成了災劫。誤人重託。生靈還要受害。豈非造孽。念頭一轉。便留了神。果然北方小島。所噴濃煙。往下二壓。不多一會。面前那片盆地之下。便漸漸消了聲息。先只轟隆連響。有似火藥爆炸。聲如貫珠。後來風火交關。聲越猛厲。陳媽原精五遁之術。甚是當行。知道當中火山。主穴之火。已爲天一眞水消滅。雖只剩南北兩島。這點餘火。但其爲勢也極猛惡。如想將天一眞水。攘爲己有。火無宣洩之地。只用法術禁制。或用戊土威力。將他壓閉地下。不使噴出。當時固可免災。那火蘊藏地底。年時一久。勢必仍要攻穿一條路。道衝出。終年鼓盪排擠。蓄怒已久。一旦潰裂。勢子特強。爲害更烈。只有乘其將發未發之際。將天一眞水。注入地底。使其與火化合。變火爲水。較爲萬全。決計熄了竊水之念。一面行法部署。手握玉瓶。俟機而動。守在旁邊。不到盞茶光景。面前沙地。忽然往上一拱。墳堆也似。凸起一個大包。四外地皮也似在撼動。知將爆發。立即如法施爲。一口眞氣噴過。那快發火的火口湧來。吃陳媽用戊土遁法一禁。出口一帶。土便堅凝。那火未見風時。只是濃烟黑氣。連受壓擠。無從宣洩。在地底自行鼓盪。見縫就鑽。勢愈凶猛。彷彿一個氣泡。越吹越大。此時陳媽。只一存私心。當地雖然堅凝。不致噴火。再隔一會。別處山石。禁不住火氣排擠。只有一兩家迸裂。大災立成。三穴之火。會集一處。比起當中火山。不在以下。即便秦紫玲事後。可以挽救。又有巨萬生靈。齊化劫灰。那天一眞水。也要多耗好些了。總算陳媽知機。見火被壓住。方盤算還用眞水不用。忽聽地底下。另起了極繁碎的炸音。湧水

一般向四外湧去。知道那是地底深處山石被火氣溶碎崩裂之聲。想不到此火竟有如此強烈。不敢怠慢。忙將手一指。地下黃光閃閃。土花飛旋中。陷了一個寸許小洞。跟着又將玉瓶往洞口上一倒。立有一絲銀線直射下去。上面沙地經過戊土禁制。本已堅如鋼鐵。洞穴一穿。下面火氣鬱漲。立即奪穴上衝。仗着陳媽早已防到。等洞眼快要穿通火層。真水隨即注入。說也奇怪。玉瓶中放出的那股銀線。剛剛注入。便聽花花之聲。繁密如霰。不多一會。又聽水聲激盪。那熔石沸沙之聲。越往後越減低。水聲越感。知是水火交融。漸化溫泉。數滴真水。竟有如此靈異。好生驚歎。陳媽全神貫注。那火盆地。目不旁視。也未留神。身後正在留心地底變化。忽聽身後有人笑道。此次道友功德不小。回頭一看。正是秦紫玲。自信煉就嬰兒。已成地仙。法力頗深。人來身後。竟會毫無覺查。且喜道才未存私念。攘竊真水。否則被主人撞破。何以自容。不禁面上一紅。笑答道。天一真水。真個神妙。不可思議。全仗此水。方得消滅地中烈火。妹子因人成事。何功之有。秦紫玲笑道。此言并不盡然。今日也是該有這場大災。假使齊周二位師姊。不會離宮他出。此火一起。趕來便可熄滅。豈不要少葬送鉅萬生靈。只爲事前。警兆毫無。齊周二師姊走後。颶風才起。這裏地處極邊。每隔三年。必有一次大風。只不似今日風。這廣爲時之長。因是深居海底。自身未在黃嶺殿內。門人由寶鏡中。望見海上風起。見慣的事。未以爲異。後見火起來報災象已成。妹子聞訊趕來。本就獨力難支。匆迫之中。只見二位道友。心喜得人相助。竟未想到。此是千萬年前。地底鬱結的猛火。那將發而未

噴出的火氣能崩石裂山。力大異常。不比當中火山火已噴出氣已宣洩大半。只用天一眞水便可灌滅。尤其他那噴口出路。經那火氣亘古侵蝕。石土已漸溶腐。眞水雖然神妙。用時爲數甚微。急切間。難使化合。地底火氣。廣如湖海。當頭火氣。雖爲眞水所化。四旁火氣。仍是極濃。必由側面。奪路爆發。山崩石破。全島粉碎。比原出口。還要廣大。事後雖可救止。一則費力。比較艱難。而那一帶生物。依然不保。無異徒勞。必須在他將發未發之時。先用五遁禁制之術。將火口一帶。化爲頑鐵。使他四側。衝衝出。再用眞水。開穴注入。使其由漸而進。徐徐化合。方可無事。石姊姊只知照我所說行事。火氣已然決穴上湧。尚幸發覺得早。北方小島。雖正火山近。恰在眞水籠罩之下。趕急催動水雲下壓。不使見風生火。方未成災。否則那島出水地面。雖小。海中佔地却廣。海水雖已奇熱。島陰一面。仍保殘息。此舉頗救了不少生靈。鑒於北島之失。恐南島也有萬一。忙着趕來。不料道友。法力高強。防禦周密。已然舉重若輕。消息爲無形了。道友來意。適在北島救火時。已聽石姊姊說起。愚師姊妹三人。雖奉師命。居住紫雲宮。但對修積外功一層。甚爲看重。常時分頭出外。濟人行道。尋常人尙時以全力。匡助救濟。何況道友。并非左道旁門一流。辛苦修持多年。不知經受多少災難。好容易才得煉就元嬰。脫殼飛升。爲使元神。早日凝煉。須用眞水。化合靈丹。本是佳事。又是石妹之至交。自更樂效棉薄。玉成其事。道友只管放心。少時此間三處火穴餘焰。齊化清泉。流向海中。地底立成空殼。率性一客不煩二主。再請道友。施展神通。運用戊土威力。將空殼填平。免以上圖。

石土下壓將山面降低。日後遇有大風大浪。又有浸沒之患。永絕後害。功德無量。真水之外。宮中還藏有兩種靈藥。均於道友煉形凝神。不無助益。玄龜殿韋道友和諸位道友。尚在停舟相待。只等事完。同往紫雲宮。連那天一真水。一齊奉上好了。陳媽想不到主人自己吐口。另外又送靈藥。自是喜出望外。感謝非常。秦紫玲隨即飛去。因地底火氣強盛。急切間。還未化完。估量災劫已免。更無疏虞。那放泉入海。須俟主人行法。便在島上守候。遙望空中。颶風勢已大減。火山主穴之火。已滅去十之八九。只剩大股濃煙。直衝天空。天一真水。所化輕絹一般的水雲。已由四外倒捲下來。將全山包沒。密無縫隙。祥光幻彩。襯着火後紅霞。景更奇麗。不消片刻。秦紫玲所駕彩雲幢。忽由北方小島飛起。到了火山上。略為遊動。烟外水雲。條地往裏緊束。縮向中心。將那參天烟柱。緊緊裹住。往下一壓。一齊壓向火穴之中。又隔了不多一會。先是數十百縷。細如遊絲的銀線。往當空彩雲幢中飛去。晃眼無跡。緊跟着一股清泉。由穴中噴出。直上天半。勢子勁急異常。下口緊束。粗約畝許。越到上面越大。到了頂梢。才向外分射。銀雨流空。飛射海內。遠遠望去。宛如一朵奇火無匹的白蓮花。特立在萬里狂濤之中。奇絕壯絕。正自佩服。觀賞出神之際。石玉珠所駕遁光。忽自彩雲幢飛出。迎面駛來。到了身前。飛墮說道。地底火穴。俱都通連。今仗秦姊之法力。與天一真水妙用。烈火悉已化盡。韋道友等。久候多時。道友還不急速行法。運用戊土。將地底空隙填沒。好早點起身。陳媽聞言。側耳一聽。地底火聲已住。只剩水聲。洶湧衝壘。知道水已由地下順泉脈往前流去。下

面漸空。不久便又畢事。忙卽行法。手指處。一聲巨震。地便陷裂出一個大洞。當中火山有了出口。南島地底已成半空。無須防水上噴。只如法施爲。毫不費事。爲子求速。并酬對方威意。竟將自煉戊土元精之寶。取了一粒往穴中擲去。一團黃光墮處。立生妙用化爲無量真土。隨着空隙。往前填補。水受下面土力一逼。齊向火山上噴口奔去。飛泉更激高大了數倍。勢愈猛急。全火山俱被水霧籠罩。適才奇熱。爲之銳減。碧沈舟中諸人。在遠方望去。越覺奇觀。生平未見。韋青青道。火滅風止。天色不久清明。事已將完。此舟又不畏波濤。我們何不迎上前去。能邀主人同行。豈不更好。當卽催舟前進。這時噴泉之水。衝到天空。再如銀河倒傾一般。往四面飛墮。海中熱浪。受此洪水灌寫。越發奔騰澎湃。排空怒起。雪浪如山。直似百萬迅雷。連震暴發。震撼宇宙。起初颶風海嘯。俱已停歇。碧空漸廣。陰霾飛散。劫雲如焰。猶滯瑤清。另有一道長虹。橫亘天半。與四邊紅霞。相互輝映。一任下面海水羣飛。浪駭濤驚。山奔岳墜。依舊靜沈沈的。紋絲不見移動。水天異態。動靜各殊。衆人見奇景當前。轉有悟道之思。快要駛近火山。忽見山頂噴泉。突然往下一落。重又上升。似此三起三落。水勢便減去十之八九。可是那根水柱。猶有三十丈高下。三四丈粗細。天光返照。虹影如流。矗立海中。煞是好看。指顧觀賞之間。那幢彩雲也迎面飛墮。韋青青忙把入口開放。雲幢衝破舟口雲光。飛入舟中。現出秦紫玲。石玉珠。陳嬌三人。除韋秦二人以前見過相識外。餘人多是初見。互相請教後。衆人都急於往紫雲宮去。韋青青隨卽行法開舟。南綺冷育虹問起救火之事。石陳二人說。

了前情。秦紫玲本定將地底的水放完再走。嗣因韋呂裘虞冷桑諸人在舟中等久。地底水量又多。似此大量飛湧。須經數日始能放完。否則便須多闢水口。又因火山上面風景清美。巖壑幽奇。又離紫雲宮近。異日可使金萍趙鐵娘等門人來此。另闢一座洞府。不願使他遍體瘡痍。正在心中盤算。見噴口的水。礙了陳媽戍土遁法一逼。直往上湧。聲勢越發猛烈。壯觀已極。估量地底水量尙宏。稍爲行法運用。使其循環上湧。便可永久依時噴湧。爲此島常留一個奇景。豈不甚好。念頭一轉。便將陳媽由南方小島招來。三人合議。先將戍土禁制略停。減小噴出的水量。再由紫玲行法運用。將火山頂上噴口。闢出一個大湖。把潮心發源之處束緊。使穴口四外。堅凝如鐵。旁邊湖底。却開出兩個收納的水眼。使水只往上湧。不似初發時。向四外噴射。噴到了頂上。仍落歸到湖底。流入水眼。再由正穴。往上噴出。周而復始。永無間斷。仙法神奇。指顧畢事。跟着風散霧收。除了海浪奔騰急切間。聲勢仍是猛惡。海嘯早住。噴泉之聲。也減輕了好些。那數十丈高。一根擎天晶柱。矗立於萬頃洪波。滿天紅霞之中。越發好看。綺麗無儔。韋青青的碧沈舟。也是駛到石陳二人。便邀紫玲一同登舟。舟行迅速。又與主人相見。此行不虛。所願將達。彼此志同道合。一見投緣。紫玲人更和善。賓主相得。談笑風生。不消多時。便駛到紫雲宮左近。紫玲請韋青青開舟傳音送信。黃精殿中。輪值弟子。先由寶鏡中。看見海底。駛來一條魚形碧光。其疾如電。直朝後宮人口海底駛來。因是初見。甚是驚疑。忽接紫玲傳音相示。才知師長。降了佳賓來遊。金萍爲首。忙即會合同門。和宮中

侍女出宮趕往迎仙亭上恭接。晃眼碧沉舟到達亭前。升出水面。衆人出舟登岸。韋青青行法閉舟。隱去形跡。使其潛沈海底。一同步入亭內。金萍等紛紛上前參拜接進。靈姑南綺裘元三人。見紫雲諸弟子。無一個凡品。內有數人。并且得道年久。因自己是乃師朋友。均執後輩之禮。甚是恭敬。心中未免不安。極口謙謝。秦玲笑道。青城峨嵋。誼同一家。三位師姊師弟。日後俱是朱師伯門下。他們本是後輩。理應如此。何必客氣。隨邀來客入宮。那後宮門。早已開放。這條通路。原是當年紫雲三女。初鳳姊妹。所設神妙甬道。敝來七矮大鬧紫雲宮。雖經嵩山二老。追雲叟白谷逸。矮叟朱梅。用月兒島火海。連山大師遺留的前古至寶。龍雀朱環。將內中五供變化運用的五雲神砂運走。爲凝碧崖五府開闢時。建設虹橋飛閣。以及百十處仙館樓台之用。但是舊日甬道。並未廢去。只用仙法禁制。將出入口堵塞。等峨嵋開府以後。齊靈雲。周輕雲。秦紫玲三人。仗着定力智慧。一同闖過仙府左元洞。十三限難關。下山積修外功。不久便奉師命。帶了各門人弟子。移居紫雲宮內。因初到時。同門師兄弟。和晚一輩的門人。爲數甚多。俱都敬羨紫雲仙府。貝闕珠宮。無邊美景。紛紛前往遊玩。無如宮前避水牌坊。上面的海眼入口。終古漩渦電轉。深海底下水的壓力太大。各人功力深淺不一。法力稍差一點的人。都禁不住。爲了來人。出入方便。特將通往迎仙亭的。昔年故道開通。又因那甬道。里程太長。三人合力。施展師傳。移山換來大法。將故道縮短大半。連連仙亭小島。一齊回移。并使其升降隱現。無不如意。秦周二。人就原甬道中。添了一些景致。比起昔年。纔

雲三女盤踞之日。別是一番景象。衆人對於紫雲神府奇景。嚮往已久。這時還未走進宮中。剛一踏進那壯麗輝煌。二三十丈方圓的入口。未及向前細看。忽聽身後海水沸聲。腳底的地也似漸往下沉。回頭一看。來路門前。五色雲烟起處。滿才所見小島。已遠同迎仙亭。一齊縮向入口宮門以內。往海底沉去。晃眼之間。雲煙斂處。宮門便閉。一無所見。再定睛往回一看。那甬道比起入口處宮門。還要寬出一倍。地干如鏡。兩旁和頂上。却是圓的。當中一條五丈來寬的人行路。以及兩旁窗頂。都似整塊晶玉凝成。光鑑毫髮。路左右種着各色各樣。通不知名的瑤草琪花。一眼望過去。只是五色繽紛。光霞燦爛。麗影交輝。香沁心脾。每隔三數里。不是路中。便是道側。必有一兩處。碧玉黃金結成。巧奪天工的亭台。加上四外晶壁透明。人行其內。如在鏡中。雲裳霞裾。仙影娉婷。花香發影。送覆流輝。端的人是仙人。境是仙境。令人眼花淚亂。應接不暇。衆人多是初到。俱各徐行流覽。不捨快走。石玉珠笑道。這裏雖好。全出人力。又爲這宮頂甬道所限。除却一眼望不到的。瓊壁仙花。爲別處仙山所無外。只是壯麗喬皇而已。以此地全景來論。還不算最好所在。現時甬道雖經縮短。仍有好長里路。因舊居停紫雲三女。昔年所設總圖。已爲廉紅藥道友。用媒姆無奇神雷所毀。又係左道邪法。未便因襲故智。不能照以前那樣。千里神砂。彈指卽至。道二三百里長的甬道。似以徐步前行。何時可到宮內。還是御遁飛去。早到宮中遊覽吧。南綺笑道。我們都似鄉下人進城。不比你以前常來。見慣無奇。自然覺得處處新鮮了。秦紫玲道。此間爲地勢所限。想不出什法子。

佈置。就目前這樣。種上些宮中原有的花草。建了些亭台。以備外客來遊。有個起坐。大師姊還覺多餘。再往前去。大同小異。不過如此。妹子已令衆弟子。宮中設宴。請諸位小飲。少盡地主之誼。再陪往各地遊覽。至於路長到還不愁。雖不便學前人神砂陣圖。故答大師姊爲備門人有事外出。和接送嘉賓。往來迅速。起見。當中甬道。已變成了活的。沿途這些亭台。全可充作舟車之用。只消坐在裏面。如法施爲。便會自行前移。其去如飛。不消片刻。便又到達那邊出口。和御道飛行。差不多。不但省事。兩邊景物。仍可略爲流覽。諸位道友。何妨一試呢。冷桑陳虞諸人。知是玄門乾坤挪移之法。好生忻佩。秦紫玲便邀衆人。往前面不遠。一座設有錦墩玉几的六角亭中坐定。手搖靈訣。如法施爲。將嵌在當頂亭心。形如指南車的長針一撥。那條甬道。便自往前飛駛。那兩旁花田景物。便似電轉潮奔。往後面倒退飛去。石玉珠笑道。我才數年未來。宮中又添了奇景。主人法力。如此高深。真個令人敬服。齊才令高足們出迎。也是如此。走法麼。紫玲答道。這樣現成設備。只須知道用法。便可行駛。他們到是十九都會。不過碧沉舟駛行神速。如等他們在寶鏡中望見。到了迎仙亭側。再行出迎。已然無及。妹子先已傳音相示。他們前爲飛行迅速。還煉有兩件法寶。比此稍快。必仗法寶之力趕出。所以恰是時候。衆人聽衆弟子。已有如此法力。越發驚佩。談笑未終。飛亭突然停止。離亭三四丈處。現出一座金鑄玉鑄的高大圓門。紫玲隨起邀客。衆人知已到達出口。便同走出。還未到門。便見裏面。珠宮貝闕。氣象萬千。走出門外一看。直對圓門。又是一條寬約十丈的玉

路和來路一樣。兩旁俱是廣闊無垠的蒼田。仰望天空。紺碧澄鮮。水雲流走。宛如滄海浮雲。另一天宇。再前呈許。便見長湖阻路。寬約數里。碧水如帶。環宮而流。一條五六里路的長橋。玉虹也似。橫臥水上。憑欄俯視。只見鏡波浩淼。清深見底。湖中魚龍曼衍。介貝成羣。小只寸尺。大逾尋丈。異態殊形。千奇百怪。種類之繁。何止萬數。俱是尋常人畢生難見珍物。紫玲見衆貪看。停步一聲清嘯。這些海族。俱有靈性。紛紛張牙舞爪。鼓鬣揚鱗。爭先恐後。蜂擁鼓浪而來。湖中波濤。立即颯舉如山。萬千種魚龍介貝。一齊昂頭水面。向上拜舞。有的更發出各種異聲。狀若獻媚。衆人見了許多滑稽形態。俱都好笑。看過一陣。紫玲二次肅客。金萍在側隨侍。見客已將行。那些水族。兀自昂頭水面未去。

